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6

攖寧靜禪師語錄

清 智靜說　德亮等編　德莪等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劉明孝敘
    - 姚上士序
    - 玄素體道人敘
    - 淨瑩序
  - 目錄
  - 住蕺山戒珠寺
  - 住吳江黃溪鎮喻指庵
  - 住黎川羅漢禪寺
  - 眠牛山舜庵結制
    - 小參
    - 示眾
    - 茶次示眾
  - 拈古頌古
    - 西域東土三十四祖機緣
      - 始祖釋迦牟尼佛
      -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 二祖阿難尊者
      -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 五祖提多迦尊者
      - 六祖彌遮迦尊者
      - 七祖婆須蜜尊者
      -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 十祖脅尊者
      -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 十二祖馬鳴大士尊者
      -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 十四祖龍樹尊者
      -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
        -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
        -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 三十祖僧燦大師
        -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 問荅機緣
    - 法語
        - 示甬東如幻衡山主
        - 示映石峨禪人
        - 示文學在甫大姪
        - 示沈正參居士淨土關鍵
        - 悟心說示仲言趙居士
        - 明因果說示兗州不空禪人
        - 寄示剖初臨終語
        - 示唯讓張居士
        - 示文學大持金居士
        - 寄示大鑑玄書記
        - 示亮上座
        - 示敏一居士居家修省十法
            - 一觀身如幻泡
            - 二勤行須正見
            - 三皈依三寶力
            - 四具戒不殺
            - 五持誦不怠
            - 六禪觀力參
            - 七植福資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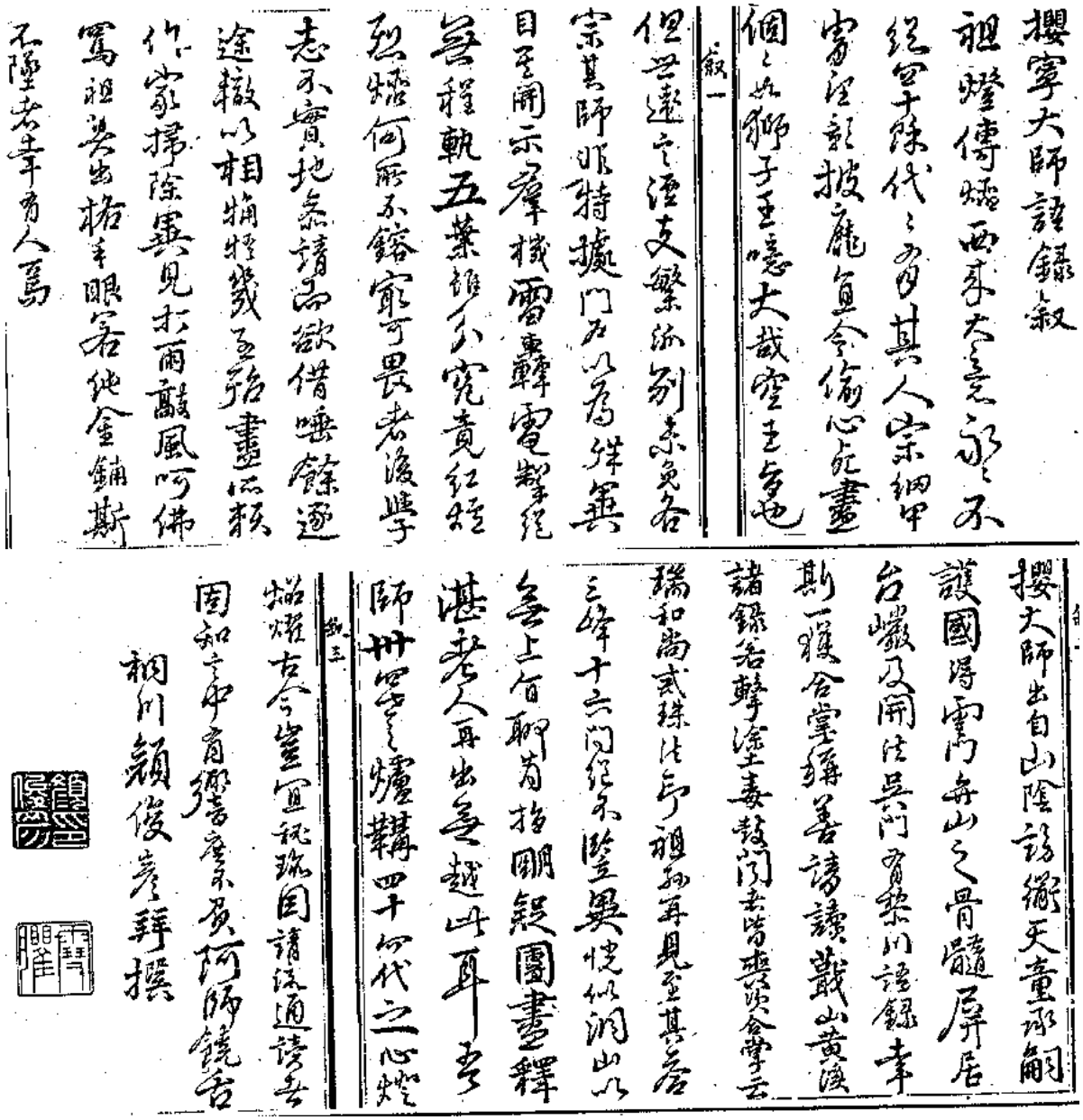
        - 八割愛如讎
        - 九時日不怠
        - 十道宜專一
    - 示重南金居士
    - 偶閱寶王論兼示禪徒
- 佛事
    - 為戢山天柱維那封關
    - 庚寅仲冬七日奉護國先和尚位入先覺堂
    - 護國老和尚忌日拈香
    - 清辨大師計至設供
    - 離愚大師訃至設供
    - 掃大地山受業師翁古岑和尚塔
    - 為武林遍周耆宿封龕
    - 為桂輪禪人下火
- 贊偈雜著
    - 始祖釋迦文佛贊
    - 水月觀音大士像贊
    - 題十八羅漢渡海圖
    - 震旦初祖菩提達磨
    - 雲門湛老和尚
    - 護國嘯老和尚
    - 自題夢宅圖
    - 梵光閣黎像
    - 含章禪士行樂
    - 大鑑玹書記行樂
    - 鎮府樊圓證居士行樂
    - 瑞雲史居士行樂
    - 和中峰國師樂隱辭
    - 太尹金百陶老居士致書問云非特睡時難醒即惺時亦爾師以偈荅之
    - 寄贈佛川和尚憨石法兄
    - 贈祝霞幕和尚克歸法兄六秩
    - 示禪人
    - 贈湛虛大師
    - 贈靈巖記室檗菴大師
    - 示副院齊之弟
    - 示香濟禪人書法華經
    - 示亞目侍者

        - 示趙傑菴居士
        - 題磨
        - 題聞普上人血書法華經
        - 建喻指庵碑記
    - 續荅三峰曹洞十六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攖寧大師語錄敘



攖寧大師語錄敘

祖燈傳燈西來大意歷歷不
絕宮十餘代代多其人宗綱甲
寓望新披龐直令偷心死盡
個個如獅子王噫大哉空王乎也

敘一

但世遠言語支繁流別未免各
宗其師非特據門戶以為伴異
目至開示羣機雷轟電擊絕
無程軌五葉雖不究竟紅燈
烈燈何所不鎔寂可畏者後學
志不實地參請而欲借唾餘逐
途轍以相犄牾幾至殆盡此類
作家掃除異見於雨敲風呵佛
罵祖無出格手眼若純金鋪斯
不墜者幸有人焉

攖大師出自山陰詩徽天童承嗣
護國得雲門舟山之骨髓屏居
台巖及開法吳門有梁川語錄幸
斯一獲合掌稱善請讀戴山黃溪
諸錄若擊塗毒鼓聞者皆喪次合掌云
瑞和尚式珠法印祖和再見至其居
三峰十六間絕不豎異悅似洞山以
無上有聊為指明疑團畫釋
湛老人再出無越此耳吾
師卅空之爐鞴四十餘代之心燈

敘三

燃燿古今豈宜秘珍因請流通請吾
固知言中有鄉書庶不負阿師饒舌

桐川穎俊彥拜撰

揚寧禪師語錄序

生死事大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佛氏出離生死誘人超劫大指與儒本同顧其作用既別流傳浸訛傍佛門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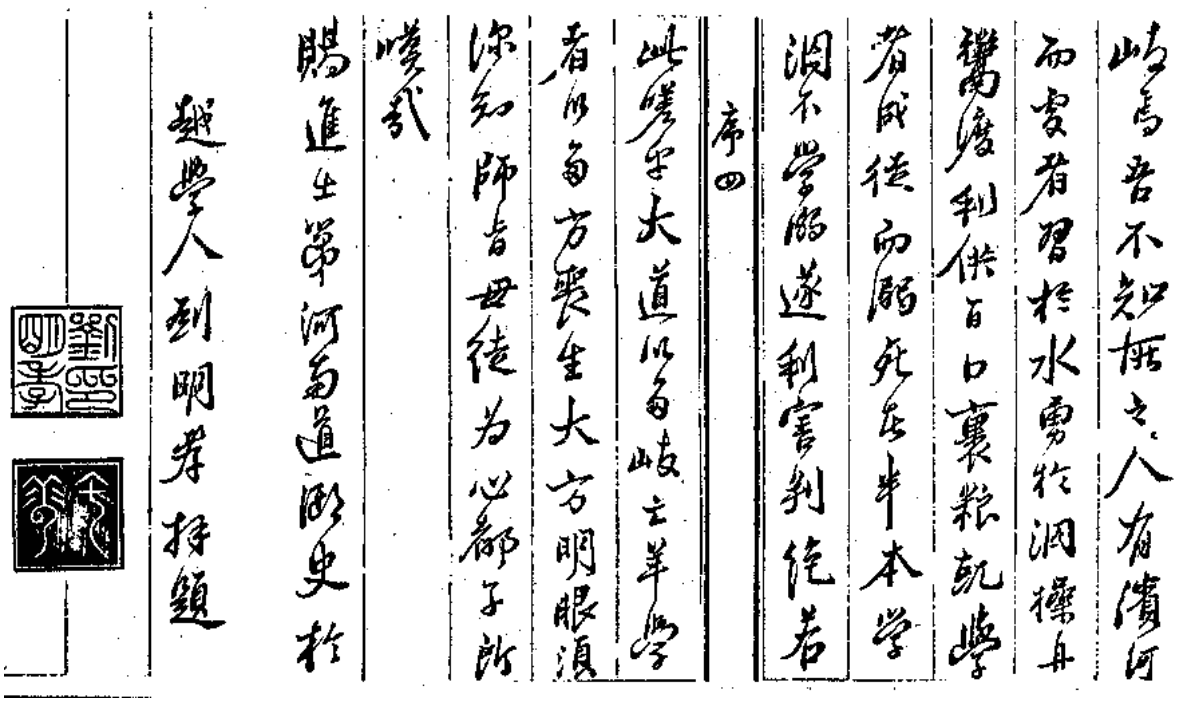
序一

僧非真僧猶假儒衣書生非真士如孝不喜譚佛濟稱喜讀曹溪壇經喜其自為佛而不諱佛魔挽諸迷衆歸之吾道所以云救也故嘗謂韓昌黎之排佛盧曹溪之說濟其道一也故謂曹溪儒者也其對仕流疑問直教以孝義脩行不須脩禪持戒者迺真其志也若猶是遺

棄倫物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是則昌黎之所別闢者耳故嘗謂護佛廬莫昌黎者也揚寧大師學濟於曹洞宗法印選以正法眼直指全提所著新錄因事示理隨機說法佛祖慈航聖學互教里扶疏貫其間出世皆有証入之門上智下至盡學平等之法嗚呼亭

序三

矣邇來彌流習沿師承大壞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乎鄰人曰多岐路岐路之中又有



喻指和尚荅三峰曹洞十六問序

明道貴契乎真虛，履踐宜切乎真實，故法言有三，設問有四。法言者，始寔而終虛，道之至也；始虛而終實，行之至也；非寔而非虛，化之至也。是以至人其心若鏡、其心若水，包括六虛，體備群表，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雖終日言而未嘗言也、終日行而未嘗行也，至人無已而無所不已也。發問者，苦臨岐而預扣，辨真偽以明宗，搜玄奥於未始，畏濁亂而迷流，睹万里之神光，急欲知其所止，聞一言而冰泮灼然，水乳相投，飢不擇食，飽即便休，行不論程，到家事息學者，全是問始忘言，技空乃盡，舍此別立門墻，翻新豎異，朱紫之亂，害莫甚焉。斯道也，非深徹乎元始，終垂白而未明，智者超然，愚者自昧。適扣喻指和尚參請之餘，師以荅三峰、扣雲門、博山、曹洞十六問示之。其問也，海內寐然無聞幾十年矣。喻指續荅万言，豁人之所未豁。余讀之，悲喜交集，不意垂老得聞極則事。和尚以士薦嗜斯道，合為弁言。余退而辭曰：「三峰問實中之虛，和尚答虛中之寔，如麟經載筆，尚不能贊一辭，況格外音響乎？」師云：「此三峰一字誅心，不可云權中之實，惟公委之。」余閱之者再，退而啟曰：「聞命矣。」今聊指三峰一言，以明其發問之始。五宗原敘并結中，以曹洞到浮山而率賓歸王，法眼雖入教而難逃至化，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臨濟兒孫既專大任，敢負前宗？每讀至此，余更愕然。豈投子之荷洞上，何其不昧任耶？豈法眼之引教乘，而絕不明其宗耶？滅他宗為臣妾，任濟上獨薦王耶？當此二桂交陰，急欲伐其左，以右自豎

耶？噫！是何心哉？春秋之世，三尺童子恥言五伯，況證無我之道，一何其陋耶？返而思之，恐非法門盛典，斯哲人之病已。夫寥寥諸方，絕不與之對偶，獨得喻指是答，誠揭千古隱疑，絕萬世異議，學者斷斷焉。能荷其任者，竟篇靡不汗服。茫然負我者，一字不是為與。三峰以洞山未睹影而傳寶鏡，總入室而伏繩床，好箇鈯斧子不當斷削。古人至此，誠自負而負人，以無我之中疊起人我，恐非真我也。率賓而欲一當其住，不忘過歇。余泛旁贊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因其好之也一，故頓起空王之玄吼，破影響之鳴條，大匠運斤不無其舉，使郢人之堊漫谷、繩翼者隨風撲落，庶不再嘵嘵白日挑燈，汲汲而自失照矣。幸天之未喪斯文也，丕歟！法道干城猶當勁敵一面。

檇李參學門人姚上士拜撰于穆溪之天與堂

蘭亭學人劉肇茲書

敘

夫法運有隆替，王化有春秋，非獨今日為然也。當宋興以來，海內宗匠，亭亭雲湧，傑出前人，祖印雖為一新，未免雕文喪德。時有徑山杲師，振起先猷，一掃諸方，盡除餘蔓，不僅他宗可斥，即其本師玄義亦不容露布，況能並躅於東鄰乎？然而每輸誠于天童覺老人者，抑天何耶？當陰萬時，祖道凌夷，雖二三主者砥柱其間，慣使沒意智一著，其于玄位旨趣，不欲提撕，誠恐流入曲學，礙正知見，五家宗眼，晦不復明。如三峰藏老，力持玄要，轉叩君臣[刀/(妍-女)]，逆排太白為橛頭禪，如師子兒反搏父肉，其能遺象王而不顧乎？然而偏折節於雲門澄老人者，抑又何耶？嗟夫！藏老去世未遙，浚生晚學尚能見聞其志行。至於杲師，每夜參時，呵摘諸方，音首座不禁含忍，起而數之，杲師為之禮謝。浚于衡陽得旨，返杖瀏中，諦交天童，仰契長蘆，杲師之意，蓋可知矣。前乎此者，雖赴一參之請，快一時之舌，晚年自省，未必無失言之悔也。余忝主弁山以來，每慨近時學者，不識自宗，唯務儱侗，賓主君臣之旨幾于掃地。時養痾麻溪，亟欲提撕，適吾姪攖寧禪師讀荅三峰啟雲門師翁十六問以質余，細閱一過，且喜丁斯秋晚，詳悉斯道也而有斯人也，吾宗不致寂寥矣。第三峰設難，喻指覆辭，兩造之竟，不過提掇綱宗，庶幾開俾來學，原非偏逞臆見而然，把卷者別開心眼，庶有發明。且其首以雲岩先傳寶鏡，而復以過水得悟為洞山之漏逗，再援大慧片言以欺壓之。夫不知洞山辭雲岩時非無悟也，於過水時更有玅證也。猶夫大慧于圓悟處非無悟也，于閱經時更有妙證也。不得謂大慧于產難因緣尚未明了，天寧遽爾妄授耶？又不可謂大慧只會得勤老機緣，尚未徹準師用處耶？他如南匾額獲

三昧於獄中、洪遷客入無生于海外，皆在得法以後之再證，未可枚舉，豈止洞山為然哉？今人中道自畫，一知半解，得少為之。撞著顢頇長老，一印印定，便有一種權魔入其心腹。自謂證悟無遺者，滔滔若與敗種，又安敢以偃鼠之腹妄測江河耶？果能悟洞山之所悟，則知兩家鼓舞酬唱如紅爐片雪，閱者自宜審諸。

席林玄素體道人書于麻溪之明慶寺

攖寧禪師語錄序

佛氏出離生死，誘人超劫，大指與儒本同。顧其作用既別，流傳浸訛，傍佛門戶，僧非真僧，猶假儒衣書，士非真士也。孝不喜譚佛法，獨喜讀曹溪《壇經》，喜其自為佛而不障佛魔，挽諸迷眾，歸之吾道，所以云救也。故嘗謂韓昌黎之排佛、盧曹溪之說法，其道一也。故謂曹溪儒者也，其對仕流疑問，直教以孝義修行，迺真其志也。若猶是遺棄倫物，是則昌黎之所闢者耳，故嘗謂護佛法莫昌黎若也。攖寧大師受法於曹洞宗源印，繼以正法眼，直指全提，所有法錄，并答三峰曹洞十六問，契理契機，佛祖慈航，聖學至教，悉抉統貫。世間、出世，皆有証入之門；上智、下愚，盡受平等之法。嗚呼盡矣！邇來緇流習沿，師承大壞。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人有濱河而處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半。本學泅，不學溺，利害判絕若此。嗟乎！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大方明眼，須深知師旨，毋徒為心都子所欺哉！

賜進士第河南道御史於越學人劉明孝拜題

夫百尺之枝，忽施纖蔓；大圓之鑑，瞥滓鄰塵。苟不辭而闢之，俾葛藤斬盡，浮翳全融，深恐兆妄滋惑，復增一則未了公案，亦後死者之責也。然非慧同鶖子，語若懸河，智過於師，正不許輕下註腳。何以故？南華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與其譽堯而非桀焉，不如兩忘而化於道。」雖然，衛道則烏容不辯？辯道之言，不厭其多，非貴于多，貴於徹也。言徹，則多言消歸少言，少言消歸無言矣。三峰藏老無事尋事，向吾　湛祖啟問十六，自賣破綻。祖答姑置，以俟來看，不答之答，業已雷震虛空。日炎碧漢，初不藉後代兒孫補綴狐裘，淬磨歐冶。峰迺詹詹間間，遂謂諸方無可激揚，傳諸後五百年。沒眼禪和，揣籥摸象，以為真有不易答者，豈不笑殺井蛙，誤殺醯雞耶？吾姪攖寧和尚忍俊不住，析疑剖惑，直窮到底，無復剩義。重開湛祖之口，可使吐舌覆面；重提藏老之耳，堪令三日耳聾。或疑抨駁先哲，支離義諦，非掃除文字與無諍三昧之旨。不知置之不答，將啟答於無窮。有此一答，可掃後來欲

答之端倪，併掃前輩垂問之影跡。喻指固忠臣祖禰，非操戈藏老也。不特喻指未嘗有答，即謂三峰未嘗有問也可。

弁山睦堂淨瑩題

攖寧靜禪師語錄目錄

第一卷
　戢山戒珠寺上堂(十篇)
　小參(三篇)
　吳江喻指菴上堂(五篇)
　茶話(四篇)
第二卷
　黎川羅漢寺上堂(十三篇)
第三卷
　眠牛山結制小參(七篇)
　示眾(十六篇)
第四卷
　拈古(三十四則)
　頌古(五十五首)
　機緣(十七則)
第五卷
　法語(二十二篇)
　佛事(八則)
　贊(十二首)
　和中峰國師樂隱詞(十六首)
　偈(十二首)
　碑記(一則)
第六卷
　續荅三峰曹洞十六問(并著頌)

目錄(終)

攖寧靜禪師住戢山戒珠寺結制語錄卷第一

門人德亮　編

書記德峨　錄

順治庚寅歲，師於蘇州府吳江縣羅漢寺，受紹興府山會護法縉紳羅夢章、鄭望裕、邢淇瞻、李泰若、徐岱淵、唐敏一、吳期生、吳崆

峒、陶岸生、魯季栗、童在公、劉嵢嶁、劉永侯、劉靜甫、劉伯繩諸大居士，同文學裘、孫、劉諸檀越，并法侶妙德、聖意等，請拄戒珠寺。九月二十五日入院。法語。
山門。「巍然突露，頓絕遮攔。古今卓立，迥別尋常。龍象蹴踏作麼商量？」喝一喝，云：「入得此門須奉重，不勞門外覓餘光。」
王右軍像。師指像云：「灑灕麗於枯藤，奪崖透石；鼓雲雷於掌上，驟雨旋風。猶未是此翁妙用，且道：斯意如何？昔年捨宅為僧寺，萬古輝煌作棟樑。」
韋馱殿。「我主正，汝摧邪，兩兩行來步不移，今日相看擔荷此，從教祖道徹玄微。」
大殿。「三千七百年已前，此老不與麼；三千七百年以後，此老卻與麼。與麼不與麼，放過一著，且看新長老作何去就？」展坐具，云：「源遠流長。」遂作禮。
伽藍殿。「昔受靈山付囑，從來毫不放人，邪正分於當下，那肯綽約疏親？」插香，云：「今日煆凡煉聖，仗君保護弘深。」
祖師室。「西天四七，總是婆婆和和；東土二三，兩口何無一舌？怎奈祖禰不了，到處被伊殃及。」插香，云：「觸斷兩頭機，三更湧紅日。」
方丈。「正法眼藏，一錘擊碎。涅槃妙心，是甚壏[土*(天/韭)]？」按住杖，云：「拶透石人骨髓，剔出金剛眼睛。任汝三頭六臂，到來無地容身。」
是日，應林闍黎設供，眾請上堂。
師至座前，憲副羅夢章捧疏，師接得，拈起，云：「此是羅居士同諸檀護不忘靈山付囑，要與當人徹頭徹尾。既然文彩已彰，何必重添眉目？」顧左右，云：「事因叮囑起。」度疏，維那宣畢，師指座，云：「人人可踏，個個堪承，更欲山僧扭捏作麼？不是符到奉行，看取一場熱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大地，法遍塵沙，芬芳那畔已前，結秀不萌枝上，驀地拈來，供養始祖釋迦文佛，普願無盡含識聞茲契悟，永斷疑根。此一瓣香，天然尊貴，不假功勛，奉祝九五之至尊，伏願德以時化，國以時寧。此一瓣香，經天緯地，左右司衡，奉為　本省府鎮道臺、府邑 各衙文武尊官，願祈共輔皇綱，庇恩萬姓。此一瓣香，宿承願力，擁護法壇，奉為本山　護法大宰官羅、王、鄭、邢、吳、陶、魯、劉等大居士，共徹劫外風光，永作皇畿柱石。此一瓣香，弁峰砍額，戡嶺揚眉，供養本山中開法運龍華瑞白師翁，惟祈燈燈無盡，道利人天。」復從懷中拈出香，云：「此一瓣香，不住正偏，寧居玄要？昔日紫霞納敗，今朝戡嶺款陳，第二番拈出，供養傳菩提達磨正宗第四十三世天台先師嘯雲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豎拂，云：「越古超今分外

奇，個中消息絕思惟。當臺寶鏡無私蔽，果自男兒不自欺。山僧出吳門，登越地，船來陸來，敲冰踏凍，霜花含夜月，徹骨且風流，越地吳山，隨方任運。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與麼擔荷，何必開眼受瞞？諸公聞如是舉唱，便作平常是道麼？且喜沒交涉。應知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殆今參玄之士不務本實，惟以裝載禪道佛法為事，一見師家平實為人，便生大我慢。若稍立參機，如蠅聚唾。較量將來，有甚底止？豈不聞：石頭大師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諸昆仲！此是我洞上法幢所由立也，五位正偏、三種滲漏不出此也。上士聞之，識病識藥；中下聞之，笑而不顧，通身入水，不知鼻酸。須知死中應發活、活中應令死，然後通身遍身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參學分中少許話會，勿則門外支離，沿途荊棘。山僧事不獲已，蓋緣先師殃累當時，今日不顧拖泥帶水，向人天眾前熱亂一番，貴在全身領荷，知重識輕。于中還有共扶玄化者麼？」顧左右，良久，擊拂，云：「高山流水齊爭調，贏得白雲出岫忙。」問：「明暗雙機，學人不易。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云：「蠱毒之鄉水莫嘗。」「如何是我今不是渠？」師云：「死貓頭子幾人換？」進云：「秖如洞山睹影與高峰墮枕相去幾何？」師便棒云：「驢唇馬嘴漢，莫謗他好。」進云：「秖如和尚高陞此座，法利人天，祖父孫源，一門超出。秦望山還解點首否？」師云：「急急如律令。」又僧問：「雲門鼓笛，弁嶽巴歌，請師別出腔調。」師搖拂云：「若遇知音，不勞賞鑑。」進云：「露柱子[跳-兆+孛]跳，擊碎寶華王座。和尚還許學人再參否？」師云：「東壁掛葫蘆。」僧作禮起，遶身一匝而出，師喝云：「好個猢猻圈。」參頭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當晚小參。「有一語，全規矩，擬思量，帶伴侶。新長老口如匾擔，不解談玄說妙，亦無規矩可全，亦無伴侶可帶。」又云：「『一生參學事無成，慇勤抱得旃檀樹。』此二句，今人錯會其意，更兼覺範老漢錯下註腳。總之，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何似蘆花深處客，夜深不坐釣漁磯？諸公以入院之初，更要戢山立新條令，絕斷龍門宿客，看來也是醉後添盃。喜得堂中班簇簇地，盡是飽參耆宿，念我法門，同相贊化，幸然之甚。適纔出方丈時，摸索得一句新鮮佛法，欲將來供養大眾，恰遇竹簾一墜，半句都沒了。」搔首顧左右，云：「還是如何？不然，問取露柱子去。」傍有一僧纔出，師推住，云：「堂中有人在。」僧擬對，師一掌，便歸方丈。

結制日，傅文宇、胡清之、陳德生居士等設供，請上堂。

師舉拂，云：「造入蒼龍窟宅，為探玄珠；截歸香象行蹤，貴除金鎖。須明掣電之機，始可深經爐韝。若依說黃道白處轉得身時，依

然布袋裡老鴉。有力之士將大千國土橫拈倒豎，劈空擲得粉碎，法我情忘，了無纖毫過患，方越安隱幢、踐無憂界。知與麼事，何必九旬禁足，活受羅籠？勿則傾心將四大交付龍天，把從前伎倆去盡，奮大意氣，徹底掀翻，不負參學一生，不空師友策勵，等閒線斷，一切齊休。又溈山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蓋千古為衲僧徹骨底句。後大慧於此脫卻貼肉汗衫，若非圓悟舉，幾錯一生。看他先德不盡不住，今人豈忍因循放過？蕺山不惜唇皮，更為一頌，請按下雲頭，定其銖兩。『有句無句』，石虎當途踞。『如藤倚樹』，嚼碎金剛杵。『樹倒藤枯』，肘後鐵輪孤。『句歸何處』，鞭起崑崙柱。」連卓柱杖，云：「相隨來也好，不堪立地是甚尿溺氣？」參頭問：「昔年弁嶽開爐，今日天台續燄。還是人傑？還是地靈？」師云：「我不識彼。」進云：「子承父業家常事，祖令孫行意若何？」師云：「須知萬代金輪子。」進禮云：「一曲無絲韻，萬籟和聲齊。」師云：「未堪奉重。」吉先邢居士問：「百丈師翁於此開堂，有云：『秦望山頭雲靄靄，鑑湖波底月團團。』今請和尚斬新條令。」師云：「照顧腦門。」進云：「不惟紫霞峰頂笑傲煙霞，直令蕺嶺堂中輝增佛日。」師云：「好事不如無。」進云：「如何是父子功齊一句？」師云：「古殿苔封後，調羹知有人。」士作禮云：「莫道相逢不出手，寒煙繡壁又添新。」師直視云：「高不成，低不就。」
上堂。
「若論個事，適纔被上首一槌擊碎了也，致使山河鼓掌，大地聞聲，何假山僧口漉漉地以為極則？事正與麼地，請休去好。若停囚長智，轉見不堪。總之，旋嵐倒嶽，不出功勛；定國安邦，猶存道合。應知有異類中事，始離滲漏。」拈拂晝[〇@牛]相，復作[〇@(仁-二)]相，云：「葺葺芳草外，展足奮西河。」復振威一喝，下座。
上堂。
「杲日迴當陽，森羅俱透徹，法法目前機，直下難存跡。諸上座！道無諂曲，唯一真實，外不放出、內不放入，冷地看來，是甚屎撅？有個關頭為伊點出，若領會得，參學事畢。且道：是那一關？昨日三更時，無孔鐵錘被蟭螟蟲蛀得七穿八穴，無孔鐵錘奮怒撞入睹史天宮，沖破了彌勒內院，失卻布袋子。且道：在甚麼處？還覓得也未？」豎拂，云：「總在這裡。」復拍案，云：「我嘗於此切，空生問彌勒，彌勒哭蒼天，布袋笑不歇。有甚奇？有甚奇？九九秖是八十一。分付諸人，不煩久立。」僧問：「白雲纔出岫，彈指鳳鳳歸。如何是臥龍風景？」師云：「山頭鼓白浪。」進云：「山門與佛殿未立時，和尚那裡度生？」師云：「北斗裡橫身。」「如何是戒珠的的意？」師云：「千年石吃萬年松。」「如何是方

丈的的意？」師云：「入室不登堂，登堂不入室。」進云：「與麼則躍出一輪滿，山河悉坦平。」師云：「也是平地喫跌。」

馬豁如、陳無礙二居士率眾設供，請上堂。

「乘風千里，全憑電影攀鞍；足下通玄，須識目前無法。飄空玉露，橫施枯木生花；寶閣珠簾，直透冰壺水月。塵塵爾，剎剎爾，展獅子之全威；隱隱時，密密時，挾異類之獨步。了知達道人，不貴通玄路，較之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奈何土壙人稀，相逢者少？山僧倒握肘後靈符，安忍坐沉英傑？昔我弁山師翁以一喝分五位，發明洞上真宗，葴山繼茲祖室，少為續貂，以一拂列五位。」即拈拂擊案，云：「正與麼時，驀然一擊，此正中偏也；一擊之後，正眼難窺，此偏中正也；正當一擊，迥出無句中有句，超越玄路，此正中來也。拂擊齊呈，功全祖父，此兼中至也；拂擊俱消，生佛不有，此兼中到也。諸昆仲！全提祖令則且置，還知越格超方事麼？」復一拂，云：「無毛鐵鷂摶空去，燄裡靈苗結子多。」應林閣黎問：「五位君臣即不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簷前雨滴聲飄室。」「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正令全提建化門。」「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六街人簇簇，遙指玉門孤。」「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垂衣含妙旨，密步踢雙明。」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天空海際低。」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到即不點。」進云：「大似紅爐飛片雪。」師云：「點即不到。」便踴身下座。

信解禪人同魯居士設供，請上堂。

「馬蹄殘跡，鎖歸雪夜蘆花；畫角聲孤，吹出清霜玉露。老船子拋鉤撒網，末遇神龍；任公子七牛作犗，不逢蝦蟹。須得與麼人，堪承與麼事。昔雲巖和尚示洞山老祖云：『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山因過水睹影，徹見雲巖骨髓，頓翻舊日所蘊，以後建立家聲，高提密印，剪異見邪途，破野狐窟宅。千古之下，相承者希。如寶鏡三昧云：『重離六爻，偏正回互。』莫是爻分體用，卦配君臣麼？若如是，牛頭伏羲早為劃斷，又何待祖師西來、洞山舉唱？若不如是，爭奈親承寶鏡，公驗宛然？不見道：『錯然則吉，不可犯忤。』當明中有暗，非賓中主；當暗中有明，非主中賓。明暗不相乖非妙協，亦如前後步非通途，亦不是啐啄之機，亦不是劫前之旨。葴山一齊按下，洞山面目何處立地？諸仁當向此處分疏得下，始越古人門閫，縱奪自如。勿，則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卓柱杖，云：「咸陽宮闕圖神鼎，一定河山有沛公郎。」下座。

直指和尚同吉先邢居士請上堂。

師陞座，直指和尚白椎畢。師云：「靈木豁鴻濛，霜花越樣紅。夜深漁火燒焦桐，冰稜結起響叮咚，吹破巫山十二峰，躍出猩猩耳又聾。猩猩無語過橋東，撞著前村王老翁，老翁捫虱頗從容，扶過斷

橋流水中，忽相應，一交跌殺岑大蟲。正欲相救，忽有木上座無端惡發，不容下手，轟轟撞碎了太虛空，直饒女媧氏煉石補天作用，秖得袖手傍觀。冷地走出布袋和尚，高聲喝住，云：『止！止！我有個布袋子為虛空塞卻。』向前一攔，豈期袋角頭裂出個獨角水牯牛，口似血盆、牙如劍戟，將大千國土靈苗異種嚼得淨盡無餘。此時佛祖相聚，攢眉蹙額，無計可施。山僧正在丈室齁齁熟睡，卻值同枝法兄直指和尚過訪，邀逼蕺山普救，這著公案秖得(持條)斷貫索，拈起絕魂符出來判斷一回。」乃顧左一喝，云：「天不缺東南。」顧右一喝，云：「地不陷西北。」復正身一喝，云：「杲日麗天，依然海晏河清，任汝鬼面神頭，總被吾兄一槌擊碎，正好解交，更添個惡辣。吉先公獨步梅山，首尾俱絕，閒閒自適，悶時打三盞，何處得愁來？囊裹不住，把個曹山顛酒傾出，普同供養。諸仁者！且道：嘗是？不嘗是？嘗則被他喪身失命，不嘗則辜負來機，還決斷得麼？如或未然，蕺山不免官路當人情去也。嘗者是，靈衣不掛語無路，打鼓調絃和未齊，太平曲奏官街臥；不嘗是，嚴陵薄視王侯志，前村沽得一天醉，高臥漫誇金紫賜。秖如竭盡今時，何處與主賓相見？」卓拄杖，云：「雙枝傑出萬峰冷，夜半行人過雪山。」吉先居士問：「閉門自適，獨步超方，針芥相投，未審承誰恩力？」師云：「問取露柱。」進云：「恁麼則兩袖雲煙翻翠嶺，一聯奎璧煥獅樓。」師云：「少加贊歎。」爾銘問：「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未審蕺山堂中幾人點首？」師云：「從無此滯貨。」進云：「恁麼則衲子翻身，獅兒回踽去也。」師云：「木毬子不放你在。」進云：「秖如台嶺往還事又作麼生？」師云：「桃源飛古岫，白雪壓神鵝。」士作禮，云：「祖孫弘法，父子同風。」師云：「同曲不同調。」

上堂。

「連朝風雨不歇，知寺眉毛廝結。天龍不善調停，缽盂連聲叫屈。直得禾山不能打鼓、雪峰無力拋毬，唯有蕺山越格，煙封戶絕游優，也不要諸人在長連床睜眉努目、也不要你向寒灰裡吐焰添籌，唯要你和心嘔卻。若道有，放下倒掛三千劫；若道無，提起立地三千劫。不見：香嚴老漢示眾云：『如人上樹，口含一枝，手不攀枝、足不踏枝。有人問汝西來大意，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則辜負來機，諸公作麼抵對？』如或未善回機，且看蕺山把斷香嚴唇吻，為他點綴一上。」倚拄杖，云：「透網金鱗絕眾流，魚龍蝦蟹不同儔。香嚴未舉應先喪，賊智徒教困玉樓。」即擲下拄杖，和身撲地，云：「救取個，救取個。」維那在傍一喝，師起身連掌，云：「大好不唧溜。」遂趨歸方丈。

長至日，兩序請小參。

「恰然好個寂靜，大眾續卻正命，露柱子忽地產下個白髮嬰兒，俏波波舞向堂中拱聽，致令庭前古柏頓吐未發之機，永夜寒灰噴出管中密定。唯我衲僧家總不隨時令，一任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撮將來擲向火爐頭燒卻，不為急性。」顧左右，云：「于中有不逐時令者麼？」時有僧從傍一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僧問：「皮膚脫落盡，唯有諸真實。正當斯時，請師選佛。」師云：「我這裡不選佛。」進云：「恁麼辜負學人。」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進云：「如是則人天海會沾恩去，花雨繽紛繚亂垂。」師指簾外，云：「好大雪。」師復云：「若道不著時令，也是徐六擔板漢。戢山有個漁父詞，不妨應個時節。」乃舞拂，云：「拍手呵呵，兩岸蘆花並雪過，老漁翁側立披簑，要釣個錦鱗歸去，那管你一線添多？低聲問你意如何？只教你坐斷了古今一色，再不可做逐塊韓盧。好大哥！好大哥！你是何人？便與麼向伊道：『我本是越州城裡劉慶老賺來此，倒掛袈裟，善相扶跨洪波，撐得一隻無底船兒相送汝，直教你掀翻海嶽趁蟭螟，吸盡了四海五湖。』」便下座。

師誕日，兩序率眾請上堂。

師豎拂，云：「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先天不生，後天不滅，玄中又玄，眾妙難測，擬欲相呈，口門甚窄。所謂寶閣垂簾，那許密移一步？瓊枝深鎖，寧容借色明功？若是有力大人，不避龍巢虎穴。今日戢山本生父母忒不著便，脫下個癡骨董，彼時未擅決斷，以後闖入輪王之室，冒雨沖風，遍參個事，拶得性發，把缽盂跌做破沙盆、袈裟扯似憨布袋，被業風一陣吹向十字街頭，忽地來開個雜貨舖子，篋中沒半文，要誇敵國富。慣賣死貓頭，有時拈頭作尾、有時喚尾作頭，有時首尾俱換、有時首尾俱不換，叢中或遇個傍不甘的，一聲喝住，道：『這廝如是攤街賣弄，大好屋裡販揚州。』即時扭下法座，熟捶一頓，非為分外。饒伊恁麼來，總是隨人腳跟，便令那叱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本身現大神通而為父母說法。要且費盡周遮，明眼人前更增一笑。不若戢山拈出一種沒絃琴，令迦葉不能起舞、乾闥婆王失音，可教聾者能聽、啞者能聲，把本生父母提起也得、推倒也得，報無可報、酬無可酬。」復以拂向空連劃，云：「裂碎乾三連，續起坤六斷，填卻離中虛，隔斷坎中滿，裂破孃生面皮，切忌鳴聲熱碗。」遂下座。

臘八，解制，上堂。

「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斯旨。重樓緝宇，鎖不住午夜寒風。劍刃冰稜，誰敢立一塵法界？老蒼梧不棲丹鳳，明月窟寧舞青鸞。憶我始祖當時平地絆倒，秖宜自討其便，反至遍蔓葛藤，牽連今日。幸爾戢山海眾不坐他家床榻，口吞佛祖，氣宇如王。放一線道，則草鞋似虎、拄杖如龍；收一線道，則水雲密布、萬法潛蹤。

一任他摶風九萬里，猶霑羽翼；去以六月息，尚塞程塗。不妨撒手便行，那管船去？陸去？是則固是，諸公或過望海、渡錢塘、登保叔窣堵，攢攢簇簇排闥不入時，忽鬧市裡迸出個跛足阿師，把住道：『明頭來，暗頭來，汝等又將何處分？』或有個漢云：『莫亂道。誰云清早起？更有早行人。一捺便走，這裡猶不許汝在。』若撞著蛾山更不與麼，待他問時，但一掌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設遇普化覿面來，要且退身有分。即如放行解制一句作麼指陳？」卓拄杖，云：「掣斷玄關金鎖去，毘盧寶印劈空開。」

癸巳年四月八日，吳江黃溪鎮眾信特建喻指庵，迎師掩關。進庵日，請上堂。

師陞座，拈香祝聖畢。瑞雲問：「昔日世尊出世，普為群生；今日和尚掩關，指喻後學。一個雲興吐霧、一個把住要津，除此二途，請師舉示。」師打，云：「腦後見腮，莫與住來。」進一喝，云：「泥牛一度雲中舞，石女攜笙海底吹。」師云：「空劫已前如何拍調？」進云：「觸破千層浪，沖開潭底天。」師云：「未經返躑，在天與問。」豎指，云：「這個是喻，如何是指？」師云：「漫向腳跟下尋討。」士復豎指，云：「這個是指，如何是喻？」師云：「碧眼胡僧目射人。」士復豎指，云：「這個不是喻、不是指，如何是喻指大意？」師云：「舌頭無骨。」進云：「和風灑幽石，甘雨滴疏林。」師云：「好句不成曲。」問：「今日世尊現瑞，喻指呈祥。洞上玄宗，請師的示。」師云：「審細將來。」進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如何是正中偏？」師云：「鐵女透波心。」進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眉毛碎古鏡。」進云：「一人有慶，兆民樂業。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露柱早懷胎。」進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何是兼中至？」師云：「夜深挑蜀錦，不犯始為奇。」士良久，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亞目總難窺。」進云：「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如何是不出門的祖父？」師展兩手。進云：「祖父既不出門，兒孫如何親近？」師云：「奉重方知。」師乃云：「慧日高懸，豁千生之塵夢；玄珠突露，徹萬丈之洪波。古今不易，道出平常。祖父田園，阿誰無分？所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此著上祖釋迦降跡，皇宮示現，奇奇特特，變怪捏神。末後拈花，更添狼籍，又撞出金色頭陀，一笑風前，傾身酬價，祖燈遠繼，法遍河沙，無量法門，消歸言外。幸諸公信得真切，故乃翻三千年公案，捨難捨之緣。祇園給孤，古今同調；竹園精舍，點首功齊。須知拈一莖草能為建立，即可證大解脫力、大三昧力、不退轉力、無修證力。山僧十載垂鉤，沿門撒網，驀遇幾個瞻風撥草漢，劈胸一撞，秖得將錯就錯，放下絲綸，直教塵封戶外，別立生涯去也。」以拂打圓相，云：「憨憨懶唱閒

庭曲，把斷玄關絕主賓。還有識得主中主麼？請著眼看。」即下座，掩關。
師自封關法語。
「把住要津，不通凡聖，令行摩竭，千聖絕聞。垂簾室內不知，秖要外緣奉重。」度封帖，云：「高峰千古案，立地話重新。」遂封。
丙申 佛誕日，喻指眾信迎師出關，請上堂。
師陞座。學人問：「當年把斷關津，象王隱跡；今朝頓啟金鎖，獅子嚬呻。把斷放行即且置，正當恁麼時，一句請師舉唱。」師云：「入室不通耗，覿面墮莖眉。」進云：「野老謳歌，漁翁擲釣，為復威音那畔之神通？為復今事門頭之妙用？」師云：「不犯清波時，汝試道看。」進云：「今日覷破和尚。」師便棒。進云：「一句迥超千聖外，萬靈何處謝無私？」師又打。進一喝，師連打，云：「猶是階下漢。」士連喝，歸位，師云：「大似敗將拖矛。」僧問：「豁開戶牖，寶月流輝；逼塞虛空，眾星拱北。作麼生普蔭群生句？」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塵塵剎剎，玉轉珠回。個裏無私，如何著眼？」師云：「君臣道合猶成昧，賓主相逢尚失宗。」進云：「一句絕遮攔，千機齊烜赫。」師云：「看取腳下。」學人問：「三年掩室，摩竭令行。適承和尚舉示玄關，請通個關中消息。」師云：「到來無你下口處。」進云：「恁麼則但見花開落，不知春去來。」師云：「不屬陰陽造化生，作麼生道？」士便喝，師云：「羞也不識。」進云：「秖如不合伴的人來，關中主如何相見？」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和尚也須照顧眉毛。」師云：「未識觸諱在。」師乃云：「獨照雙泯，過尾窗櫺猶墮格；入廛垂手，玄關直透尚迷津。不若隨分納些些，免至畫蛇添足。是以，入毘耶之室，白醭口生；行摩竭之風，談玄無舌。惟以坐看陰陽消長，閒聽花放鳥鳴，任性不羈，陸沉自適。然素志如斯，但事無一向，千日期圓，聊伸款案，特借山河大地為演無量妙義。還見無情說法麼？」豎拂，云：「新篁解籜，節奏桑林之舞；梅拖嫩綠，渾忘鼎鼐之勳。草木揮玄，水雲共唱，得游刃有餘地，頓消斧鑿之痕。以此報檀度之恩，無恩不報；酬佛祖之德，無德不酬。慶快千生，法流萬古。雖與麼道，然未透者亦不得等閒放過，錯卻勝因。豈不聞：裴休丞相云：『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狴猶之悲。修羅方嗔，天人正樂，可以整心慮、證菩提，唯人道能為耳。人道不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諸菩薩箇箇頂天立地，猛烈丈夫何得被八風五欲活埋萬劫千生？改頭換面時何有今日？果肯將智慧劍一刀斬斷生死魔軍、五陰怨賊，坐致太平，寧不深幸哉？秖如應節酬恩作麼生道？」卓拄杖，云：「碧玉

盤中烹石筍，驪珠腹內產雲芝，爛煮虛空千日醉，佛祖無門覷得渠。」下座。
黎川菴主印源參常等設供，請上堂。
師陞座。僧問：「一花現瑞，多子承恩。一句周隆，十方慶讚。未審和尚如何通信？」師云：「持書不到家。」進云：「學人頂戴有分。」師云：「腳跟下放汝三十棒。」僧以手呈具，云：「大眾看看！龍門無宿客，香海縱金鰲。」師打，云：「猶遭點額痕。」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切忌詐明頭。」師乃云：「以斯道覺斯民，斷碑橫古路，白月現，黑月隱，崑崙草裡眠，南閻浮提打鼓，西瞿耶尼聞聲，東弗于逮扣機，北越單那擊節，非非想天逆擊一棒，金剛際下撲地翻身，其中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世界納向一毫孔中，十方諸佛演大法義，挑豁愚肓。諸仁者！秖如一毫孔又納向甚麼處？咄！切忌道著，直饒密步移來，腳跟下紅線未斷在。南泉大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此事直須解向異類中行，始可紹隆玄化，勿則盡是流俗閨閤中物，開口便成過患，非惟不能與人點病，自土也消他不得，彼此何益哉？于中有知南泉行履處麼？」振綱居士撲地一旋而去，師喝，云：「這畜生猶是亂跳。」卓拄杖，云：「盤空鐵磨旋頭角，芳草叢叢吼石欄。大眾！不煩久立，珍重。」
師至石湖，金僊老和尚請上堂。
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有倫有序，唯德唯尊，奉為金僊堂上法叔老和尚，惟冀法韻振三千，祖風垂萬億。」斂衣就座。師拈拂，云：「萬頃湖光，遠駕長空之玉練；千枝翠色，橫推數點之青螺。高大門庭，水雲異色，格高調古，綿密家風。靜上座自遠趨風，懷香叩室，頃承玄化，千載一時，不意我老法叔寵渥太隆，惡辣猶甚，勿顧外揚家醜，命陞此座。若今獅子林中，何敢揚眉播舌？但蒙方命，聊塞一時。」復舉拂，召眾云：「此是我金僊老人一生受用不盡底句子，特借靜上座手中拈出，為諸公賞鑒。由來錦上添花，諒諸公久已得侍法要，豈敢再下註腳？但老人平日驗人，道個『把定咽喉唇吻，除卻千態萬狀，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道將一句來。』此正驗今時之法弊、救萬世之弘規，若能向這裡擺脫得來，覿面親見老人赤心片片。今不肖 續有一偈，並為傍敲：把住咽喉唇吻，萬仞懸崖卓立，果是獅子之兒，當下便能返躑。若在某分中，拈有三句為供養老人。」顧左右云：「且道：是那三句？第一句，五道不通耗，何處立三玄？第二句，眉鋒掛利刃，裂破率陀天。第三句，手持火把子，潦倒夜明前。聽其緇素得出，猶是門庭邊事，須知尊貴一路事別。且道：如何是尊貴的的旨？若要深登堂奧，共相參請金僊老和尚去。」即下座。
吳江文學量如吳居士，為薦亡嗣文學不浮，請師對靈小參。

「枕斷邯鄲，破吾生之有寄；花飄棘苑，沉來去以無涯。擬將氣吐虹霓，誰為水雲路隔？」師撫几云：「不浮公！汝髫年學冠，德預耆英，堪羨孝悌恭身，頗奈文福未並，壽傾四六之中，轉盼流光三祀，空辜堂上椿萱，忍割友恭愛弟，杳隔幽沉，痛情可愍。世既如斯，但能知死生不借，何妨出沒自如？到此說聖也不是、說凡也不是，生也不是、死也不是，此是公一貫之道、吾一諦之理。不聞：先聖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莊周夢蝶，渠不是我；蝶夢莊周，我不是渠。為公拈出一線，頓教全體如如。」復擊案，云：「寂滅場中超性海，毘盧界內迴無私。」

戒珠結制茶話。

僧問：「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請問和尚：今夕數千指圍繞，如何得普令成佛去？」師云：「家家有路透長安。」進云：「如何得獨步龍門去？」師舉茶甌，云：「淺斟滿酌，不許濕口。」僧貯立，師以杖擲退。師乃云：「虛空含萬象，大海任魚龍。會得目前法，何須探別宗？諸公既負笈遠參，十方雲集，腳跟下事固是不缺分毫，若不親履踐一回，如人說食，終不能飽。英俊者肯將個事自己顢頇，良馬見鞭影而行，若待人鞭策得來，決是個無血性的漢。但參玄之士亦必須經一番鎚煉，方脫得野狐氣味，勿然盡為門頭戶底事學兩句口頭滑禪、弄幾節峭利機鋒，於自己分上大好沒意思，非唯虛喪光陰、空辜檀信，在袈裟之下作地獄因，更為可愍。山僧不是說老婆禪，但今時末運，目不奈看，惡習遍熾。戢山既據此位，平日痛心之談盡情告報，祈把所參所學的都拋向他方世界之外，雄糾糾立起新鮮意氣，提句無味語卓立面前，直下如銀山鐵壁相似，通身排闥不入，無一絲毫走作，撲盲坐斷，自然和底脫落，信不我欺。若做模打樣來參五味禪，萬劫千生亦無了日。各當照顧。住！住！歸堂時切莫撞翻板槌爐柱。珍重！」

師於天台送護國先和尚入塔，回山，示眾。

師豎拂，云：「國師塔樣，耽原未善圖描。造塔疏山，反惹羅山活葬。揀點來俱不作家。何似我先師嘯老人，任將活計付兒孫，那管湘南併潭北？順時而化，不假安排。有偈無偈，是甚尿氣？雖則傑出諸方，更添個戢山不肖子，未解奉重，將阿爺活埋向千巖萬壑之中，令教水雲絕聽。眾兄弟！又道：『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山僧既作洞下兒孫，何乃不知忌諱？眾中可知過患麼？」乃聳身，云：「秋江清淺時，白露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復頓足，云：「貓。」

元章居士為師慶誕，請茶話。

「混然至理非言說，徹底須知絕意求。若識趙州滋味辣，何須影裡覓生蠐？」舉如意，云：「此是萬法之源，千靈之母。若人透得一機，任汝橫吞豎嚼。但要解吞應解吐，若吞得吐不得，未免被菱角

如針刺卻口、毛栗如彈塞卻喉。果能裂出神龍之首，則佛祖不能安汝名、天魔不能窺汝蹟。勿則浪沉往返，杳喪光陰。昔歐陽文忘公官洛中，一日游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山寺，修竹滿軒，霜清烏啼。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知膝之屈地。」師云：「你看學道者，不是徒然泛泛，未能決其志，終日在人我山中打迸、是非場裡橫身，他時如何抵敵？蓋疑信相半，因而隨情逐物，臨窮方悔，噬臍何及？特此告報。須知出母胎，從少至老，盡未來際，未曾離卻這個光明。果能一腳踏穿桶底，何處有死生之所流轉？但不是說了便休，今且乘風快便，莫令失卻時日。戢山恁地熱亂，還識好惡否？」擊如意，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解制，知浴設茶請示眾。

「露柱當天豁雙眼，未為奇特；蟭螟怒發吞大象，理亦宜然。果是伶俐衲僧，便可一捺便倒。若隨人緇素得來，總是倚草附木漢。過在紅線未斷，撥著好似浪裏拋毬，徒費草鞋錢，堪作何用？上智之士一聞釋然，中下之流疑而愈滯。戢山與麼道，自好慚惶煞人。」復舉：「昔有一官人入寺至禪堂，寺主隨行，官人問曰：『諸位在此作麼生？』對曰：『欲圖作佛。』官人笑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主無語。」師乃云：「好笑寺主恁不唧溜，被俗漢一問，直得口如扁擔。若遇戢山，但向他道：『在此換居士眼睛。』非唯令俗漢屏卻咽喉，亦見此中凜然難犯。諸仁者應知：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轉得快，便不負戢山和身一拶；如或未然，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修萬佛懺圓期，上堂。

師陞座。學人問：「古鏡未磨時，光臨萬象。磨後為甚麼不鑑？」師云：「我卻不識你。」進云：「恁麼則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師云：「猶借玉階行。」進云：「如是則學人別道去也。」以手點空三下，便作禮，師云：「料掉沒交涉。」師乃云：「香花雲，寶幢雲，乾闥婆王美樂音，出生無盡諸功德，裂破三賢十地門。雲從龍，風從虎，磁石吸針潮長醋，情與無情共一真，萬象森羅鏡裏布。如是知，如是住，不見一法為伴侶，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大眾！且道：喚甚麼作罪性？喚甚麼作涅槃？若向兩途冰泮得來，則了即業障本來空。如循罪福之階，未超向上一著。所云『未了應須償宿債』，莫謂與麼，便乃看作一切如幻之

解，總不落莽蕩之殃，必將沉撥無因果，力能脫體一回，千佛萬佛、列聖諸賢悉是空拳誑小兒，所謂但以假名字引導于眾生。如或分疏不下，再為汝等下個註腳。不見：南泉大師因陸亙大夫問云：『弟子家中有片石，或曾坐、或曾臥，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師云：「據南泉老漢雖有先行之勢，且無絕後之關，直被個俗子將一片石全身壓倒，直至如今無展舒處。若喻指門下即不然，待他問：『作佛，得麼？』但云：『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莫不得麼？』一喝，云：『門臨千尺井，過者必攢眉。』于斯撿點得下，一期佛事以週；如或未然，跋涉不少。」卓拄杖，云：「會麼？雖然春色沒高下，無奈花枝有短長。」即下座。

師至弁山祝　元潔老和尚壽，眾請上堂。

師云：「日麗中天，揭破虛空流活眼；風生八表，撥開萬象始明宗。事存函蓋合回途，全祖父功勛；理應箭鋒柱展手，合君臣大用。具斯三昧，始得運斤成風，絕無觸犯，固知曹洞門庭承當不易，作用光大，渾似純金，砂汞銀鉛一時銷盡。不肖 遠叩祖山，恭遇法叔降跡之期，為祝華封，渴瞻嘉瑞，不意恩寵太過，特命兩序諸兄邀登此座。若論禪道佛法，未入門來早已填溝塞壑了也，況兼祖庭之上獅王騰踏、龍象縱橫，又何敢布鼓雷門，自遭話墮？若論慶讚一事，欲以大千界而為壽，吾叔早已坐斷十方；欲以須彌盧而為壽，早已碎如微塵；欲以四大海而為壽，早已一口吸盡；欲以玄玅義而為壽，又不許立一元字腳。在第一義諦不容展舒，于倫序分中安可簡略？是以還有個商量處，官不容針，聱通車馬。」乃豎拂，云：「我知虛空不可量，壽命不可量；世界不可量，壽命不可量；眾生不可量，壽命不可量；佛法不可量，壽命不可量。還有個最親切、最要緊，不可量中一事，諸公能知消息麼？如或未知，今日勿敢越俎，作速參取老人去。何故聱？待得叔孫成禮樂，始知不共汝同盤。」書記問：「閫外將軍多汗馬，就祖還家事若何？」師云：「不宰功勳。」進云：「人居大國方為貴，水到源頭始見清。」師云：「明眼自知。」進云：「如何是慶誕一句？」師云：「人天仰企，四海雲奔。」進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師云：「猶未是公著腳處。」進云：「在和尚分中又作麼生？」師云：「不借借。」記作禮歸位，師下座。

嘉禾李又恂居士，為亡室盛氏，請師對靈。

「菱花鏡破，俄沉合浦神珠；閨閣香消，頓失鸞凰良配。柳生於肘，不知造物暗中移；蝶夢為周，未識我渠猶問影。智者觀斯，聚散等浮雲，去來如傳舍；愚人自昧，情關固結，汩沒愛河。將此大光明藏翻為腐草螢星，豈不痛哉？」驀豎拳，高聲召云：「盛氏 善人！汝會麼？握則成拳，開則成掌，一事兩名，一身兩用。又如一

人左手拈香，心知必生善果；右手持戟，回看定起殺機。亦一心兩業，明暗兩分。到這裏打箇返觀，未拈香執戟時，善、惡二境何處生？已拈香執戟後，善、惡二緣何處受？既無作者，亦無受者，此即是如來秘密藏金剛心，不妨以螢星腐草復作大光明藏，始知本來成現，凡情聖見所作俱息。」以如意畫此[〇@(仁-二)]相，云：「當途截斷荊棘林，鐵壁銀山俱踢倒。」下座。

雲門顯聖寺結制，示眾。

知藏問：「一派曹溪水，萬古遶雲門。且道：曹溪與耶溪是同？是別？」師云：「細柳營中非正令，神堯何必論功高？」進云：「滴水作江河，還是師的用處麼？」師云：「若知帝力，不見堯天。」藏禮拜，云：「恁麼則雲門峰頂滔天浪，海底揚塵見作家。」師云：「久知閻黎有此機要。」迺云：「奇特甚奇特，露柱生兩翼，飛過須彌峰，穿卻諸人鼻。夜半迴紅輪，天明布黑月，正眼不能窺，萬機俱泯絕。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仔細拈來看，是甚乾屎橛？咄！咄！咄！若向口角覓雌黃，錯過三生六十劫。是以，參學之士最初行腳要決擇法眼，貴有師承，一入爐韝，從頂至足，去皮、去毛，敲骨、敲髓，撲得一點氣息也無，轉過身來向無人處深蓄厚養，為人拈一機一境，腳尖頭也踢出箇佛來。近今諸方為人，亦拈出一機一境，相對學人如紙裹麻纏相似，遇箇透網金鱗又無捉摸處，大似葉公畫龍，一見真龍，退身無地。嗟乎！蓋為不經真師煆煉，自救且不暇，何能徹底為人？故喻指目不奈看，收綸罷釣，數十年來釋口不談箇事。唯我雲門法叔同心同眼，獎古勵今，真人不世。今繼住祖山，命為傍分正化，屈曲隨宜。眾兄弟！若識些子定動，則不辜一期方便。秖如古人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為甚洞山遇此一問，直得火爐震動？爾等還知答處否？現前有問著，喻指便與驀口一摑，云：『分明記取。』」復拈拄杖，云：「看！看！勿則葛坡久已化龍去，徒使蹤尋費長房。不煩久立，珍重。」

師誕日，兩序請陞座。

參頭問：「仁主好生，貞臣執法，賢聖繼世，法律無私。昔日世尊初生，即今與和尚還有同異否？」師云：「夏寒冬熱。」進云：「後遇雲門一棒又如何？」師云：「總是賊過後張弓。」參作禮，云：「恁麼則寶樹風鳴無量壽，金繩霞映妙高峰。」師云：「不煩伸贊。」僧問：「雲門風月，萬古如新。當斯誕日，如何應現？」師云：「爐峰向後，耶水居東。」進云：「誕日已蒙親指示，半千衲子貴何從？」師豎拂，云：「穿過那邊看。」進云：「親得全提後，皆成獅子兒。」師云：「恐汝不是同流。」僧作禮，云：「恁麼則寶鏡堂中提正令，雙懸日月照乾坤。」師云：「腦後識取。」迺云：「冰河發燄，相看猶是涉廉纖；石筍抽條，拈出早知成話

墮。輪扁得手，要在忘功；承蜩意鉤，貴乎不犯。當暗中有明，佛殿卻跨山門；當明中有暗，山門騎佛殿。得此機用，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一毫頭上現寶王剎、一微塵內轉大法輪，如是君親恩、師長恩、眾生恩，一時報畢。故居學地，須知先聖垂慈，一機、一境、一語、一脈，必要裂破汝面門、乾盡汝識浪。如黃龍禪師每以三句驗人：一云：『我手何似佛手？』二云：『我腳何似驢腳？』三云：『人人有箇生緣。』上座！生緣在甚麼處？生平罕有契其機者，目之黃龍三關，古今拈頌者更多，錯解者不少。今日承此恩力，特將此三句頌出，為諸人應箇時節。『我手何似佛手？』圖窮忽現匕 首，祖龍一見魂驚，易水光衝牛斗。『我腳何似驢腳？』虎兕忽遭出柙，黔驢吞卻大蟲，潘閬幾乎笑煞。『人人有箇生緣。』寒窗鐵硯磨穿，直待名登金榜，露柱卻好同年。若人揀點得出，三千七百齊捐。捐後又如何？」展兩手，云：「囚。」即下座。

為秀水凝蘭盛居士對靈。

「持櫬未達榮枯眼，旅館空遺在日思。露宿草菴門外冷，霜天夜月隱歸期。凝蘭盛公生平風流慷慨之懷，末後得撒手便行之快。秖空不是玉，是玉也大奇。在含靈不減分毫，在諸佛難增點畫。如是知、如是住，貴在回機。天上耶？人間耶？不妨獨步。業歟？福歟？聖歟？凡歟？」卓拄杖，一喝，云：「分明記取。」

解制，陞座。

僧問：「衝開碧浪即不問，放出神鼇事若何？」師云：「腳下波生。」進云：「覓火和煙得，為甚玅高峰七日不相見？」師云：「到即不點。」僧作禮，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要你知休。」迺云：「揭起虛空蓋一層，收來放去任縱橫。草鞋似虎威獰甚，拄杖如龍活潑生。踏倒玄關須轉步，驀行鳥道貴抽身。諸方若遇談玄者，切莫遭他鬼眼睛。眾兄弟！一期既畢，銀山鐵壁撞得破否？猛虎金鈴汝解得否？驪龍玄珠汝摘得否？若得相應，不妨東去西去，盡大地總是汝毘盧真境。稍涉廉纖，正好按下雲頭，向冷湫湫地去，思箇思不得的、覓箇覓不得的。思不得的作麼思？鐵網拋空，神龍透海。覓不得的作麼覓？夜半篩鑼，賊身忽露。恁麼舉揚，還解交得麼？」遂擊拂，云：「能知減灶添兵處，終不和身困馬陵。」下座。

攖寧禪師住黎川羅漢禪寺語錄卷之二

門人德因　編

侍者德玄記錄

師受蘇州府吳江縣黎里鎮縉紳、工部金，同太史張、刑部韋、鴻臚朱，文學毛、秦、沈、周、吳，眾檀信并法侶剖初、元超等請入院。

師指山門，云：「玄珠斲象，拈來掣古揮今；亞目豁機，到此越終超始。龍象交參，秖如入門一句作麼生道？」震聲一喝，云：「九萬里鵬纔展翼，百千年鶴便翱翔。」

彌勒殿。

「笑破機微，頓絕背向。今日相逢，原無異樣。是則固是，擔荷雖繇此老，卷舒還在渠儂。」

韋馱殿。

舉香，云：「護法護人全憑這著，這著圓通無處不豁，直教魔外不能窺，果是獅兒堪蹴踏。」

大殿基。

「碧落青霄，未是道人活計。墻壁瓦礫，豈宜吐舌弄唇？畢竟如何折合？」顧左右，云：「大家扶起空王殿，百億須彌側耳聽。」

毘盧佛殿。

「坐斷毘盧，方堪話會；踏翻玄奧，始解抽機。到此為甚重添註腳？」展具，云：「因我得禮汝，自倒還自起。」即拜。

伽藍殿。

拈香，云：「一紙不曾饒，全憑驗作手。親受靈山囑，提持豁諸有。觸音法法盡包羅，萬古叢林好善護。」

祖師殿。

舉香，云：「燒穿鼻孔，摵斷莖眉，殃及兒孫，一番話墮。燈燈無盡響孤峰，海底飛塵漫別弄。」

方丈。

「握肘後靈符，剪狐狼狂見。挽已墜之風，擊寒爐發焰。正令當行，未歸早驗。」遂據座，云：「道合君臣猶未貴，深登堂奧始容參。」

是日，眾請上堂。

師指法座，云：「觸破人天正眼，擊開無孔鐵錘，迥露當央，萬機點首。」卓拄杖，云：「且看山僧話墮去也。」遂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惡惡辣辣，孤峭難親，啐啄不呼玄

要，針芥頓絕暗明，捉敗紫霞峰頂，頓然觸發毒聲，秖得今日對眾拈出，爇向爐中，供養傳菩提達磨正宗第四十三世天台山護國堂上嘯雲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參頭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玉人夢破一聲雞，越起崑崙舞袖歸，倒溯曹源流足下，不萌枝上吼如雷。」豎拂，召眾，云：「見麼？眼看終未是。」擊拂，云：「聞麼？耳聽豈能知？然在動用中，動用收不得；然非聲色裏，聲色常迥特。直須坐斷兩頭，不存玄解，始堪證據。是以古鏡臺前貴乎展足，白雲巖下妙在抽機，不遠、不近，總在當人體露堂堂，勿須向外尋詩。要知大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天下貞，百姓得一以安生。山僧得此，便乃喝石走風雲，號令無佛處，展足通玄，隨行無礙。敢問諸人：還相委悉麼？」以手拍案，云：「霜花夜吐鏡湖徹，杲日高懸古殿鳴。」僧問：「若見若聞即不問，鐘鼓交參，人天畢集，還是羅漢重輝？還是洞山復睹？」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進云：「剡水興雲，姑蘇普潤，不知法爾如然？不知因緣時至？」師云：「隨處作主，遇緣即宗。」進云：「恁麼則金毛抖擻孤峰外，漏盡嚬呻不二門。」師云：「退後看取。」僧作禮，云：「縱橫妙轉無私化，恰恰行從鳥道歸。」師云：「沒孔笛中好善吹。」僧歸眾。僧問：「未離於越，已降姑蘇。姑蘇於越即不問，如何是羅漢境？」師云：「白雲斷處家山深。」進云：「如何是羅漢體？」師云：「古道紅塵絕伴侶。」進云：「如何是羅漢用？」師云：「摩醯亞目驚回首。」進云：「體用已蒙師指示，即今古殿重輝，森羅慶讚，人天普賴一句，請師直示。」師云：「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僧作禮，云：「南嶽峰高擎正眼，鏡湖波底奮泥牛。」師云：「透過絕商量。」參頭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謝辭不錄)

本鎮薛耀雲居士同庵主如鑑等設供，請上堂。師豎拂，云：「旨不墮玄黃，意別迥象外，坐斷有無關，事事超無礙。達磨大師來此土，直指人人本有風光，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奈何盡大地欲覓一個不受惑人了不可得。惜乎以正作邪、以邪為正，金鍮不辨，大似認賊為子，錯過要關。」舉：「世尊昔日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便乃讚嘆？』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乃云：「這個外道雖明『不惑』二字，但恐錯認定盤星。世尊指處，也是泥裏洗土塊。」豎拂，云：「喚作鞭得麼？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果是個大力量漢，握起金剛王寶劍，勦絕窠臼，不立崖岸，生佛盡除，具個般手眼，則千聖不能羅籠、萬魔不能潛覷，乃至驗正削邪，洞然作

則，誠謂罷業忘功。故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大眾！秖如安居處還作麼相見？山僧更為下個註腳：孤峰雲底休落塹，回途未是本來面。石馬嘶歸不應山，拶出金烏飛夜半。」卓拄杖，云：「吽。」便下座。

臘八日，華山周居士率眾信請上堂。師云：「朔風惡發吹徹骨，漏泄諸人識不識？三九廿七意何如？門前啞子吹嘩嚦。恰恰是，依稀雲樹月巢冷；恰恰非，白雲巖下轉多岐。相逢盡力吐不出，露柱當先豁一機。急薦取，莫羈縻，當陽突出人天眼，正令橫施奪化微。」豎拂，召眾，云：「此是釋迦老子計窮力盡，捏目生花，夜睹明星，道個奇哉。不意拈花時撞出迦葉老頭陀破顏微笑，看他父子一門承虛接響。山僧今日既據此位別行條令，總不坐他家床榻。」驀擲拂，云：「咄！不得道著、不得動著，向此中通得一線，始可安邦定國，撒手翻機。然華山居士為乞拈提個事，但山僧口門窄狹，不能為眾添一元字腳。惜今法久弊生，雷同上下，誠信者更難，弄影者遍地，是以古德勉於後世，先為道破，云：『堪惜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卻似入京朝帝闕，祇到潼關即便休。』冷地較量，大可悲痛。總之，我眼本正，因師故邪。今日拈撥處貴乎志勤眼察，頭頭切莫放過。」復舉：「雲巖晟禪師因僧參，巖問：『甚處來？』僧云：『石上語話來。』巖云：『石還點頭也未？』僧無語，巖自代云：『未語話時點首也。』」師乃云：「羅漢這裏即不然，若代此僧下語，便云：『點即不堪。』非惟為此僧掃除異解，雲巖亦乃首尾俱應。眾兄弟！此是為古人出格提持處，還能揀點得出麼？」良久，云：「苔封古殿忘王化，白髮童兒舞袖歸。」僧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還是他法身邊事？報身邊事？」師云：「兩頭俱不涉。」進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為甚又睹明星得悟？」師云：「雪上更加霜。」僧作禮，云：「恁麼則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太勞生。」即下座。

開戒日，平望皎然庵主并眾信請上堂。師云：「石虎吼孤峰，泥牛吞皓月，踏破劫前機，紅爐飛片雪。」豎拂，云：「此是佛祖說不盡處、眾生意不到處，山僧今日和盤托出，普請大家受用。」喝一喝，云：「此即主、即賓，全體、全用，無作、無止，非犯、非持，不即、不離，無偏、無正，不在戒、定、慧裏安生，豈宜功勳位中明旨？隨處施威，頭頭顯露，現前大眾還受用得來麼？如或未然，且看衣缽下事。不煩久立。珍重！」僧問：「第一義即不問，弘開大戒和盤托出，畢竟明甚麼邊事？」師云：「前三三，後三三。」進云：「信手橫拈無孔笛，請師吹出太平歌。」師云：「你

眼裏還聞麼？」進云：「灼然韻出青霄外，石女階前側耳聽。」師云：「我不會。」禪僧歸眾，師下座。

黎鎮、薛耀雲、陸晨仲、徐繼橋居士等設供，請上堂。師卓拄杖，云：「山僧無力苦支撐，為要諸人驀直行，帶水拖泥渾不顧，畫蛇添足可憐生。擬不是，滯即沉，拈來獨露堂堂事，那個男兒不自真？既汝自真，何故不會？汝等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任他八風五慾、黑浪滔天，毫忽不能鼓動，能向個中得大自在，始名上士。故曰：『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既已如是，更逼山僧個甚麼？」即倚杖，云：「把手勸君行不得，惟人自肯那方親。」僧問：「拖泥帶水即不問，諸佛未出世，達磨不西來。」舉坐具，云：「先有這個消息。還有未了一著，請師拈出。」師云：「汝腳跟點地也未？」進云：「此是已了事，還有末後句也無？」師云：「今日不能為汝說。」進云：「向上宗乘莫便是否？」師云：「不遇知音不與談。」進云：「香煙觸破太虛空，驚得狸奴跌碎額。」師云：「三十棒自領去。」下座。

四月八日，大鑑宋居士請上堂(是日師兼辭眾)。師拈拂，云：「無縫罅裏吐出機輪，沒孔笛中吹開正眼。釋迦老子大好不諳機宜，纔出母胎便乃截長補短。雲門大師固具通天作略，也是賊過後張弓。若是羅漢門下，別有一番判斷。當時若撞世尊初生時，道個『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山僧在傍急為掩耳，但云：『好事不如無。』非惟世尊倒捲旗鎗，亦令大地眾生亡鋒結舌，豈不直截？茲因大鑑居士一見山僧信知個事，即離家叩道，今同石屏庵主再四懇乞山僧應個時節，仔細較量也是一得一失。」乃召大鑑，云：「汝若識得時節因緣，則知無星秤子橫拈豎舞，將剎塵國土捏聚一團，擊不碎、跌不破處受用得來，始名有血氣漢，不必與山僧結聚一上。」師驀拈拄杖，召眾，云：「拄杖子近日不受逆順，意欲向深巖活埋，孤迥迥地，以至情與無情悉為拱束。不見道：『法無定所，用豈有方？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何故噇？」顧視左右，云：「座中不遇同途客，君入瀟湘我往秦。」僧問：「昔日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為甚又末後拈花，累及兒孫？」師云：「世尊無此事，莫謗世尊好。」進云：「土曠人稀，莫不是相逢者少麼？」師云：「親言出親口。」進云：「有一人扯破袈裟，打碎缽盂，還有罪過也無？」師云：「擬向何處下手？」僧云：「秖恐觸忤和尚。」師喝云：「照顧頂門著。」僧云：「薰風覿面吹入骨，拽起泥牛鼻孔穿。」師云：「此去逢人，不得錯舉。」下座。

師過洞庭三峰庵，雪鴻關主、監院心月率眾信請上堂。師云：「縹渺峰頭門額，莫釐山頂傳聲，惹得太湖瞠眼，滔滔浪底揚塵。有時拈大千於足下，不知寬闊；有時納須彌於眉睫，那有重輕？逢場作

戲，干木隨身。」驀豎拂，召眾，云：「會麼？於中會得，饒伊曹山四借、雲門三句、臨濟一喝，這些腐爛葛藤一串穿來，拋向太湖浪裏。如若不能定奪，且向父母未生已前威音那畔更那畔處聿轉面皮討個分曉，則冷覷山僧總作笑具。還委悉麼？玉殿不傳丹鳳詔，鐵鞭空擊五更寒。」雪鴻關主問：「請問和尚：如何是雲門三句？」師云：「六機不著便，莫向語中看。」進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藕絲牽斷崑崙足，石女擎歸不夜天。」進云：「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云：「海雲吹破扶桑外，驚落機先大好山。」進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進云：「秋風凜凜，樹凋葉落，脫體一句事如何？」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轉。」進云：「撞倒銀山鐵壁，正恁麼時，如何相見？」師喝云：「漁父莫棲巢。」進云：「恁麼則雲門面目儼然，關中禮拜去也。」師云：「打破關來向汝道。」

師誕日，黎里德勝善士設供，率眾請上堂(己丑季冬三日)。師豎拂，云：「冰雪削寒威，大地俱沉跡。梅萼未曾舒，靈枝笑不歇。等閒是事示時人，頗奈時人渾不識。未生前，應蚤徹，悟得個中本無別，泥牛夜半趁紅輪，露柱燈籠眼赫赫。山僧未離母胎亦如是，既離母胎亦如是，今日為四眾說法亦如是，乃至盡未來際不可說不可說亦如是，以及過去無量劫不可說不可說亦如是。既以如是，何故諸人重增枝蔓？秖為沉生滅，乃被境緣轉。山僧不惜莖眉，與現前大眾唱個菩薩蠻去也。且道：未生前是甚麼意？」以拂畫[中-口+〇]相，云：「若也會得，石女橫吹沒孔笛，木人鼓掌在庭前。已生前是甚麼意？」以拂畫[十十〇]相，云：「個中會得，毫頭湧出無盡藏，窮子歸途不識貧。即今大地眾生，情與無情，盡向[十〇]裏得大自在，渾然踹碎虛空骨，跛鱉盲龜著耳聽。汝等還看個甚麼？」乃呈拄杖，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史瑞雲居士問云：「正不坐正，明星當午現；偏不坐偏，夜半日輪紅。不屬偏正底人來，和尚如何接待？」師云：「泥龍奮發千峰外，劈破崑崙雲夢低。」士一喝，師便打。士禮拜，云：「季冬嚴寒，和尚尊重。」師云：「汝眉毛今日墮地也。」姚振綱居士問云：「請問和尚：如何是靈雲見桃花的意？」師云：「莫被他觸卻眼。」進云：「如何是溈山護持的意？」師云：「泥牛擎折角。」進云：「玄沙未徹意旨又作麼生？」師云：「平白更添冤。」進云：「若恁麼，溈山安邦定國，玄沙破宅亡家。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云：「鳳啣丹詔傳來遠，莫向長安國裏居。」士云：「學人禮拜去也。」師云：「看取問頭。」下座。

黃溪姚振綱、史雲山居士同眾信設供，請上堂。師云：「鐘鼓交參，人天畢集，新年頭佛法作麼商量？」豎拂，云：「會麼？三界

惟心，萬法惟識，剎竿頭上風車子，三個猢猻夜簸錢。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夜半石人無影象，縱橫誰辨往來源？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惜夜明簾。今日山僧為諸仁者斬斷繩頭，汝等會得，則世、出世間如大鵬金翅鳥，劈海吞龍，毫無隔礙，乃至山河大地、僧俗男女、貧富貴賤，總在汝等自心發現。蓋因爾等循業昧己，障蔽本有光明，故爾先聖曲垂方便，普攝群機，流出一花五葉，分宗設教，建立綱旨，以至洞山五位、臨濟三玄、法眼六義、雲門顧鑒、溈仰圓相，拈來一槌擊得碎，非惟慶快平生，亦且不負一隊老古錐為人徹困。若甘自暴自棄，秖恐有鬼神兮減君福、有時節兮促君壽，也須打算果是千里龍駒，便乃奮身霄漢之外，坐斷報化門頭，則能事事無礙。且如不假脩證一句作麼指陳？」搖拂，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西堂問：「新年頭佛法，百草頭邊俱漏泄。提持舊公案，老梅枝上露真機。不涉新舊一句，請師別道。」師云：「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進云：「當陽吹出無生曲，大地咸歸掌握中。向個裏得通消息麼？」師曰：「石虎吼春風。」堂復挺身進前，問云：「寰中不令無為化，四海熙雍樂太平。如何是君？」師云：「玉簾深貯機輪外，萬象渾忘化育深。」進云：「五鳳樓前三舞蹈，金鐘靜聽曉雞鳴。如何是臣？」師云：「和同萬籟音無令，奉重咸知劫外聲。」進云：「九重殿內頒天詔，俯下群機展玉容。如何是君視臣？」師云：「荅封玉質延三五，寶篆高臨下碧墀。」進云：「嚴持妙挾尊方敕，仰輔東王號令嚴。如何是臣奉君？」師云：「頭頭不逆通玄手，滿擊金鞭漏永長。」進云：「皇風永扇清平界，野老謳歌力不知。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沉沉深鎖含元殿，無影枝頭爛熳春。」進云：「五位君臣蒙師指，金針玉線事如何？」師云：「木人倒舞鞦韆急，九曲珠垂午夜天。」堂禮拜，云：「五葉叢中開法韻，不萌枝上湧真宗。」師云：「無文印子拋空裂，祖脈源頭頂上看。」堂歸位。僧問：「鐘鼓交參，人天畢集，新年佛法是如何？」師云：「一湖野水綠，兩岸矗山青。」僧一喝，師云：「喝後如何？」進云：「肩挑日月，眼蓋乾坤。」師云：「汝腳跟下事作麼生？」僧舉坐具，云：「釋迦老子來也。」師云：「退身三步，腦後看是甚麼？」僧便作禮，師打云：「頂門具眼始許汝答話。」下座。

平望金、姚、王諸善士設供，請上堂。師云：「日色融和景倍妍，春光爛熳鳥翩翩，枝頭報道君休去，頗奈時人耳不便。道不難，秖要當人自肯擔，若把萬緣俱放下，浮生塵夢一齊翻。道不易，莫把光陰當兒戲，此生一著不知源，萬劫千生更難遇。」舉如意，云：「汝等現前，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大、若小，皆具此一

著，眼能見、耳能聞、鼻能嗅香、足能運奔，但汝等一口氣不來時，則又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總是汝被業因蔽己，愛欲縛身，業鬼借宅，昧卻伊本地風光。不見：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然不住動用聲色裏，畢竟在何處顯現？』」擊如意，云：「欲識上大人，須明丘乙己，若悟佳作仁，便乃可知禮。山僧今日借泥團瓦礫大作佛事去也，具眼者試出看。」按拄杖，云：「禹門浪暖貴擎頭，沖霄切莫遭點額。」僧問：「夜半空中擊毒鼓，嚇得須彌顛倒舞。天王惡發趁崑崙，喝出扶桑一輪古。正與麼時，和尚如何舉唱？」師云：「不合向汝道。」進云：「一音清汎生潮舌，萬籟傾聞正眼開。如何是正眼？」師云：「石女天明斜戴帽。」進云：「恁麼則無舌堪能語，談玄不假音。」師云：「滿座未聞聲。」僧作禮，云：「謝師答話。」適二居士出禮拜，依位立，師云：「好個消息，秖恐不識。」卓拄杖，下座。

黃溪守防府王虎山居士并史雲山居士同嗣君調、君燦薦亡，請上堂。師云：「金剛透匣，那吒失威。截斷玄微，不容毫髮。總連城之壁，難以定其底價；似照乘之珠，奚能並其光華？是以藏身處沒蹤跡，龜毛拂子擊龍鼉；沒蹤跡處莫藏身，兔角杖頭挑日月。諸仁者！向個裏會得，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如或不能薦取，秖得向第二門頭潑杓惡水去也。」擊拂，云：「聞麼？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一歷諸人耳根，永為道種，無價寶珠，迥然突露。但他日在不萌枝上芬芳吐秀時，不得作個般去就。何故虧？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蓋因防府王虎山居士為薦室人張氏、史雲山居士以及嗣公為薦亡弟芳山史君，假此威神欲超無漏。」乃召眾，云：「若作有薦，又是畫蛇添足；若謂不受薦，即今如何結案？畢竟作麼即得？要汝一舉兩得，剖出當下分明。」以拂畫



相，云：「咦！無漏國中不住足，一毫端上展全機。」僧問云：「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且道：今日受薦佛子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無毛鷂子過新羅。」進云：「突出虛空眼，靈光射碧溪。還假接引否？」師云：「此猶是階下漢，試別轉一路看。」僧即進前云：「恁麼則撲盡三千及大千。」師云：「費力不少。」僧歸位。振綱居士問云：「適纔和尚道無價寶珠，請為指出看。」師豎拂云：「不值半文錢，拈來觸鼻孔。」進云：「恁麼則學人放光動地去也。」師云：「你向何處放光？」士作禮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師打云：「猶是假雞鳴。」即下座。

薛德勝善人同嗣耀雲設供，請上堂。師云：「直心真實，菩提道場，現成個事，不假思量。要會便會，不須搜索；若還不會，自己多錯。是以，目前萬法、明暗色空，乃至山河大地、風動雲起、春生夏長、時節遷移，總向汝諸人六根門頭覿體敷揚。但汝自迷本心，倒生錯亂。自悟本心，何事不辨？所以，智人斷心、愚人斷境。若能悟心，萬象一體；若也斷境，狂妄競生。只要汝自肯息心，故乃三界大師不吝慈悲，頭頭說法。若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若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若以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汝等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恐他日諸緣報謝則措手不及，自甘撞入昏醉之鄉。果能將無始業緣一劍截斷，信知山僧時時上堂、刻刻說法，何更有僧、俗二門，法、非法也？」豎拂，云：「觸開無盡藏，拈出大家看。」時維那出，問云：「請問和尚：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和尚向何處度生？」師打，云：「向這裏度生。」進云：「如此則度生已畢。」師連打，云：「汝還知落在甚處？」那禮拜起，呈具。師云：「亂做作麼？」師復云：「今蓋因德勝善人深究此道，為求透生死一著，特同嗣耀雲乞報薦先親。」乃召云：「汝若向一念不生已前認得面目，只汝多生父母頓超劫外，世、出世間孝道普為圓成。不煩久立。」下座。

德普善人設供薦親，請上堂。師云：「句超象外，韻別宮商，高山流水尚乃罕遇知音，撥動獅絃，群機安不塞耳？是以智者超方，愚人錯亂。從上先德闡揚個事，離語言、絕意識，要汝等外息諸緣。外息諸緣則內心無喘，心如墻壁方可入道。」即拈起拂，云：「會麼？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眼底生塵，急宜照顧。驚看時光如箭急，虛生浪死一場悲。爾等過患不在別人誤汝，秖為汝刻刻在六根門頭播弄業識，口說魔話、心行魔事，秖知檢點他人好惡長短，不識自己本命元辰，將來眼光一散，向鐵圍山裏扯拽不開，噬臍何及？且道：這裏還堪救麼？」乃振威一喝，云：「眾兄弟！這一喝不具殺、不具活，亦非主、亦非賓，解交得來則事事皆圓，冰河吐焰，鬨然產出靈苗，終不抱贓叫屈，誠云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即能變生作熟、點鐵成金。豈不慶幸？以至今辰德普善人報本一著，總教不隔毫釐，坐斷塵剎去也。還證得麼？」卓拄杖，云：「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便下座。

黃家溪史雲山居士同嗣君調、君燦薦親，請上堂。師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鋒前驗取，頓超調御，生佛不立，坐斷十方。」拈拄杖，云：「大眾！莫被他塞卻眼根，須是別行條令。靈槎不遇乘風便，焉得漁翁撞玉關？拄杖子今日具莫大威神，將剎塵國土諸佛一時逼勒出廣長舌相，演不思議法，令恒河沙眾生咸知本

有，證不思議境。雲山居士同嗣公君調、君燦為報先嚴，不意中拾得一個信種供養山僧并現前大眾，山僧亦不敢囊藏，點出古佛心，直教個個具足，得大自在。然汝敬村史君并外父韋公等，盡向山僧拄杖子頭上放光動地，拍手呵呵，露柱共為證明，山河大地悉霑利樂。秖如酬恩普度一句作麼生道？咦！水晶簾裏垂甘露，明月堂前燦帝珠。」孤闍黎問：「黃葉無風自落，凍雲不雨常陰，時節饒他遷變，一真迥突諸緣。如何是一真迥突底句？」師云：「觸破毫頭。」進云：「今辰文鉉居士請和尚說法薦親，未審還來受薦麼？」師云：「一著機先，不容合伴。」孤作禮云：「石虎啣風吼，泥牛帶月鳴。」師云：「闍黎別道看。」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珍重。」歸位，師笑曰：「好個無尾大蟲。」僧問：「昔日普賢大願，請佛住世廣修供養。目今史居士請和尚說法，是同？是別？」師云：「另有同別，更道將來。」進云：「即今普賢在何處示現？」師便棒。僧一喝，師又打，云：「再一喝看。」僧作禮云：「遠在天邊，近在目前。」師云：「閒言語。」僧問：「來如石火，去如電光。不去不來，意旨如何？」師震聲一喝。進云：「棒頭指出無生界，一輪紅日恁東西。」師云：「汝知落處麼？」進云：「萬古碧潭雲影盡，今朝重振舊家風。」師云：「只恐不是同流。」僧歸位，師下座。

徽州陳聖先居士酬恩修懺，請上堂。

師豎拂，云：「個事須遇過量人始得，奮獅子全威，驚群哮吼，若神鋒出匣，立斬妖邪，聖凡路絕，知見情亡，似法藥離瓶，救膏肓於當下，驅耕奪食，變生作熟，將大地群生、蜎飛蠕動，從頂至足針拶一上，覿面回光，咸知本有。復向蟭螟眼裏建大法幢，與千佛萬佛握手交參，出廣長舌，演大法義，窮劫至劫，終莫能盡。忽有個漢道：『這長老恁般話會，即今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同途異轍，爭奈目前何？』山僧祇得低頭合掌，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即今聖先陳君久懷道味，但於塵緣汩沒，特入喻指，歸依山僧之門，法名德省，復大作佛事，懇逼山僧說幾句無生話，欲酬天地覆載，父母劬勞，莫大深恩，併懺諸業。若欲酬報，須顧名思義。『省』之一字，從上聖賢無不從此中透出。若欲懺罪，且道：罪性畢竟在甚麼處？」舉：「三祖燦大師以處士身來謁二祖，言：『弟子身纏風恙，乞師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燦師良久，進云：『覓罪了不可得。』祖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後即印可。」師云：「此是千古懺罪的樣子，汝能徹其源，即古、即今，同一三昧、同一受用，何等現成？不會，聽取一偈：翻身踏碎須彌盧，側手直掬香水海，驀然坐斷一毫頭，剎剎塵塵事無礙。」下座。

秀水文學蛟門李居士，為室人于氏 德璿，請對靈小參。
「三生石上，扣角精魂未招。鶖子臨機，月上女身孰轉？一靈皮袋，髑髏未識眼初明；皮袋一靈，功盡還歸于祖父。于氏 德璿淑人，幼長深閨，能執婦道，以班曹作師傅、以梁孟振家聲，又知世數無常，預歸三寶，至期順時化去，若出籠銀鶴直沖霄漢，絕不羈縻，可謂女中之人傑也。大眾！彼既能如是，又何必山僧重為指點？」以如意一擊，云：「精金若不重經礦，真偽誰能識得渠？」

櫻寧靜禪師語錄卷之三

眠牛山舜庵結制

侍者德琦記錄

小參(時崇禎甲申冬)

「聚不成團，捏不成碎，布鼓當軒，擊者善會。明歷歷掌上靈機，活潑潑獅兒作隊，于中早下一針錐，懸崖返擲超群類。急加鞭，莫後退。」以拄杖畫[○@、]相，云：「會麼？投明那許夜深行，勿犯功勳始尊貴。」即下座。

小參。

「臺前石壘斑生面，庭下花殘葉滿籬，陣陣霜風侵入骨，衲僧冷煖應須知。眾兄弟！壁立萬仞時、懸崖撒手時、撞破虛空時，是個甚麼消息？」振威一喝，云：「錯不錯，休摸索，猛虎頷下解金鈴，推落須彌顛倒縛，盲龜跛鱉作同參，笑殺峰前老彌勒。誠與麼地，方能轉天關、迴地軸，挑剔愚蒙，變生作熟，不辜現前種種恩，一時盡與報畢。到這裏，猶未許汝是家珍。如何是出格漢？」復喝，云：「丈夫氣宇如王，斷不從茲住足。」僧問云：「投明那許夜深行，弗犯功勳始尊貴。請問吾師：如何是不犯功勳的的意？」師云：「枯木龍吟休著耳。」進云：「纖塵脫落全身現，萬里山河絕倚依。」師云：「正好未夢見在。」僧以坐具作○相呈，云：「這個即得麼？」師云：「切忌投入。」僧作禮，云：「恁麼則千峰齊瞠目，萬派盡朝宗。」師云：「淹殺閻黎。」下座。

小參。

師云：「也大奇！也大奇！石女痛流淚，滴下湧成溪，沒頭俱浸殺，佛祖墮雙眉。直逼得文殊獅子、普賢白象爭鬥一上，撞破虛空半角，打倒帝釋座，八寶床擊碎了也，撲下地來，頓令乾坤失色、日月無光。露柱子忍俊不禁，點首聊通一線，湧出大光明藏。眾兄弟！還有證據者麼？如無，山僧不合自成鈍置。」以拄杖架肩，云：「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便下座。

彌陀誕日，弘徹禪人請小參。

師云：「沒弦琴操出宮商別韻，無孔笛吹來格外玄機。崖前石吼，古木花飛，千歲老兒起舞，萬年童子相隨。」豎拂，云：「見麼？彌陀在蟭螟眼裏轉大法輪，諸佛在一毫頭上共相慶讚。既云無量壽，為甚又加慶讚二字？」即鼓掌，云：「錦上不妨重著彩，受恩深處報恩深。茲為弘徹禪人昔者棄捨塵緣，今日傾心究道，未出門

時山僧蚤已道破，秖向汝說個因真、果真。汝今奮發在般若堂中，信知一毫頭事，自謂總不相欺。既以如是，正好向萬人足底行密藏厚蓄，操至秋深果熟，將後千聖不奈你何。何故聱？了得個中無我我，始堪接取上頭機。」僧問：「了得個中無我我即不問，請師接取上頭機。」師便打。進云：「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和尚即今如何為人？」師連打，云：「我向你道甚麼來？」僧作禮起，拂具，云：「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一喝，歸位。師云：「也是野狐鳴。」下座。

性樂姚居士六秩，請小參。

師云：「木鐘擊碎塵沙夢，驚起泥牛側耳聽，賴有盲龜掣金鎖，堂堂卸卻往來行，拶出聖凡情盡撇，始契無生無不生。山僧自不著便，被性樂居士懇致多方，為母難日乞與現前大眾結甚深法緣，因齋慶讚，今日也是客聽主裁。」乃拈拄杖，云：「看看，此乃是煆聖煉凡、烹佛烹祖的對手。姚居士！汝能薦得棒頭一著，了知正法眼無古亦無今，故一切法、一切方便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若也不會，急向未出母胎時識得面目，則此甚深法寶頃然而得。如是慶讚，豈有限量哉？畢竟應時一句作麼生道？」拍案，云：「庚庚喜雨露，甲甲要晴明。」僧問：「南山點首，東海揚眉，和尚還許甚麼人證入？」師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進云：「諸聖到來無卓地，惟有阿逸笑酣酣，未審笑個甚麼？」師云：「笑你扯來拽去。」進云：「還假接引否？」師云：「猶嫌少那。」進云：「如是則風梳翠竹和煙去，露滴喬松帶月歸。」師云：「也須知剡溪水逆流始得。」僧歸眾，師下座。

解制，小參。

師云：「劍鋒匝處膽生寒，形影參差即不堪，我不是渠渠是我，梅開雪夜吐真源。往時向深深海底行，把斷諸人咽喉，不容出氣。今日向高高峰頂立，斬纜開船，放汝腳下一線，任爾卷舒。然雖如是，于中須識有交參句子。如何是交參句？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還識麼？雞犀枕子鬥雞鳴，啐啄同時急下睛，把住放行渾不借，掣開金鎖絕途程。」搖拂，云：「啞！啞！啞！吽！吽！吽！若有過關者，試出相見看。」僧問云：「把住放行即不問，掀翻窠臼事如何？」師云：「無底籃子須好提。」進云：「千歲老兒起舞，萬年童子相隨。是甚麼人境界？」師云：「倒騎驢子笑蒼天。」僧作禮，云：「恁麼則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也。」師云：「鉤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又僧問云：「遙望鄉關憶故人，隴頭先寄一枝春。即今解制一句，請師指出。」師云：「故鄉田地休耕種。」進云：「一拳敲出山河眼，未審于中作麼看？」師云：「妄語漢！山河眼在甚麼

處？」僧作禮，云：「不敢辜負和尚。」師云：「也是大蟲看水磨。」僧歸眾，師下座。

小參(時崇禎癸未冬，請師在普門作座元)。

師云：「夜半泥牛吼太虛，輕翻皓月照寒溪，奮然舞足窺無罅，試問禪流知不知？急著眼，莫停思，大道不從心外覓，當機失卻悔時遲。諸昆仲！進堂三七，那事如何？不解轉身，過在甚處？此無他，蓋緣生處不得熟，熟處不得生。嗟嗟唐喪光陰，何故甘為自昧。若自個漢，纔聞提處，便乃單刀直入，奮身不顧，向萬仞崖前拼命一拶，直逼至水盡山窮，驀然跌斷繩頭，冷地一看，堪笑三藏十二部是甚麼拭瘡疣故紙？乃至天下老和尚談心說性是甚麼夢話？阿呵呵！正好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灑灑落落，做一個無為無事散人，亦不負汝一番初志。饒伊如是，正好喫痛棒有分。何故？不見道：長安雖好，不是久居。畢竟作麼生處分？」卓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坐太平。」下座。

示眾

師過黃溪，程信甫居士薦親，請示眾。

師云：「擊碎須彌山，吸盡四海水，饒伊恁麼來，猶在程途裏。是以，通天作略，尚涉機微；金鎖玄路，反祧骯髒。要知此道非心意識所關，頓絕理事階級，觸則喪、擬則犯，出格人始明出格事。」豎拂，召信甫居士，云：「此乃格外拈提處，爾若會得，非惟報本一著，至汝本命元辰盡在裏許，得大受用，頓超塵劫。」復振威一喝，云：「通天豁地絕幽沉，亙古亙今無變易，當陽迥出照無私，萬里晴空轟霹靂。」卓拄杖，下座。

護國古風和尚至南巖訪師，率眾請示眾。

師卓拄杖，云：「這條拄杖，潑天伎倆，吐霧興雲，翻波作浪。或時占盡了大千沙界，不容生佛安名，捏聚虛空眨眼；或時收攝在蝦螟眼裏，還嫌土壙人稀，拍手大驚小嚷。今日不料被古風法兄越山過嶺一把扭住，逼勒山僧要與大眾決斷一上。然向上一著，昨日古風和尚高升曲彔木床，判斷已竟，復要南巖露揚家醜，轉見不堪。既是同氣連枝，鼻孔決無兩樣，但賓主歷然一句，汝諸仁者作麼定奪？」乃一喝，云：「金鳳不棲無影樹，烏雞低唱五更前。」僧問：「二聖同登古殿，山河鼓掌虛空。正與麼時，吾師如何舉唱？」師打，云：「千聖絕知音。」進云：「怎奈目前何？」師云：「你眼在那裏？」進云：「和尚許學人旁通一線麼？」師云：「還要討甚麼乾屎橛？」僧點首，云：「謝和尚慈悲。」便作禮。師云：「也是死水蝦蟆。」下座。

古山浮佛庵為密行禪人封關，請示眾(時庵中啟華嚴期)。
師云：「放出吞天鐵鷂，嚇得須彌[跳-兆+孛]跳，又逢拄杖無端，打破毘盧玄奧。露柱兩眼睜睜，直入孤峰喊叫，冷視罕遇其人，別轉一番腔調。今朝拈出些須，也要驚蛇打草。到這裏，直饒撞著嚼鐵咬釘的漢子，正好無你下手處、無你瞠眼處、無你棲泊處。果是頂門具眼者，始能透此一關，則知今日一會底消息；知得一會底消息，則知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底消息；知得祖祖相傳底消息，則知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底消息；知得儼然未散底消息，則知華嚴會裏演大法音、敷大法義，全在拂子頭上展舒，非古今、絕去來，以至千丈盧舍那身，向諸人毫竅裏放出大光明藏。若也迷卻本分生涯，正好有眼如盲、有耳如聾，當機錯過，甚為憐愍。所以道：踏翻玄奧，舉處知歸，正令全提，難瞞作者。茲因古山密行禪人久歷諸方，幾經法戰，其奈不得扳轡入手，返擲懸崖，是以篤志掩關，虔請山僧舉揚個事，一則為人天結般若緣及己躬大事。汝要透此一關，但不得有工用、不得無工用，不得有心求、不得無心求，到此自有轉身消息。」師驀豎拂，高召云：「急著鞭兮緊著弓，橫跨鐵馬絕羅籠，翻身射透牛皮鼓，咫尺丹書下九重。到這裏傳甚麼消息即得？」以拂擊案，云：「箚。」僧問：「盧舍那身即不問，玄關一事請師宣。」師云：「須向意外知消息。」進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即不問，如何是關？」師云：「逼塞虛空。」進云：「如何是關中主？」師云：「覿面不容參。」進云：「秖如逼塞虛空，十方坐斷，還許學人相見麼？」師振聲一喝，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僧作禮，歸眾。僧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請問吾師意旨如何？」師云：「聾人鼓掌和全音。」進云：「今日密行禪師掩關古山事作麼生？」師云：「也要大家知。」進云：「一等是個時節，未審如何化導？」師云：「橫端曲木。」僧作禮，云：「恁麼則佛佛道同同致道，心心真契契真宗去也。」師曰：「弄泥團漢未夢見在。」下座。
師過晉溪，內行、實行、復禮諸上座請示眾。
師云：「山鬱鬱，水潺潺，好個維摩不二關，兩岸桃花開正眼，樵歌牧唱，指歸南山。儂出天台入剡水，不意中揀得個破木杓收來，欲向深山與他過活，無端撞著諸公，苦逼要拈出與現前賞鑒。雖然不敢隱埋，但恐拈出時諸公又討一場熱亂。」即拈起拄杖，云：「看則瞎卻你眼，動則喪卻你膽，恁般不近人情，揀點要他何用？然玄沙三種病人，此個慣為痛下針錐，拶得盡大地無一芥子許放過，諸公還可出來較量他麼？」適有一僧纔出，師便驀頭一棒，云：「虎來也。」僧遑然失顧，師云：「擬謂出角虎，原來是毛

蟲。」復按拄杖，云：「橫按青藜烹佛祖，當臺寶鏡豈容私？」下座。
結制，施敬泉居士請示眾。
師云：「結中結，萬仞峰頭獨足立，兀然拶碎死生關，拈來不費纖毫力。英傑者，向這裏不假研磨，超越古今，豈肯尋枝摘葉？若然不薦，山僧此處有三關，汝等一一須透過，方無過患。覿面來時切莫覷，轉身不來莫猶豫，嚼破疑團切莫住。到這裏，更要勇猛直前，人法勦盡，正好向紅爐中深經煆煉。不見道：大冶精金無雜色，獅王行處絕餘跡。」下座。
示眾。
師云：「入火無煙，大熾燄裏靈苗產秀；和泥不染，沒陰陽地曇蕊芬芳。無舌人始解談玄，具眼者休成懵懂。」豎拂，云：「會麼？時時向冰稜上行、劍刃上走，正當恁麼時，撲地一聲，乃佛、乃祖瞞汝不得。山僧這裏秖許汝半提，全提未夢見在。何故？豈不聞：曹山和尚云：『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饒伊翻倒曹山，何處與伊相見？」良久，云：「苔生古殿冷，露滴禁門寒。」拈拄杖一時打散。
示眾。
師云：「迥出一輪光皎皎，夢斷幽關天未曉，深沉突出意前機，若是懞[怡-台+龍]便支遶。大眾！紫羅帳裏撒真珠，具眼者試出道看。」二僧競出，師云：「看這兩個，一得一失。」二僧齊下喝，師云：「也是抱贓叫屈漢。」一僧云：「和尚莫要壓良為賤。」師拈棒直打出法堂。復據座，云：「兩彩一賽，無在不在。若是知音，莫居門外。落花流出競魚蝦，揀點不來休捏怪。」卓拄杖，下座。
解制，示眾。
師云：「把關容易放關難，打破關頭事轉長。枯木崖前多錯路，透明公驗始教還。尋常以扭轉鼻孔為結、以踏翻窠臼為解，此中解結頗與諸方不同，結時諸佛不能窺、解時含靈普共識，直饒透得兩重關，猶未知山僧行履處。如何是山僧的行履？有時塞卻諸人眼睛、有時在汝諸人足底，不動步而遍現塵剎、不舉目而普示十方，峭巍巍輝天鑑地、孤迥迥絕斷遮攔，佛見、法見盡捐，到此始名瞥地告報。現前大眾俱化龍也未？如無，木上座道破去也。咦！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漫戽夜塘水。」下座。
示眾(師偶過禪堂，見諸禪人在堂，私論某處教人做工夫，立等悟道；又某處不廉纖，進一層，又一層；又某處次第紛紛，言之不一。師即自鳴鼓陞座。)
師云：「道貴真參實悟，決志豈有兩路？莫效近日癡禪廣貿諸般雜貨。山僧這裏也無一橛兩橛、也不分門別戶，秖要汝腳跟下清楚，

亦不貴你多知、亦不貴你口利、亦不貴你久參、亦不貴你疊悟。尋常向汝道：『離心意識參。』既離卻心意識，則通身機智死盡，不容毫髮當於其前，如大火聚、如金剛劍，觸之則喪汝命根、擬之則落七落八，直得絕後再甦是。然欺君不得，如洞山過水、如香嚴擊竹、如長慶捲簾、如高峰墮枕，則一得永得，決無退失。所以古人道：『悟即甚難，迷即不易。』豈同近日禪如開雜貨舖一般？禪在幾日即悟、公案幾日即透，進一層又一層、走一步又一步，到這一步喚作甚麼樣境界？更到甚麼樣地位方稱悟道？弄得些閒神野鬼打發不開，惡氣流習牢不可拔。山僧從來一味杜田頭，亦不知其法之大小、見之多橛，并不知某宗高、某宗低，然從上參學人單擇法眼為急務。或見某大老與人解得粘、去得縛，直截痛快，便放下親炙；或某處慈悲為眾時不放過，出一言千古作則，特往奔投；或某處不容躲閃，搜盡閨閤中物，直趨侍參。如是上下以道德為本，喚作本色道人、喚作抱道衲子，尚三二十年不改舊家風，深棲巖竇，終老不求人知。設有一二禪者往參，即指他處，猶且頭角深藏，如龍山燒庵避影。安同近日緇流，秖要一入門，便求悟道、便求印證、便要做人，弄得尖知巧識，語路好看，三五成行鬥百草相似，為弘揚法化、為當家種草。呸！恐初祖航海而來，豈肯要汝如此見識、如此心行、如此履踐、如此授受法道，安不墜地？近來專務口角，力較勝負，聞有一人出世即冷笑鄙視，聞有一言半句即遏捺排斥，要如雪峰聞趙州答個古澗寒泉句，是此不答話者，定喚作露出醜狀，自不唧溜也。真正一代不如一代，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眾兄弟！山僧今日不顧造口業，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但願親歷自心放得下、自心信得及，直到超佛越祖地位，還須一人處也到、無人處休到，看其諸家作用，不敢自忽，誠謂內不欺己、外不欺人。豈比今之道眼未明，擅議論那一宗直截、那一宗廉纖？如盲人摸象，不辨其端倪。然學無如，猶愍其見識陋窄，尚可置而勿論，寧有出人頭地？唱道之師口如噴焰，秖管抬捺說得出，便是將正法眼藏如廁塗堊墁，捏上許多鬼怪，平地坑陷殺人，邪風轉熾，千古難為拔救。人我山愈高，親疏愈盛，吾不知五宗之源是誰家兒孫也。古聖先賢若具如是知見，正好無傳，今日掃地而盡。然古德說法，隨機非立意，要自成一家，惟重在度人為本，分揀別邪正。故洞山上堂云：『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即下座。看他作用，弘通妙協，敲唱雙行，明暗不立，玄路驅除。故曰：『剪諸見之稠林，絕異端之穿鑿。』若毫忽法執不盡，總之曰食不消，終是不貴。絕三種滲漏，立三種異墮，堂堂為千古宗匠，諸方咸推尊之曰曹洞宗，承他宗旨者是。然超出常流，不墮諸見，小知淺識者，管教望崖而退，安能瞎指其堂奧中事乎？如臨濟上堂，云：

『一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又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其家作用，如青天轟霹靂，不容擬議，單刀直入，賞也一棒、罰也一棒，若是獅子兒，難瞞其毫忽，光明正大，法振今日。然不以死煞法分劃玄要，判斷如爻辭也。堪笑近今之學人，效其一掌一喝，弄作戲具相似。然盡大地人，亦會掌、亦會喝，俱喚作直截禪，得麼？苦哉！慣習毒風為本分事，如是忍心行之，甘入無間深坑，胡不恐懼？且如諸方宗匠，剪闢邪塗，令人不入岐路，各立宗旨。然五宗之內，安有小法大法、旁正之分歟？如溈仰圓相、雲門顧鑒、法眼六義，種種作用，門庭施設，蓋乎師承有據，豈以見之大小、用之淺深為優劣也？其直指全提，如當臺寶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不致參學人瞎撞盲猜，別真偽、識輕重，安有參學者在洞下而不知濟上、在濟下而不知洞上也？總喚他做門外漢。若識法者，安不懼焉？又願爾等切莫去參五味禪，只求多知多解、博覽廣識，總喚雜毒入心。若一口氣不來，阿呀呀！真個苦也。向日功夫竟不知做在何處，涅槃堂裏禪未夢見在。若不走入驢胎，便撞馬腹。謹記，謹記！正謂衲衣之下失卻人身，再不能復。然末法做功夫中禪病最多，邇來聰敏者恐有毫忽知見，便就困住為是，山僧今日一一剖出，使上士不蹈其坑塹。近有一等魔徒言：『參禪一著就是滯貨，何必要去做死功夫？』問他：『如何是道？』他便一掌一喝，打得撒溜、喝得響亮，便謂之硬幫、謂之了當。屈！屈！將許多好人便認定一掌一喝上卜度。死！死！教他直下便是，擬議即不是也。若恁般喚作直截禪，不如十市街頭屠戶。他一刀直進，不容擬議，安有是哉？蒼天！蒼天！可謂痛哭流涕者，此學人最初之癡禪病也。又一等發忿參話頭，或經三七、或經半載，決意要悟，忽然逼得身心暫寂，如入清涼地一般，他便起身拍手云：『我悟也。』即去學機鋒、弄轉語，逢人便鬥，如瘋狗相似，一朝境界打不過去，連前氣息俱無，此喚作輕安禪病。又一等或苦志數年，疑情不散，拶得前後難進，死不放手，忽然話頭脫落，淨裸裸地，他就欣然謂大徹也。又云：『識得一，萬事畢。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更不別進，自謂大休大歇處，便求印證，也會頌古、也會著語，逢人瞎教人，到此處便是久久弄得習氣發現，依舊是個俗漢，此喚做認識神的禪病。又一等在蒲團下十數年，也無話頭、也無疑情，孤迥迥一塵不染，或枯坐一七、二七，不須放參，或又能坐脫亦不關其世緣一毫，如有氣死人一般，學人見之嘖嘖稱奇。噫！豈不聞九峰侍者為甚不肯首座？香煙起處，座即脫去。九峰撫其背云：『坐脫立亡即不無，怎奈未夢見先師意在？』又如曹山陞座，因紙衣道者參，山云：『汝是紙衣道者否？』者曰：『是。』山曰：『如何是你紙衣下

事？』者曰：『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如。』山又問云：『如何是你紙衣下用？』者立化去。山云：『汝秖解恁麼去，不解與麼來。』者復開目問云：『一靈真性不假胞胎事如何？』山云：『未是妙者。』者曰：『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者復珍重化去。你看！此乃古人為渠拔楔抽釘的手眼，前也化、後也化，為甚有是、不是處？諸上座試定奪看。如不透過，切須仔細。故云：『枯木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轉淆訛。』此喚做死水裏禪、枯木禪，最難治也。何況近日魔鬼教人禪不須參、道不須悟，直下便是乎？真曰：『魔蟲見之，打死他十萬八千，無一點罪過。』爾等若能將前數種惡病不犯打，屏得潔潔白白，或胸次有一知半解亦去淨盡，亦不要你禪定多知多能，惟求你一真究竟，亦不許求速悟、亦不許你枯坐、亦不許鑽研、亦不許久墮，但要你決新鮮意氣，不踏邪風，參一句無意味語，雄糾糾單刀直入，佛也殺、魔也殺，得失也殺、有無也殺、禪道也殺，直拶至盡，大地做一把利刃，無一法敢當于其前，再奮勇左挨右拶，驀然磕著，囚地一聲，撲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將一切佛見、法見勦得盡淨無餘，方曰從緣薦得，永無退失，真謂死中發活。久久出頭來，哮吼一聲，百獸悉皆腦裂、狐狼盡以消魂，亦無小大之法、亦無兩橛之禪，亦不知有梯子禪上一步又一步、亦不知有筍籜禪剝一層又一層，不得已被龍天推出，匡扶法化度諸有情，此為佛子真報佛恩。山僧本無甚長處，但以本分草料接人，毫忽不自欺，亦不別起一番尖新見識，簧鼓後學。前來諸病，山僧自曾歷過，大似神農皇嘗百草相似，味味俱嘗。恐後無知，一口嚼著，不識好歹，喪卻汝萬劫千生慧性，無有起日，今日不得不為君說破，各自努力。如不甘者，一任檢點去。」卓拄杖，云：「鋸解稱錘休摸索，裂碎空王殿一角。海底泥牛絕卻蹤，露柱當天豁雙目。獅子兒，步應速，懸崖返擲真英卓，驅盡狐狼野犴風，大道敢教多雜毒。」振威一喝，下座。

茶次，示眾

師住南巖安列職茶次，示眾(系宣律師道場)。
師云：「怪山古石，卓宣老之遺風；乳穴龍泉，滴獅王之正脈。化道雖不擇方，也要地靈人傑，是以寶壽生薑至今尚辣，溈山舊案此日猶香。作事總在個人，小大豈宜自忽？山僧本意秖要效懶贊之遺風，煨黃獨過時，無端撞著一隊生鐵鑄的漢，左捺右掇，逼來此地，雖則古聖道場，目之悉皆心惻，然非人不委。眾兄弟！爾等個個如獅子王相似，力扶已墜之風，山僧安敢自逸？若有一二退屈，則先以道破，莫謂有負眾等。」驀拈茶鐘，高召云：「吸著趙州滋

味透，自然終始不差移。」僧問：「有一人一肩擔荷，不費纖毫氣力；有一人陸沉遠視，拶得白汗淋淋。和尚還揀點得出麼？」師劈頭一棒，云：「南巖門下總用不著。」進云：「如何是奉重和尚的人？」師云：「秖要他不違背。」僧作禮，云：「參叩諸方，到此始知曹洞作略。」師笑云：「汝草鞋錢尚無落處在。」

四月八日護國秉拂茶話(時丙戌年，師為羯磨)。

「紫霞峰頂，枯木忽作龍吟；寶珠池畔，魚蝦悉皆吐眼。萬木森嚴，巉巖肅聽。諸昆仲！變地精金，應無雜色。侍獅子座，氣合超群。既爾法，何用更添枝蔓？靜上座無奈被堂頭老漢逼出一番漏逼，也是憐兒不覺醜，秖得應個時節。」拈拄杖，召眾，云：「在這裏不觸不背，奉重得來，則知釋迦老子降生意至，我父子一門敲唱雙行意。即今新戒者，若踏得這個源頭，則戒光非口所宣、非因所證，始許汝圓滿具足，通身受用。」即展兩手，云：「不是同流添一笑，知音堪與唱巴歌。」僧問：「臥雲深處不朝天，吾師獨據那一位？」師云：「汝敢較量麼？」進云：「兒孫得力，為甚室內不知？」師云：「始堪奉重。」進云：「恁麼則個中雙鎖金針去，寶印重重錦縫開。」師云：「寧可截舌，莫犯國諱。」

道源上座設茶，請示眾。

師呈拄杖，云：「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座中非作手，切莫眼生花。嚼碎雲門餅，新烹趙老茶，若也知音休塞耳，不須眼裏撒泥沙。奈吾同參友人逼屈山僧播弄醜拙，然住山以來別無條令，秖有一劍能殺、能活，盡大地人欲拈拈不得、要覷覷不及，貴乎就中打出鋒鋩不犯，始堪共室同堂。豈不聞：明招和尚云：『獅子教兒迷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卻真。』大眾！會麼？」擲杖，云：「長嘯一聲霄漢裂，指歸鐵鋸舞三台。」

大隱掩關茶次，示眾。

師云：「山僧無福住叢林，秖可灰頭過一生，更要山僧話個事，了無一法與君論。諸仁者！目前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萬法宛然，不須遠覓。但於中有一事與諸人不同，若揀點得出，則法法圓通；如或不然，山僧秖得劃斷腳跟，不與諸人共行一路去也。何故如是？」攜拄杖起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除夕茶次，示眾(時師主羅漢)。

僧禮拜起，云：「弟子初入此門，乞和尚慈悲，廣示方便。」師云：「適來茶鐘為汝道了，汝還聞麼？」僧禮拜，復請，師乃云：「萬象森羅，一切妙門，總要過臘月三十日。」擎如意，云：「秖有這個，不須過關。眾兄弟！且道：這個何故便有如許自在、如許作略？總不必別處尋討，秖要汝自肯息心、自肯放下，如透網金

鱗，行也便能興雲吐霧、住也便能倒嶽傾湫，任運騰騰，隨緣無礙。」復舉如意，召眾，云：「秖如森羅萬象悉要過關，為甚這個不在裏許？眾中有透得者，不妨出來定奪。」看顧左右，無一人出位，師云：「到也好個消息，秖是無人證得，山僧索性下個註腳：夜深古鏡垂簾聽，玉殿深鳴拍掌歸。參！」

元旦，幸聞上座母難日，設茶請示眾。

師拈拄杖，云：「根蒂從來本現成，何須節外強安名？若然悟得生生旨，踏破東山水上行。如何是生生旨？我今正是渠，渠今不是我，兩個五百文，一貫便錯數。山僧與麼道，汝等還緇素得出麼？若能緇素得出，即明先天地無始、後天地無終，一任春來夏去，時節遷流，總與這個沒交涉，乃至幸上座未生、已生、當生總是個消息。雖然，且道：承誰恩力？」乃合掌，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僧問：「父母未生誰是我？已生之後我是誰？」師云：「覿面不相欺。」進云：「時節頓至，其理自彰。如何是自彰的意？」師云：「春風過上林。」進云：「如何是別傳底意？」師云：「切莫撞碎帝釋鼻孔。」僧作禮云：「謝師答話。」師云：「請茶。」便起身歸方丈。

因事茶次，示眾。

師云：「大道不徇私，正法豈容蔽？既秉佛祖規繩，刀戟林中無避。是以達道人歷大亂而不瀆、履至危而不岌，不操而自正、不為而自化，逍遙於物外、徬徨於無為，終不蹈群邪之鼓舞，作正事也。爾等投身輪王之屬，以法自究，正大光明，親履法地，使其天魔拱手、外道皈心，尊崇無比，豈甘同鄉廟之饗鬼爭爐奪獻，以負人我機阱中？總之，自處坳堂，量同杯水，胸次填荊棘之場，更添著破絮中行，轉相矛盾，何能透生死幽徑歟？萬祈真心實行，步步莫犯人苗稼，始曰六和。」遂以拄杖於地上劃一[〇@牛][〇@(〇/(〇*〇))]相，云：「高著眼看。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茶次，示眾。

師舉如意，云：「不是雲門扇子，亦非清平木杓，越出諸老門風，當機莫受羅絡。他有時向千峰萬峰之上，撥動流泉響石，滴穿了古佛面孔；或時入紅塵鬧市之下，撒手把秤提藍，收攝盡大藏葛藤。不料驀地裏被山僧一把捏住，和身放倒，拈來與大眾作個知音，秖是觸他不得、背他不得。若還透得兩關，方可與他同一受用。諸昆仲！有麼？有麼？」顧左右，良久，彈如意，云：「分明月在梅稍上，看到梅花蚤已遲。」僧問：「德山托缽與和尚舉如意底意，是同？是別？」師云：「尺乙五六凡工。」進云：「德山為甚被雪峰一語低頭歸方丈？」師云：「秖恐泥裏有刺。」進云：「添得巖頭

傍不甘，畢竟末後句有也無？」師隨聲便打，云：「你識他甚麼眉目？」僧作禮，起身拍掌，云：「勘破了也。」師以拄杖觸住，云：「你勘破他甚麼意旨？」僧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喝，云：「如何是他末後句底意？」僧云：「死屈，死屈，一條拄杖兩頭赤。」師拈棒直打出，云：「未夢見在。」師復歸座，云：「大眾！且道：此僧曾會末後句也無？爾等若揀點得出，許汝具半隻眼。雖然，還當送者僧一陌紙錢去。」即攜拄杖，高唱云：「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意沉沉。」竟，歸方丈。

(蘇州府吳江縣第二十三都，西黃溪鎮。
皈依弟子楊滔，法名德化，同室王氏 德潤。
弟子史文鉉，法名行璞。
弟子沈信，法名德定。共發心教刻
羅漢禪寺攖寧大和尚語錄一卷，專為流通法
寶。深祈慧性朗達，深契宗乘。再祈根
芳麟瑞、永沐慈光，同圓種智者。

姑蘇錢固葆書，朱時榮繡梓。)

攖寧靜禪師語錄卷之四

書記寂惺　編

侍者超級　錄

拈古頌古

西域東土三十四祖機緣(并序)

古今尊宿，五宗機語，拈提熟爛久矣。近代學人，填耳塞目，固不虛其請益。然某憶行腳時，每訊同學，溯菩提初祖而上，往往有不知其名者。況於機語，雖聯燈廣載，未免闕聞於所見。且今師家拈頌之外，或各系宗脈以貫授受，至六祖已上未有所聞。某是以不敢私其臆見，肆其提掇，特述諸祖參請得法處，為之露布。雖魚目不敢混於驪珠，遞識宗祖大綱，俾吾儕學佛者，頗得榮其心志也已。

始祖釋迦牟尼佛

舉：「世尊雪山六載，至二月七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云：『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師拈云：「老瞿曇一場熱鬧，大似九夏嚴霜，困頓窮山，眨眼眉毛，亂墜寥廓真風，萬機絕唱。後來眼底無人，屈將大地眾生命根團起捏倒，千古之下誰敢越他門閫？住！住！若是驅雷掣電手，爭肯全身受活埋？」

頌曰：

仰彌高，鑽彌堅，捏目生花更可憐，四十九年叨咀盡，剎竿頭上打鞦韆。撩風一撥，井底窺天。誰家屋內無星火？鑽木搜煙甚不便。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師初投佛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佛於眾中稱嘆第一。世尊一日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百萬人天悉皆罔措，唯師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

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於汝，毋令斷絕。」

師拈云：「世尊卓卓巍巍，不合攤奢賣富；尊者崚崚嶒嶒，何故和身便倒？把百萬人天口耳俱塞，暗裡風雷，大似一腔好鼓笛。奈何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頌曰：

撲碎珊瑚月一團，魚龍活困萬波寒。不驚電火晚來急，猶聽風雷掌上看。弄窮伎倆，父子顛頇。把將活計從空撒，博得蘆花釣幾竿。

二祖阿難尊者

師問迦葉尊者云：「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之外，別傳個甚麼？」尊者答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師即領旨，者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可笑尊者，同門出入，不應官路當人情。累渠全身入荒草，雨炙風吹，難伸其怨。個師辯若懸河，如水傳器，因甚腳跟尚不點地？呵呵！貪多嚼不碎，匾擔兩頭脫。」

頌曰：

同行勿同步，同處勿同室。屋裡販揚州，啞子鬥蟋蟀。咄咄咄，渾身似口也難言，遍體排牙說不出。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師同五百羅漢從空而降，因阿難尊者受雪山仙人請轉法輪，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師至，阿難知師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我教。」

師拈云：「尊者自經敗闕，秖宜倒捲旗鎗，更要誇張聲勢，撩空將飛天羅漢撲下地來，跌得肋斷骨折，苦屈煞人。個師忒甚郎當樣，被他粘住眉毛，直至如今開眼不得。」

頌曰：

水落石出，鳥鳴花開。蓬壺仙子，失卻瑤臺。杖頭點鐵神丹手，驀地相逢一土坏。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師十七時，投商那和修尊者出家，以為給侍。者問師曰：「汝年幾耶？」師云：「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師云：「師髮已白，謂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師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者知是法器，閱三載，遂為剃度秉具，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尊者老老大大，口不關風；黃頭小兒扭扭捏捏，牙如劍戟。雖則獅子窟中無異獸，揀點將來也是赤土塗牛奶。」

頌曰：

無力倚杖藜，舉止甚倉卒。總有僂陀婆，淨瓶喚木突。不諳索鹽索馬，那知是蛇是蝎？暮雨洗開百結花，兒郎一夜頭俱白。

五祖提多迦尊者

師投優波鞠多尊者求出家，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師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師答云：「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師拈云：「個師口闊四方，有根有蒂，未免通身墮在淤泥。尊者繼祖有在，何故杓卜聽虛聲？且緩緩，說得道理，好來皈佛法僧。」

頌曰：

相將匣內吼青蛇，纔出門時眼便花。東壁葫蘆開大口，西乾杖履印泥沙。入肩無路，去有生涯。堂堂徹底恁驕奢，漁燈透向蒼龍窟，怒叱蜻蜓打夜叉。

六祖彌遮迦尊者

師昔為大仙，聞提多迦尊者至，率眾瞻禮。啟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師云：「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卻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即度脫出家，命諸聖授具。其餘仙眾始生我慢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知時至，即以付之。

師拈云：「一向三三五五，今朝五五三三。幸然打破精魂皮袋，未免還有些爐灶氣。可不道符到奉行？」

頌曰：

洞裡壺天越樣幽，幾番風雨促更籌。瞥然倚杖化龍去，吞盡須彌百億洲。

七祖婆須蜜尊者

師未度時，在城闤闠間，手持酒器，遇彌遮迦尊者，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者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師曰：「識我手中物否？」者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師曰：「師識我否？」者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我當後示本因。」師說偈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陀，名字婆須蜜。」者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吾滅後三百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出為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應出家。」師置器出家，者後付以正法眼藏。

師拈云：「尊者雖則為法求人，不合逆來順受。阿師自負醉裡春風，何故胡餅裡討汁？雖然，事無一向。」

頌曰：

萬家煙火萬家愁，醉裡春光得幾酬。滿地落花香散後，回途已見萬峰浮。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師啟婆須密尊者，乃自稱名：「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師知義勝，心即欽服，即投出家，後付法眼。

師拈云：「個師特地撥草瞻風，幾遭點額。尊者死蛇活弄，熱眼模糊，把條貫索，橫穿卻個師鼻孔。咦！一回扶起一回跌，爛截虛空解不開。」

頌曰：

未展旗鎗，望風便倒。宛轉阿師，喫場懊惱。堂堂肘後靈符，不合沿途尋討。直今煙霧彌天，屎橛喚作輪寶。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行化至師國，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者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我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師聞偈已，便行七步。者曰：「此子昔曾值佛，慈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者尋授具戒付法。

師拈云：「尊者攢攢簇簇，高大門庭，不合撩風便撥，致使他父子一門聲響俱絕。個師腳跟尚未點地，便欲橫遍十方，固是母啐子啄，到底未經脫殼。」

頌曰：

夕陽無語困霜風，坐逼寒巖信未通。一遇郢人尋未已，隔籬黃葉自忽忽。晚峰潑面，古澗敲空。半枝梅老前溪月，不借圖山海岱功。

十祖脅尊者

師處胎六十載而生，長者送令尊者處出家者，與師受具，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自此精進忘疲，未嘗睡眠，脅不至席，遂號脅尊者。未幾，尊者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個師奇奇怪怪，久處母腹變作白髮嬰兒，纔出頭來，點點綴綴，轉盼天明不覺曉。尊者雖善截長補短，未免萬里崖州，固知家無滯貨不富。」

頌曰：

枯木生芽，不知雷震。揭出衣珠，童顏雪鬢。皮骨稜層，五天奮迅。萬古真風，千機一瞬。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脅尊者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師合掌前立，者問曰：「汝從何來？」師曰：「我心非往。」者曰：「汝何處住？」師曰：「我心非止。」者曰：「汝不定耶？」師曰：

「諸佛亦然。」者曰：「汝非諸佛。」師曰：「諸佛亦非。」師後受者法眼。

師拈云：「尊者老大忒郎當樣，不合隨地指東話西，個師來處自也不知，更為強生節目，總說得十成，要且無祖師意。」

頌曰：

放之則彌六合，我心非石；卷之則退藏於密，我心非席。陸地行舟，晴天霹靂。南海波斯人楚鄉，到今猶恨長途客。

十二祖馬鳴大士尊者

富那夜奢尊者至波羅國，師趨其會。者謂眾曰：「汝等識此來者否？即佛記聖人馬鳴，當紹吾法化。」於是師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者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師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者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師曰：「此是鋸義者。」曰：「彼是木義者。」問：「鋸義者何？」師曰：「與師平出。」師卻問：「木義者何？」者曰：「汝被我解。」師豁然省悟。

師拈云：「好一塊陳年爛枯樁，不因尊者快便，直至如今還鋸解不開。雖然，也是藕斷絲難斷。」

頌曰：

萬里風雲不隔程，綠楊煙鎖快流鶯。禁園夜落殘紅盡，尚有春痕沒兩楹。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師初為外道時，潛至馬鳴尊者座下，變一蟭螟。尊者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不能變動。者曰：「汝但皈依三寶，即得神通。」師遂復本形，作禮懺悔。者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師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者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師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者曰：「汝化性海得否？」師曰：「何為性海？吾未嘗知。」者即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師聞言悟入。

師拈云：「這個外道雖是奇特，當時欠了一籌，若把尊者置在蟭螟眼裡做了一隊，非唯尊者通身無路，亦不令刺腦入膠盆，尊者固擒得一員上將，到底做了外道父母。」

頌曰：

草莽生涯，頗甚古怪。不賓自王，那分疆界？臥榻應無齁睡人，始知正化頒鱗魴。向時巨海橫身，今始虛空窄隘。

十四祖龍樹尊者

師昔為樹王，蔭覆五百大龍，常為龍眾說法，故名龍樹。迦毘摩羅尊者至彼，師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師默念云：「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者曰：「汝雖心語，我以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師聞已悔謝，者即與度脫。

師拈云：「語是謗，默是誑，阿師更要冷地攀弓，反被尊者一箭射透皮骨，不敢聲張。總然脫得鱗甲，較量將來，猶有頭角在。」

頌曰：

沉沉巖穴瑣參寥，交錯枝柯悶野樵。寒月不教靈木因，碧梧誰許宿蟭螟？來機不赴，轉眼生苗。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時龍樹尊者為眾說法，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相。一切眾惟聞法音，不睹尊者相。師在座中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識？」師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者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師與一眾聞偈，頓悟無生。

師拈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尊者雖則善說法，要不合把個猢猻圈來換人眉目，卻被個多口阿師喝破，至令收拾不疊。咦！無限清光關不住，累他星火自來忙。」

頌曰：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蝦蟹魚龍，成群作隊。三千七百跛鱉擎頭，九十六個夜叉搗碓。忽經一陣暴雨旋風，吹破王老師袈裟七零八碎。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師居家時，園樹生耳如菌，唯長者與師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餘皆不得見。迦那提婆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者曰：「汝家曾昔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虛霑信施，故報為木菌。往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服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百年為大教主，今子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度，後付法眼。

師拈云：「蠱毒之鄉，水也莫嘗一滴。奈何！奈何！這比丘善吞不善吐，命根落在俗人手裡，不因尊者和根一拔，到今猶是個枯樹樁子。呵呵！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頌曰：

綠苔深繡蒼梧老，枝幹扶蘇結子多。澗水潺湲深不寐，爭如靜夜薩菩訶？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師系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子也。生而能言，嘗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欲出家，父王不許，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自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燭，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五窟焉，乃禪寂於中。羅睺羅多尊者行化至彼，見師安坐入定，者與眾伺之，經三七日，師方從定起。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師曰：「身心俱定。」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師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師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師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者曰：「此義不然。」師曰：「彼義非著。」者曰：「此義當墮。」師曰：「彼義不成。」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師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師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師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師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者以偈答曰：

「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師心意豁然，即求度脫。

師拈云：「尊者雖則為辨源頭，到底無翻江攪海手眼，轉向百尺寒潭中，將一條陳年爛索拽來扯去。若待其出定時，何不道：『汝恰會在鬼窟裡作活計。』劈頭一按，免費許多鹽醬。這師固是返躑得來，到底墮在白雲巖下，無人救得。」

頌曰：

一貯深潭冷劫初，白雲巖下誤逢渠。回途石馬嘶聲晚，嶺外寒梅共雪舒。無我我故，我無我餘。真風渡峽和山碎，留得千竿永夜梳。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師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沐浴，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圓鑑出，遇難提尊者，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師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者曰：「汝善機耳。」師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善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者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師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師父母聞茲語，即令出家者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即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鈴聲，者問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師拈云：「這個兒郎不知將誰家胡餅盜來塞人耳目，尊者不解見賊拿贓，反被誣人之罪。若待他拈出時，試問道：『古鏡不磨時如何？』且看作何去就。」

頌曰：

眉稜層層，舌鋒鍔鍔。鬼臉神頭，好場絡索。古鏡未磨兮冷氣侵人，鐸聲低唱兮固非有作。莫將他物自誇張，還了渠儂請高閣。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師誕於大月氏國，婆羅門子也。昔為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往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繼祖時至，即降生月氏。遇伽

耶舍多尊者至，即問：「是何徒眾？」者曰：「是佛弟子。」師聞佛號，心神竦然，即待閉戶。者良久扣其門，師曰：「此舍無人。」者曰：「答無者誰？」師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

師拈云：「尊者狹路相逢，阿師沒處躲避，堪笑頸上瓔珞未除，又被他一個東瓜印子印住。當時若問云：『答無者誰？』何不道：『我卻不識。』庶免引賊入戶。」

頌曰：

閉門著賊，開門受屈。瓔珞香雲，變做瓦礫。赤眼撞見火柴頭，露柱汪汪淚成血。咄！入室無人，祁毛禹狄。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至中天國。師謁者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之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不爽，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師聞誨示，頓釋所疑。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師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者為剃度，即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尊者與他說到三生六十劫，猶是夢裡說夢。何不向他道：『如從地倒，還從地起。』非惟令阿師當處脫卻臭布衫，免至渠紙衾麻纏。」

頌曰：

旅館蕭蕭絕四鄰，受恩深處便為親。從前知己卻成怨，何是當年徹骨貧？自烹自飲，自主自賓。冰壺月夜水如銀，若把虛空都嚼碎，一回相見一回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師初學道時，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尊者至羅閱城，闡揚頓教，將欲度師，先問彼眾曰：「此遍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

可？」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師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後即紹隆玄化。

師拈云：「尊者善為籌畫，將個師一隊小經紀并吞得沒半點殘羹剩汁，至今乾爆爆地。雖然，大唐國裡不知為甚還有許多尋香討臭鬼？」

頌曰：

貧恨一身多，富嫌千口少。門戶甚寥然，霜風吹月皎。蘆花夾岸賺人行，漏鼓催殘天未曉。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師系那提國常自在王次子也。婆修盤頭尊者行化至彼國，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者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為害，師生而象息，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同者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者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師出，師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為震動，群象顛什，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師力也。王大敬信，命師依尊者出家，即受具，付法眼。

師拈云：「個師好一喝，擬作踞地獅子，大好未夢見在。不見道：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當時若能喝得虛空粉碎，且看那提國人盡向何處安身立命？」

頌曰：

擬將踞地破機先，閃爍之中別一天。內紹固無勍力至，封疆早已墮司權。帝幢散彩，寶月初圓。玉鉤纔掛箭離絃，得有藕絲牽大象，謾褫祖禰陷蹄筌。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師月支國人，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即分身各為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為太子，今者千身，孰為正子哉？」

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睹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為聖子。至年二十三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眾相隨。摩拏羅尊者行化至西印土，彼國王問道感悟，傳位太子，出七日而證四果。者念師付法時至，欲至月支國，其王曰：「師應蹟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師曰：「汝教導鶴眾，道果將證，宜自知之。」師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睹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度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師俱嚮作禮，者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答之。者即辭王，與其具通眾凌虛趣師國。師與寶印王迎者至宮供養。異日，問者曰：「我有何緣而感鶴眾相隨？」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為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師告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者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

師拈云：「阿師纔離襁褓，便解眼光爍破四天下，直得泥神、灶神塞卻咽喉，無地藏竄。何令毛羽尚未脫盡？至使尊者說撩天價，把住繩頭。呵呵！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閒自損半年糧，不意三千年後遭人揀點。」

頌曰：

洞庭秋月，山市晴嵐。平沙落雁，遠浦歸帆。萬里天邊飛一鶴，別峰無地立玄談。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

師昔事婆羅門，後其師死，乃皈依鶴勒那尊者。初問曰：「我欲求道，當用何心？」者曰：「汝若求道，無所用心。」師曰：「既無用心，爭作佛事？」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聞是語，即頓入佛慧。時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亙其中。」者曰：「其兆云何？」師曰：「莫可知矣。」者曰：「我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師受法已，復乞示，未

曉將罹何難，者密示之。後師行化至罽賓國，付法嗣已，獨留本國，以償宿業。國中有外道二人，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為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毀釋教，秉劍至師前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即揮刃斷師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

師拈云：「個師無所用心，被尊者一椎擊碎髑髏。心識死盡後，恰又遇個作者君王劈頭一拶。阿師雖善其體，未善其用。若待王問：『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得否？』何不道：『盡大地是個鐵撅，大檀越擬向何處下手？』任教國主具三頭六臂，秖好倒退三千里，也免一場懨懶。嗟吁！千古之下猶是夜光按劍。」

頌曰：

一道神光印考槃，倚天長劍逼人寒。鋒鋩未展機如電，語脈纔施案已殘。堂堂千古師僧眼，贏得分身兩處看。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師子尊者行化至罽賓國，名聞遐邇。值長者送師至者前，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者睹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師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者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師出家者會諸聖，與授具，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

師拈云：「尊者自負神光燦爛，豈料個師未出母胎，早握玄珠？既知自己舊物，何故被人奪卻？返弄到頭白齒豁，猶是空拳誑小兒。看看！即今遍界唱導之師，總未脫他門戶在。」

頌曰：

海潮聲裡依稀，沙界堆頭流注。既非頷下神珠，何故兩手分付？撥波求水事應難，寥寥萬古真奇遇。全身擔負得來，應知利害去處。咄！如虎之缺，如馬之舝。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師系南印國王第二子也。婆舍斯多尊者化至師國，師之長兄國王德勝欲屈尊者，曰：「師子尊者已罹王難，何緣付法？」者

即以所付僧伽黎示王德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尊者，師往諫，因囚之。至是立出師，師遂求出家。者問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師曰：「我若出家，當為佛事。」者曰：「王子智慧天然，必諸聖降蹟。」即度出家，侍尊者六載，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後以法眼付師，師復問：「衣可傳乎？」者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

師拈云：「此師方纔囫圇裡躲閃得過，又要向項上戴千二百觔鐵枷拖拖拽拽。若非尊者直截痛快袈裟角，至今還被他蓋覆。」

頌曰：

寞寞珠簾鎖繡帷，上林香浸雨花時。焦桐聲裡語聲切，流水高山韻蹙眉。蜂鬚掠掠，蝶翅追追，未央宮闕日初移，當臺指顧神功手，揭盡群機無卓錐。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師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師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師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其國王與不如蜜多尊者同車而出，師稽首於前者曰：「汝憶往事否？」師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者。」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卻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為般若多羅，即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原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這個師僧宛有大人之作。何故？隨人舌根轉動。閭巷離披，若問何姓，即云：『與爹媽同姓。』免累傍人尋枝摘葉，誤卻三生六十劫。」

頌曰：

鸞輿玉珮扶仙子，瓦罐筐籃挾道來。突出龍睛穿俊鷂，亂雲堆裡漫狐猜。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系東震旦始祖)

師系南印度國王第三子也。因般若多羅尊者化至師國，時王至重供養，又施無價寶珠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

尊，固無踰也。」唯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炤，要假智光明辨於此。既明辨此，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者。」歎其辯慧者，知是法器，以時未至，默而混之。及父王厭世，眾甚號慟，師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者出家，者以法眼付之。後師在本國化度已久，囑弟子般若蜜多羅住天竺國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且謂王曰：「勤修白業，吾去一九即回。」師汎重溟，三周寒暑，達於東土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

師拈云：「個師敲風打雨、擊浪擎山，雖是眼光爍破四天下，何事突向黑山下見神見鬼，轉得頭來奔入東震旦撞墻撞壁，以鷲嶺心燈撤向無臂人前蔓衍千古，把些獅子野狐斷根絕命？試問：大唐國裡宗匠還有不入渠門戶者麼？有，有。若肯如是，焉得如是？」

頌曰：

西乾脫卻屩跟，東震暗穿匙鑰。斷橋古路無人，足底一葦綽約。阿阿口齒不關，密密唇鎗舌鍔。擬將毒氣薰天，何爾反遭跌錯？冷落真風雪夜梅，半枝斜影填丘壑。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師，武牢人也。母一夕有異光炤室，遂懷妊而生，名之曰光。幼博極載籍，壯依寶靜禪師出家，語師曰：「汝相吉祥而神。」令南參菩提達磨尊者。者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師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聖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師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者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者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者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者前。者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者遂與易名曰慧可。師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者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

者曰：「將心來，與汝安。」師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者曰：「我與汝安心竟。」師大悟玄旨。者乃告師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師曰：「請師指陳。」者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之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他無礙。」

師拈云：「寒巖活葬，束筏度時，笑傲煙雲，可謂神超物表。何故？被頭腦惑亂，便向洪波浩渺裡探躍龍門，反落漁人之手，總透得網來，早已[月*暴]腮點額，累無限黿鼉鱉蚌，日夜奔忙，海山鼎沸，直令水底揚塵、山頭鼓浪，雖是捨己從人，法燈有在，據不肖 兒孫判斷，則功之首、罪之魁也。且道：過在甚麼處？試甄別看。」

頌曰：

得休休處且休休，何事閒中討個愁？石罅幾穿峰頂月，斧痕難與郢人酬。繩繩祖印涔蹄跡，皎皎靈源劍刻舟。還望禹門無宿客，恐教魚鱉暗擎頭。

三十祖僧燦大師

師，不知其何許人也。初以處士謁慧可尊者，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者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者曰：「將罪來，與汝懺。」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者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者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者深器之，即為師剃度，云：「是吾僧寶也，宜名僧燦。」後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千里龍駒固非駑鈍，豈料一撅銹釘磨作倚天長劍？呵呵！雖則祖印高提，到底是個沒地頭漢。」

頌曰：

無言自說，有口難分。草菴露宿，動骨傷筋。片帆去急空天際，回首家山一夢雲。鴛鴦枕上相思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師蘄陽人，姓司馬氏。初謁僧燦尊者出家，年始十四，作禮問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者曰：「誰縛汝？」師云：「無人縛。」者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秉戒，侍奉尤謹。者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以法眼付之。

師拈云：「個師童稚之年，未審何處覓得一條龜毛索子，反把尊者鼻孔橫穿，到來搜揀腳跟。噫！好個解脫法門，不知賺卻多少金獅香象弄泥團，無有了日。」

頌曰：

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紛紛粉蝶過墻去，寂寂黃鶯繫柳煙。耕雲浸綠，嘯月高眠。幾惜春風奏管絃，一自故園消息盡，湘南潭北語煎煎。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師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道信尊者曰：「法道可得聞乎？」者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徹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眾館之下。已而誕師，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沂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之為無姓兒。因道信尊者往黃梅，路逢師，骨相奇秀，異乎常童。者問曰：「子何姓？」師曰：「姓即有，不是常姓。」者曰：「是何姓？」師曰：「是佛性。」者曰：「汝無姓耶？」師曰：「性空故無。」者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捨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

師拈云：「這翁當日鑊頭邊不解，和根砍卻，至使嘴臉俱換，入市穿街，姓無、姓有，被個沒面目漢勒向孤峰頂上，聽松風鶴唳，看花落鳥啼，獨踞胡床，呵佛罵祖。呵呵！不為甚奇貨？若較今時覓他幾個，誠難如是。出胎、入胎，死生游戲，始謂之度生、謂之印心。莫等閒小覷，不是說幾句奇特佛法，便為祖印親傳。咦！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頌曰：

層巒矗矗擁虬松，高閣驚聞午夜鐘。曲澗水流千派玉，清關風落半枝笻。三生石上揮今古，一念機回絕異同。贏得嶺南消息

至，斑斑點點盡迷蹤。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師新州新興人，姓盧氏。初以至孝事母，家貧，鬻薪為資。因聞客商誦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感悟，詢客，乃知弘忍尊者傳佛心印，遂備資辭母，以處士往黃梅參尊者。者問曰：「汝自何來？」師云：「嶺南。」者曰：「欲須何事？」師云：「唯求作佛。」者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師云：「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者知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師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者知付授時至，命各隨意述一偈，以驗所得。時神秀上座於廊壁書一偈，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師被同學所訶，是夜，師密書一偈和之。者見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遂不為之顧。逮夜，者潛至師所，問曰：「米白也未？」師云：「白也，未有篩。」者於碓以杖三擊之，師三鼓入室，者續其源脈，以法眼付之曰：「且當遠隱，俟時而化。所謂授法之人，命如懸絲。」後以印宗講主處辨風幡話，一眾瞻禮。印宗會諸名德剃髮，就智光律師授滿分戒，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衣止不傳，法周沙界，得法甚眾，唯青原、南嶽居首焉。

師拈云：「曹源一滴，聲震五天，不料老獦獠一擔荊棘刺卻大千，龍象眉目徹天炤地，都把屎撅喚作旃檀，以至一人傳虛、萬人傳實。當時黃梅尊者猶不是出格師匠，若云：『菩提本無樹。』何不道：『根生也。』且把這師根株截卻，免令遞代兒孫枝枝葉葉開眼說夢。」

頌曰：

石碓頭邊失卻嘴，天明嶺上失卻衣。糠篩米篩千萬孔，無物無樹何依稀？一任指月并話月，聽渠狐威并虎威。沙印馬蹄爭汗苦，太平何處困重圍？

正偏五位頌

正中偏，鐵馬聲嘶飲碧川，古澗沉沉寒炤影，孤峰頂上月初圓。
偏中正，手握銅符持號令，天顏咫尺不違顏，執玉萬邦欽帝命。
正中來，石筍驚抽臘月雷，刺破虛空半隻眼，須彌俛首語聲哀。
兼中至，挾扣機梭穿錦翅，無絲巧樣自裁成，密密綿綿舒玉臂。
兼中到，佛祖無門窺素皂，木人夜半罷穿靴，石女天明不戴帽。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眨眼隔山河，萬里風雲逸，一身離恨多。長途頻落魄，鄉國慨吟哦，彈鋏歸無路，封九事以訛。
奪境不奪人，觸目未全真，靈峰埋雪樹，曲水冷沙堙。一釣寒江寂，披簑香餌頻，長空天際渺，弄艇不迷津。
人境兩俱奪，青天遭棒喝，電影失追風，機前墮毫沫。鶖子目迷沉，毘耶口囊括，八臂絕神威，虛空求解脫。
人境俱不奪，披襟自超越，稚竹解新衣，老梅施勁骨。野老醉當途，流鶯聲未歇，兀坐幾忘機，舒拳笑薇蕨。

女子出定

雲鬢斜梳冷玉蟾，苔封寂寂浸低檐，不萌枝上花潛發，鐵笛聲中韻不拈。莎陰刺綠石夢生嫌，一著回機墜繡簾，彈指固然超格外，腳跟早已受沾黏。

德山托缽

驀地空中搭架，傍觀忒恁矯詐。增添智絕孫吳，滅虢假途始霸。平白坑陷來機，暗裡書符鬼怕。阿呀呀！缽盂腹內飽齁齁，脹殺東街王叫化。

百丈再參

膽略雄誇輕問鼎，黃閣深沉斯未肯，固知內紹本非功，墮幘嗟吁夢方醒。

洞山睹影

白雲巖下已舒眉，腦後猶然欠一槌，舉足截流形影碎，到今無地插針錐。

婆子燒菴

賺我來，賺我來，枯木崖前被火災，骨髓皮毛燒令盡，免教腦後起轟雷。恁麼去，恁麼去，鐵鑄秤鎚遭解鋸，牸牛腳下草漫漫，反要勒人討住處。莫叨咀，莫叨咀，文殊堂裡萬菩薩，有智主人兩不關，一任流金飛旱魃。

南泉斬貓

警蹕鸞輿蔽六韜，當頭無路擁旌旄。始先雲夢抽機疾，何至腥紅沁寶刀？青虹掩掩，露草嘈嘈。萬頃波光鬥月篙，揀點夜歸長嘯客，殘鐘隱擊碎神鼇。

疏山造塔

一文兩文并三文，土地家堂共灶君，活葬羅山半隻眼，始終絕卻轉難聞。門庭蕭索老邁多懂，底事難明跡愈紛，推得阿爺門裡坐，把將祖業任耕耘。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倒疊子午卯酉，開眼若待指南，豐蔀日中見斗。
我腳何似驢腳？博沙浪裡跳躍，驚碎玉碾宸苔，遍界無處摸索。

人人有個生緣，一月上弦下弦，赤白黃道黑道，東西南北青天。

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莫藏身。

（仲璉汪居士參，師偶拈及，隨頌以荅之。）

兔角杖穿潭底月，龜毛繩縛樹頭風，若非啞子能圓夢，死水幾乎困活龍。

經題[米-木+八]字

碓嘴暗張牙，托出撩天價，堪笑老瞿曇，不借真不借。

問荅機緣

師參兩尊宿機緣。

師初參天童密老和尚時，問云：「學人日疑個事，直得虛空逼塞，未審如何下手？」童打云：「且道：老僧在甚麼處？」師云：「學人日用中為甚不明自己？」童云：「汝說甚麼？」師高聲進云：「為甚學人不明自己？」童連打云：「還識日用事無別麼？」師將再問，被童撲面一掌，師於茲有省，作禮起，一喝便出，童攜杖直打出方丈，罵聲不絕。適知客曹源師進方丈云：「你這禪師為甚觸犯老和尚？」師即與一推，云：「被公帶累。」

師一日參次，童云：「你這小郎是那裡人？」師云：「宜興人。」侍者玄玄師云：「他山陰人，當面誑語。」童豎拳云：「且道：這個是那裡人？」師云：「與某甲同鄉。」童不顧，師便出。

師辭天童出山，適童舉偈示傍僧云：「堪惜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帝闕，秖到潼關即便休。」師作禮起身云：「老和尚為甚過桐棺也便休？」傍僧云：「一是潼關，一是桐棺。」師云：「恰是公錯。」童叱云：「你這兩個傳言送語漢，總該出院。」將拈棒，師云：「老和尚大似開門放賊。」便趨出。

師欲上崆峒參瑞老人，道過東山，適爾密老和尚下嶺看田水，與師邂逅中途，山云：「你這僧為甚犯我苗稼？」師云：「還某甲祖券來。」山云：「你到會說禪。」師云：「和尚臨風受敵。」山呵呵大笑，云：「這片蒲團好做遮箭牌。」師即放下，云：「請和尚箭。」山攔胸一[祝/土]，師便作禮。山云：「汝且上山喫了飯再走。」隨令侍僧引入寺，囑客寮云：「和尚命留這僧度夏去。」

師隨後具威儀入方丈，人事畢，問云：「從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覿面相呈句？」山云：「今日山僧背痛。」師云：「不涉程途的人來，又如何接引？」山云：「還要敲兩敲。」師云：「和尚綿密家風，如何得金針暗度？」山云：「我不做裁縫。」師云：「刀尺現在。」山云：「你且到東眺西眺看看。」師作禮，云：「入門便知。」山云：「不信道。」

山一日問師云：「你在天童幾年？作些甚麼？」師頓足云：「不敢辜負他。」山云：「你這個橛頭到底不脫氣味，須在這裡多喫幾年飯纔好出口。」師云：「某甲過在甚麼處？」山云：「出語猶帶功勛，未脫滲漏。」師云：「昔日雲門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事？』」山云：「輕打我，輕打我。」「某甲揀點，秖是用處不換機。」山云：「我道你未在。」師直得汗流挾背，佇立更餘，山喚侍者剔琉璃燈，者失手撲滅，山罵云：「火聾？」侍者遽荅云：「有，在這裡。」師驀然大悟其旨，乃云：「雲門古佛，國慶真師。」山隨後又出問云：「適舉異類中事，你試轉一語看。」師云：「夜半賊篩鑼。」山云：「何不道：天曉賊篩鑼。」師珍重禮謝。

師隨侍山上雪竇次，遊千丈崖，山踞石指云：「幾人能知得這個消息？」傍僧云：「和尚一個。」師云：「和尚決不如是。」山云：「若不如是，焉得如是？」

師因僧參，問云：「上座那裡發足？」僧云：「黃檗。」師云：「黃檗和尚安否？」僧云：「黃檗久沒人主持方丈。」師云：「上座不從黃檗來。」僧云：「和尚原來是拈佛法。」師云：「我向你道甚麼？」僧無語。

僧參，問：「和尚幾時離天台？」師云：「我不曾去。」僧云：「和尚受法天台，何得相弄？」師云：「我不曾住。」僧云：「和尚忒煞慈悲。」師合掌云：「山僧罪過。」

師天台回，道過棠溪，孝廉吳佩芝居士迎師至宅，齋畢作禮。問云：「弟子平時閱《楞嚴》有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且道：此時何處安立？」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士云：「弟子愈加增疑。」師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士欣然作禮而退。

師於羅漢寺開戒，適有一僧碎缽進方丈求懺悔，師云：「你沒了缽盂，將甚麼喫飯？」僧悚慄無語，師笑云：「平時口在那裡去了？」僧云：「弟子三衣一缽，為求大戒。」師云：「要且不是大戒。」僧作禮，師以杖擲出。

師住蕺山，開期，越中縉紳謁師方丈，茶次，師云：「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吏部邢淇澹居士云：「愚老護持三代法席，亦一奇遇。」師云：「老居士擔子忒重了。」士搖首云：「一些著力不得。」師云：「難得居士到得這個地位。」士云：「列位先生！你看宗師家用處如走盤珠。難得！難得！」師云：「老居士點綴不少。」

師在丈室，應林、體圓、天柱三人侍立次，師橫按拄杖云：「你等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轉得一機，方許出去。」應林便趨出方丈，

師指云：「你看此子大似漏網之魚。」圓云：「和尚開門放賊。」師云：「子又作麼生？」圓云：「到即不點。」柱云：「和尚巡人犯夜。」師又問天柱云：「秖如露柱懷胎，畢竟是男？是女？」柱從傍捏師膝一下而去。

兩序具威儀，進方丈，懇師升堂說行腳。師聞之，即翹左足。維那云：「不是，請和尚說這個。」師又翹右足。一眾久侍不去，師拍案云：「驢腳、馬腳尚不會，要說甚麼行腳？」便以杖一時趕散。

師至振綱居士齋中茶次，舉高峰末後四句問云：「和尚此四句，不知是一義？兩義？」瑞雲居士云：「這裡說甚麼一義？兩義？」師云：「二俱有過，一個白日挑燈，一個黑夜穿皂。」綱云：「和尚意又如何？」師云：「古廟紙錢灰。」

師至南潯大慈菴，太尹百陶金居士參。問云：「弟子桑榆暮景，一生被子曰誤了大事，啟大和尚慈悲指教。」師云：「老居士！一身如幻，生死亦如幻，畢竟那個是幻中不幻者？」士云：「弟子亦知一切如夢如幻，但生死只是生死。」師云：「居士秖識其理，未得其體，看作兩橛，故受用不著。」士云：「弟子愚鈍，秖是念佛求往生，到是指望。」師云：「山僧用處，居士尚不領會，況彌陀說法乎？總饒生彼，亦須自悟。」士驚問云：「一生未聞此語，原來往生還要自悟。」師笑云：「不見教中道：『將以如來惠我三昧。』要知身心本不相代，西方豈外於是？」士再三點首云：「不差，不差。今翻到要立定腳跟參取去罷。」師舉：「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試道看。」士云：「且領教，但有入處，必當叩印。」遂辭謝而去。

師因侍者度扇，師問云：「還是風從扇出？還是扇逐風生？」侍者擬議，師打云：「汝終日不知用個甚麼？」

攖寧靜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攖寧靜禪師語錄卷之五

侍者德頂記錄

示甬東如幻衡山主

古之住山者，個事了辦，表裏無疑，故束一芭茆，獨坐窮峰，目視雲漢，作天地一閒人。雖承其事，亦出乎萬不得已，恐慧命孤絕，非因名世也。既荷之後，恐不勝任，尚直入千峰之上，深埋頭角，篤志力行。如勿應世則已，一朝應世，響震十方，師範天下，傳諸不朽。本乎見真行實，故山可使移，聲名不可使沒，唯一真而矣。近代浮淺不堪，綱紀大壞，以禪道為裨販短徑，學者于道未經染指，便乃鼻孔高至梵天。蓋最初既偽于心，向後復偽于人，沿習惡見，如膠投漆，日往月諸，恬不知怪。上則高名，中則循利，下則靡所不及，一朝失志，變異疊出。本乎見虛行偽，至是無不被偽所敗，宜矣。智者非惟不忍見此，亦且不忍言此。子既有志法門，當磨勵身心，到其所不到、行其所不行，莫向門庭上討取冷熱，唯于行解處脫略。今時梅子熟時，酸盡諸人齒頰；鑊頭[祝/土]處，斷卻衲子命根。不負前賢，豈慚當世？如是則住山一事了辦無餘，更復何言？

示映石峨禪人

操道之士，一味平懷，二六時中，若太虛空，無一毫髮粘縛，亦不裝裝點點，無事生事，亦不掘地討天，空裡擔枷，但一念萬年去、乾爆爆地去，自然頭頭進步，不費纖毫氣力。若強生枝節，胸次壅塞，非唯現前打疊不開，臘月三十日到來，必至腳忙手亂，萬劫無出頭分，切宜慎之。

示文學在甫大姪(諱肇茲)

此事參至結角羅紋處，不宜坐守枯椿，如萬丈懸崖撒手相似，危亡不顧，拼其心力，直下劃斷，智識俱盡，自然心體寥廓，豈容擬議中而能得耶？秖如香嚴上樹一著，足不踏枝、手不攀枝，開口則喪汝身命，向轉身不得時定睛一看，畢竟如何解交？直待大死一回，挼得露柱攢眉、虛空叫屈，和底一脫，便是到家消息，親見香嚴立地處也。努力參取，莫負莫負。

示沈正參居士淨土關鍵

吾佛運廣慈智，度諸萬類，雖化門不等，唯淨土一階獨為普遍，攝受三根。末世眾生行解未全，言過其實，參一機一句，未得四稜蹋地，邈視先賢，指淨土為鄙隘。噫！去古既遠，人心更薄。學道之士痼疾惡風，師者半、學者半，見地遑遑，揀點身心，到不如三家村裡俗漢，豈法之過歟？貴在平日操之深深、用之勤勤，則禪宗與淨土無二、無別，何必分途列轍為是非耶？吾土蓮宗從匡廬遠公之後，相繼其化，線線幾絕，幸雲棲老人從冷灰一爆，向惡狠狠風波海裏摝盡魚龍。末法眾生不知先賢往蹟，如傅大士感七佛隨行，永明壽流梵聲帝闕，明教嵩頂戴持誦，晝夜不徹。彼大尊宿尚爾若斯，況近代人物不能較其萬一，敢睥睨淨域，肆口不羈，寧知禪即淨土、淨土即禪乎？此舉世所共知者，余安敢復贅一言？但時有不等耳。如云末世眾生心不懈怠，堅忍力行，即現世菩薩。幸今正參居士篤志力辦，自利利人，弘願深銘，劫石猶可移而志不可奪，將十方國土眾生推入八寶池中，無一蠛蠓可遺者，此正參大願也。諸大宗匠翰墨贊述出廣長舌，余不敢為之續貂，唯稍敘前案以相贊助。今詢正參云：「若中忽突一人把住道：『我不入這寶社。』正參又將何處分喻？」指代云：「蝦跳不出斗。」一并書之卷末。呵呵！

悟心說示仲言趙居士

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故雲門大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雲門如握利刃，向群生千萬劫中昏夢顛倒，直下一刀兩段。無奈眾生迷沉既久，把個妄知妄識活活認定，甘將一顆明珠埋向糞掃堆頭，急令渠收拾歸家，拈來炤天徹地，奈何本有之性聞而不顧耶？又於心外覓佛，何異飯籮裏坐餓殺人？不見祖師道：「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但能徹底掀翻，決定飯是米做。較余悟心之說，總屬剩語矣。

明因果說示兗州不空禪人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惺悟不繇情，臨終能轉業；散亂總繇情，臨終被業牽。是以因若影、果若形，形隨影轉，影逐形生，善因、惡因，毫釐不爽。有智者觀福業如幻、罪性如幻、法法如幻，學者肯於洪波浩渺處探得源頭，則始知三界惟

心、萬法唯識，不隨邪業、不昧正因，因明果徹，因真果實，亦不撥無因果，莽蕩招殃。故諸賢聖於真智中興無緣慈、破眾生惑，不捨一法，成就四無量心、六波羅蜜，轉不退轉。若千源萬派，總攝令歸于性海，不取一法、不捨一法，取捨情忘，登大覺位，總不出汝最初一念之真，而受果報亦如是也。切今小智之流，以報緣為幻，縱心邪念，平地墮生死險道，長劫無出期分，皆不信因真果實，坐招罪愆。應知法法不即、不離，如是住、如是信解，返照其本，則百福莊嚴，人間天上遍微塵國土而作佛事，亦不離當人全體玅用，得以無我我故行諸佛智，則果因轉處即不屬情量，彈指能入普賢三昧，於始終絕其過患矣。宜力行之。

寄示剖初臨終語(法名德任，侍師有年。諸弟子輩，惟士事師最謹。士因病篤，特至辭師而去。師因愍其終始不忽，隨寄示之。)

法道離離，而吾徒愈老愈堅。惜今已經不起之疾，幸晚年得聞斯法，不為虛度矣。但今放身命時，須觀此身從頭至足皆不屬我，而我此性亦不屬生死流轉、不隨情愛所拘、不屬修證、不屬古今，全體自在，一切如幻。回頭直下一覷，返看是個甚麼，無有一法敢當于前。赤灑灑，活潑潑，十方坐斷，一念無為，即此是涅槃心、如來藏，更莫別尋頭腦。十法界中總屬識情變現，離卻心意識，則全體金剛三昧王，遠離怖畏，謂之安隱幢。保任保任，切須著眼。

示唯讓張居士(法名德悟)

大覺世尊，昔捨輪王寶位，十八出家，三十成道，說種種法門，欲令大地群生咸知本有，入佛知見，以了生脫死為第一法。然吾眾生，罪根深重，貪愛纏結，不能當下消釋障蔽，自心聞而驚駭，因設三乘權學階級十波羅蜜門，先以戒施為基、以慈忍為戶、以智慧為主令、以精進為引導，廣大其心，普度其行，任其險難，終不退步，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之謂大乘菩薩發心也。第一先要信知即心自佛，本來具足，勿假他求，若肯參從，定為實證。故六祖云：「清淨法身佛，汝之性也；圓滿報身佛，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佛，汝之行也。一身具三寶，一體具三身，總在汝自性中流出；天堂地獄，九有四生，總不出汝自心變現。」《方廣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又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祇如四大分張，一口氣不來時，畢竟此心歸向何處？若不知這著源頭，則三塗異類，改頭換面，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豈不寒心？故教公參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不可須臾離此話頭，迎賓待客、穿

衣吃飯，一切處、一切時，緊緊靠住，看這一畢竟歸于何所，直得念念爾、心心爾，無一絲走作。忽然用力不及時，一朝話頭撲落，原來秖是自家底，勿待他處尋討。然後將一切法看來，悉是黃葉止兒啼。信知不在色見上尋求、音聲上卜度，離人我相、離是非相，謂之離四句、絕百非。日用中顯露自性金剛三昧，水流花開、鴉鳴鵲噪，盡是深談般若，祖意、教意，悉在其中，無有一法異同，方始悟先天本不生、後天本不滅，亙古亙今，法性迥露，超生死關，渡苦海岸。因居士垂暮之年，信篤皈投，不免叨咀如此。然遵而行之，管取坐證，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勉旃。

示文學大持金居士(諱之銘)

吾人欲透萬劫生死關鍵，貴於屏卻所習知見，從空放下，直得無一點膠柱，向言前領略，始解枯木生花，更須透過差別知見，方謂之了事人。故大慧杲和尚平常教人參竹篦子，喚他則觸、不喚他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道將一句來。若擬議思量，即被他當頭按住，覿面千山。應知此事如人立在萬仞懸崖相似，拼得身心一擲，驀然翻轉面皮，信知眉毛只在眼上。持翁信得親切，遠來參請，特為示此最要一著，從茲但向吞吐不得處、生佛未名時倒換眉目，直待石人汗流，則開眼不被人瞞，洞見古人心髓矣。時日不易，祈自勗勵焉。

寄示大鑑玄書記

子晚年慕進宗乘，一聞便力行參究，不為無根莖耳。但參處支離，病沉解路，是以久而不見其徹，滿地葛藤絆住，回頭轉腦處不知利害，更欲待時而悟，豈不謬之猶甚？如近代宗師家，雖愈出愈奇，大有古人作略，而學人反經掣肘，病在參究不真、師家易肯也。又以用處周遮，難於決斷。余昔參方時，每每聞師家示人大疑大悟、不疑不悟之語激勵後學，雖悟必由此，但亦宜著便，若不隨問便按倒，未免累人大小疑處錯腳。如平日學人一罅去不得時，便是生死根本，直下與他椎碎，令其就窠打脫。若再不能領略，秖教他去不得所，看是甚麼，此便是銀山鐵壁處、水盡山窮處、和身放倒處、轉關撥捩處，時刻挨排，偷心死盡，直下便休，豈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乎？今以示子，但向一切去不得處著些精彩，直與一踏到底，立地罷參，豈不快暢？若弄做婆子禪，何日有出頭分？勉之。

示亮上座

子今既任斯法，固宜篤志力行，應處窮巖深谷，頓絕塵緣，不宜踏習輕狂裨販之輩，一言一行必循古法，切忌貶叱大方、輕視後學，亦莫好奇新句子，誇誕一時，貴於平日操之之深密，向後行之之真實也。如龍山一偈、蜆子一機，遵仰萬世，豈在盈卷充笥為法式乎？且古人綱要當細究之，雖系建立一時，蓋為千古法弊，若用之正大，則上下俱受益深矣。唯道德可以服人，山林之士日用聽其自然，一味平澹襟懷，直操古人不到之地，庶不負佛祖之重任也已。深囑。

示敏一居士居家修省十法

(師念近代塵中之士，皈向三寶者甚廣，恐其偏信，近於理，忽於事，因示簡易切要，以便其學，以謹其行。雖為一人說，而與眾兼之之意，蓋有深沐焉。)

一、觀身如幻泡

觀此四大，和合而成，百年修短，倏忽異世。當一切處，割截貪愛，應念此身，為眾苦之本。智者視之，驚歎業聚，終不隨其妄緣，作諸罪垢。又念不假是身，聖因難就，要當急切究竟，生死遷流，把目前恩愛盡情拋卻。總以住世如旅館驛亭，若夢、若影，則道念必有趨進時也。故云息心是道場，破情是智域。若受其倒惑，則萬劫迷沉，遞無出期矣。噫！可不慎歟？

二、勤行須正見

得聞是法，雖宜旦暮勤求，但不可希樂人天小果，厭喧欣寂。故經云：「不為自求，願與大地群生齊成正覺。」此係菩薩發心也。或云：「我本業力凡夫，已尚沉沒，不得解脫，何能度人耶？」每至懷疑未下，吾故宜曉之。若人有萬里之程，必起於初步；將成萬仞之山，必始於一簣。凡夫發心，初因若廣其願力，久必培蓄深厚，而證斯法，是有不可思議者。且凡聖雖殊途，而其性不異，要在其人力行何如耳。儒云：「有為者亦若是。」從茲以往，直至成佛。眾生若盡，吾願乃盡。聽其順逆，愈久愈堅，進修吾道，決無退轉。正行正見，勤而行之，永無舛謬。

三、皈依三寶力

三寶弘名，吾人於六趣中最難遇者，一聞其法，能消八萬劫生死罪垢、能越長夜苦海、能趨無上菩提，總經塵劫，讚莫能窮。蓋吾佛以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天上人間歷諸苦趣，為求大法故、為度眾生故，乃至捨全身而求半偈，并於捨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至身為床座，作驅役使，忘形、忘世，力求佛道，而乃得成大覺世尊，十號具足，為天人師，作群生主。吾人業海汪洋，沉埋既久，是以正法難值，佛寶難逢，若芥子投針、蓮生火內，今得皈依，寧不生慶幸歟？法寶者，從如來金口敕宣教乘，列三藏法，非此不能超生死、別邪正，若杲日麗天破諸昏暗、若甘雨降注普潤群根，得逢一言半句，可證本有圓明，是以受持參究，利益無涯。大藏靈文，慧命所寄，聞之者寧不惕勵奉重歟？僧寶者，十力弟子因僧得以續佛慧燈、因僧得以弘揚正法、因僧得以普利人天。是以沙門悟其本源，與佛無殊，作世福田，破諸魔外，人間得以參求，引導迷津，住不退地，遇之者焉可得而輕忽歟？乃至人間天上、四生九有，莫不仗是三寶恩力以濟其厄難，故篤信皈投，探其法味，受益始深。如一體三寶佛者，汝能覺悟自性，則佛寶不離汝身；汝能深透疑網，則法寶不離汝智；汝能會歸萬法，則僧寶不離汝行。日用頭頭，本自具足，不假外求，此即自心之三寶也。擴而言之，不出乎此。惜世之愚昧者，障蔽塵勞，驕慢橫肆，視三寶如蟣蠓，聞而不之敬信。一生報盡，萬劫何從？因表而出之，以為深世趨進之階。得依斯法者，安可忽諸？

四、具戒不殺

經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曰：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此五者，即與五常名出而異同，賢人君子早已受之之矣。目為佛戒難持，豈非朝三而暮四乎？若欲希人天報緣，非五戒十善則人天無路，況欲求妙道而勿謹持？且天地之道，德莫大乎好生，過莫大乎縱殺。唐相國裴休云：「凡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必同體。雖業報不等，其性本同。」我等幸居人天之中，而貪餐口腹，恣意妄殺，下箸千命，或賞時日、或慶家祐、或抱疾獻禱，種種嗜好，此皆自不覺其大患。居家最要一門，無如戒殺。行一切善，莫越放生，祈福祈壽，莫外乎此。兼於慎言節行，禮樂衛身，生生無夭折之悲，世世無顛覆之難。既秉戒法，當盡形受持，勿生異念，至死不移。總孝子順孫，或逢疾難，亦莫惑巫師星卜、醫家邪說，毀其戒品。且吾人壽命有定限，安可烹殺肉命而救延之？若是，則茹葷之輩，壽必齊老彭；齋戒之流，夭必共殤子矣。智士決不然其說。仁慈君子，乃至蜎飛蠕動尚且護惜，況鱗甲羽毛乎？以

下四戒法，一宜如實行之。欲登聖果，先息業因。審能如是，何慮道之不證也？祈五濁生民普宜覺察，幸甚。

五、持誦不怠

平居持誦，必精必專，晨昏當有規則。如閱經時，深其味，不必定其卷數。日朝起時，焚香整衣，頂禮十方常住三寶，深祈冥薰加被室中，莫令聚談賓客混入經筵，徐徐朗誦，不急不緩。誦畢，復發弘誓願，回向九有四生，均霑法樂。如念佛時，不可同於村童灶婦隨口遊念，必須一心觀行。經云：「執持我名，若至七日，一心不亂，即得往生。生彼國已，見佛聞法，悟無生忍。」持誦功行豈淺淺哉？必宜禪淨兼修，心淨即佛土淨，心外無別法。正當念時，看我此念畢竟是誰？若今是我，何有昏迷？若今非我，何人主宰？畢須將此一句念念追究，佛之與念打成一片，行住坐臥無暫時捨，忽朝囫地一聲，悟取本來是佛，了知西方秖在目前、彌陀不離當處，方謂之真持實究。但功到必圓，辦取一番久久不退之志，自然心華發現。參持一理，宜相互融，毋忽諸。

六、禪觀力參

禪那二字，西竺梵語，此土即云思惟，以正念思惟，究竟其法。祖師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即如如佛，謂之最上乘禪、謂之心地法門。」達磨大師來此土，傳是心印，直指人心，立地成佛。昔大梅和尚初參馬祖云：「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大梅言下領旨，一住大梅三十載，草衣木食，形影不出，學人慕之，往參其道，後開法嗣馬祖，此即一句頓悟的樣子。如龐蘊居士參馬祖，悟後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一門其證，此居士中赤螵也。個事若大鵬金翅鳥王劈海，直取龍吞手段，方名好手。是以一言之下，便當休去歇去。今之發心入道者，最初無決定志、無廣大心，若後將何如也？不得已開第二門，教汝參一句話頭，東咬西嚼，久久目明。又惜今之士，苦其道之高遠，一生安可了決？乃至望崖退者，何啻萬千？信知此事，須大根器人方可提攜。如教中云：「禪定譬於水之澄湛，始可鑑炤萬物。」一受風波鼓扇，本體尚迷，況能鑑物乎？吾人無始妄想，惡因結聚，如風鼓濤，欲其返悟自性，如負石登山，故必假禪觀參一句子無義味語，日久功深，心志用竭，行到水盡山窮，則方能觸發其源。故儒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斯言盡之矣。欲成佛道，除此別無可進者，當無惑焉。

七，植福資道

祖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事門頭不捨一法。」欲求大道，必假福行為基址，百福莊嚴，福足慧足，故佛號之曰兩足尊。學道之士捨難捨之緣，屏其世樂，始有進趣。《般若經》云：「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方其時也，內不見可愛之身心、外不見可欣之利欲，全身放倒，唯道是從，此事法也。又于斯中表金剛旨，忘我、忘人，全體不立，斯理法也。為法忘形，視身尚爾，身外烏足道哉？乃至種種惠施，濟諸苦難，滿彼所願，操之蒂固根深，方得悟無生忍。若根器卑劣者，遇之未能信，信之未能行，行之未能到，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斯言備矣。從古聖賢必從檀度為始，先令汝去其慳貪所重者，則根塵器界無往而不解脫矣。道之所行，宜廣其福。

八，割愛如讎

《涅槃經》云：「無明郎主，恩愛魔王，從生至生，遭其戕害。」故吾人愛網纏結，昧卻本真，一受其毒，沉淪不已。是以修省，欲離火宅，惟此愛根，甚難割截，乃至頭白齒豁，死門在即，尚爾念念不休，作馬牛之自甘、為奴隸之所願。總大智人，十有九昧，況無慧者？經云：「有愛則生，愛盡則滅。」如夫妻子女，人倫之大綱，為之世紀，何以謂怨仇，恐喻之不亦甚乎？曰：非也。以人倫道中，則君君臣臣、父子夫婦。以修道者，固當別論。如忠孝之士殉身救父、衛國匡君立名萬世，人道備矣。若出世之學，辭親割愛，捨己從人，以度諸有，法道全矣。是以出世之學，故能弘通大乘，超脫塵鎖，不同世議。要之，趣進妙道，未見情愛封固而得有證者。念吾生從朝至暮、從少至老、從生至死、從貴至賤、從貧至富，役使身心，無暫時捨。至睡熟時，夢中尚遭其顛倒，過在誰歟？眼見日喪而日不知、日迷而日不覺，深入骨髓，總經塵劫，牢不可拔，謂之肉刺、謂之軟繩。我佛目不奈看，因於世諦，示現王宮，捨身救度。若是標式，尚爾執迷，是觀愛之為害甚大，乃至入四生異類，改頭換面，逐影隨形，患難不捨，迷倒無已。故云：「割愛如讎，必於正念。」返觀生死，臨頭最親，不可少代，則恩愛必冰釋矣。噫！可不畏歟？

九、時日不怠

人世光陰，如白駒過隙，死生猶有旦暮也。一失其所受，則萬劫淪喪，讀之可不寒心？是以莫把光陰等閑虛棄。少壯者，時日不再，更不可忽；老衰者，桑榆暮景，轉眼難留，尤為急切。總之，有一息在，當究一息，除死方休。般若參功，他世決不負矣。惜乎舉世之流，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敝而不知所為，使與接為搆，日與心鬥，惡緣遍熾，白首徒歸，總不出於聲色貨利而作業因，往而不返，埋沉黑暗，寧不痛哉？適有上根智士，留心性命之道十有九錯，或墮空著有、或尋文局相、或入邪異見，誤用其心神，未蒙其益，反遭其毒。蓋不得遇真正師匠，提掇要門，揀別邪正，往往陷害，其過非細。若用功夫，不必論時日之遲速以為利鈍。古之上士，或十年五載而後悟者、或有不假年月敏捷如矢者、或一生剋苦而無成者，蓋其根基不同，利鈍非一，果能決志力行，遠近必到。先德云：「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每當自念有識神以來，身所受身，積骨如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異類循環，靡不歷盡。幸今得聞斯法，可脫生死，安不努力勤修，甘於放過？今之所忽，後之所迷，恐終不能遇於此日也。無論少壯衰朽，固當勉力行之，般若種子從此發芽，祈繩繩不懈，道可圖焉。

十、道宜專一

道若專一，則操進必正而無雜亂，是能貫通真際。如《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引導於眾生。」佛說種種法，為明一切心，若悟一切心，焉用一切法？禪家令參一句子，秖要打脫鼻孔、徹其底蘊，應知此著為我抽生死根、拔無明楔，一朝撥轉，煩惱即菩提、眾生即諸佛，唯在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無理會、無方便，唯存篤志疑究，不被餘見所惑，蕩盡倚依，忽地翻身，不一、不二，名不得、狀不得，故云：「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然百姓日用斯道不自知者，如魚之在水而不知水、人之在性而不知性。魚若知水，則為神龍，一滴便可興雲吐霧、灌注大千；人若知性，則為至聖，便可度生死、超天地。允執厥中，要明喜怒哀樂之未發即一也、天命之謂性即一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即一也、道可道非常道即一也、無我無人即一也。總之，聖教單明道體，除此盡為魔說。然吾斯論悉是言句上支離，畢竟如何是一？居士能敏於一，把將山河大地納向微塵中，佛祖無下口處，道一亦是空拳誑小兒，則山僧退身有分。如是始不負今日一會儼若靈山，話柄葛藤一併按下。幸甚，幸甚。

示重南金居士（諱液）

古德云：「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此處悟徹者甚多，錯會者不少。如石火電光，迅馬疾風，作速攀鞍，入手尚且遲了八刻，若欲琢方削圓，則何時得有進趣？是以令公參一句無意味語，如庭前柏樹子，為甚喚作祖師西來意？提起時，如足履懸崖，放身命相似，直下無依倚顧盼，向未舉已前一腳踏穿，心智路絕，驀地打徹，始知全身總在裏許，飯籮邊終不餓煞，開眼處豈教墮塹？若此道個西來意，早已鈍置了也，何處更討千七百則陳年葛藤東扯西拽？但向居士道：「若有佛法，商量亦錯；若無佛法，商量亦錯。」畢竟如何即是？咄！錯！錯！錯！切忌河邊睹影。

偶閱《寶王論》兼示禪徒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至哉言乎！學道之士，若不堅忍身心，磨勵形質，而欲坐證斯道者，吾未之見也。且古之聖賢降世，雖曰本具天聰，及其操進時，靡不披歷險阻，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名利不干懷，聲色不為動，志若泰山之不可移，念同金石之不可易，愈久愈堅，是以功成。一旦得弘百世之教綱、成千古之模範，非同近之驕怠縱情者，便欲所期，不亦謬乎？且往往小慧之流，足不越戶，意跨江湖，情量未超，擬吞佛祖，因而十學九虛，白首無成，適有所似，如槍榆之決起，擬將怒飛九萬里者，何有於事？蓋其昔因不正大，而後之進取不過如是耳。然吾人所居學地，每事必先居於礙，若不居礙，則生死險道何由出離？故如來於障難中得菩提道，若歲寒見松柏之獨持，以其能履霜雪，故不為之披靡摧滅。勉若輩力行之，庶幾報佛祖深恩於萬一也。勉旃！

佛事

為戢山天柱維那封關

「戢山帶水拖泥，露柱子證明有口，不道弁峰裂出布袋角，山門頭佛法一覷便休。既是全身擔荷，何必別翻腔調？不見道：保任此事，終不虛也。」遂封。

庚寅仲冬七日，奉護國先和尚位入先覺堂

師捧牌座云：「毒鼓高撾數十秋，咂喋辣手剔生鬚，橫封台嶺驚寒拾，夜半金烏六不收。恭惟先師嘯老和尚，握弁嶽祖符，主天台法

社，唱導四剎，傳法七人，向時拈頭作尾，將個骨董傾入九龍佛窟，不肖今日平空捺倒，推阿爺向密室內納甲藏鋒。」即安座云：「祖父券書，一并按下。」

護國老和尚忌日拈香

「凄凄風雨連朝瑣，柳吐煙絲穿太古，萬山愁斷碧空浮，碎破溪聲未遑補。」指真云：「這老漢平生辣手，慣拈兔角打蛟龍，午夜歸來，卻把龜毛鞭石虎。今日末後拈提，莫便秖這是否？錯！錯！」插香，云：「把將底事更重拈，冤有頭兮債有主。」

清辨大師計至，設供

「鴻雁斜飛，嘹亂一聲驚落葉。秋江清淺，數灣野水貯流雲。交參無路透清波，砟額長年不出戶。冀我法叔立身孤逕，常嗤法印之續貂，末後森嚴，不顧獅絃於絕響。臨行雪曲，和者成希。祖父全收，許誰突眼？」召眾，云：「要知大師末後句，問取庭前露柱子。」

離愚大師訃至，設供

「嶺外寒梅，不到春城先墜萼；扁舟漁火，未拋香餌已收綸。袖手持書不到家，展足斷碑橫古路。恭惟法叔印佩華林，源承石傘，掃魔外之餘蹤，指人天之露宿，正宜敲唱雙行，何爾全身歸父？還鄉曲調，句可驚人。功位不施，密移一步。大眾！秖如古殿苔封，萬機絕唱時，何處與大師相見？」舉香，云：「朵朵瓊花開鐵樹，回途不借夜明簾。」

掃大地山受業師翁古岑和尚塔

「束芭茆，孤峰頂上不見海內一人；煮砂鐺，大地巖阿要與高峰同調。天華未肯承當，博山安能下釣？昔日如是雄風凜然難犯，今被不肖兒孫團起捏倒，拶得沒處藏身。雖然，也要承先儀表。」乃展具，云：「千枝翠色函鐘秀，萬派溪光供遠峰。」

為武林遍周耆宿封龕

「濛濛煙雨，瑣鐵壁以無聲；寂寂垂揚，穿金針而暗度。虛空突露，萬象橫身，驀面相呈，有口不道。遍周老宿，樂與不輕之拍和，兼依普化於當途。今日關頭，一齊按下。」遂封云：「路絕雲封敲石韻，密移一步任縱橫。」

為桂輪禪人下火

秉火炬，云：「撩空潑面來，撒手懸崖去。脫卻殼漏子，千聖無覓處。」擲炬，云：「斲斷桂輪影，如是、不如是，觸背俱非，如大火聚。」

贊偈雜著

始祖釋迦文佛贊

受印燃燈，全身活賣。降跡皇宮，平空捏怪。指四維盤曲根株，睹明星漆桶不快。稽首無上薩婆訶，試問虛空壞不壞？笑伊塵剎分身事不休，大都欠了百萬人天命根債。

水月觀音大士像贊

水月慈容，千波透徹。現自在身，斷生死惑。於一念頃，成勝十力。洛伽山是定非定，大千界無出不出。百億須彌百億海，百億法身無間隔。如是之謂大身、小身，遍身、化身，聞聲證此無礙光，普為人天作饒益。

題十八羅漢渡海圖(瑞雲居士請)

破寂滅法，固未是擔板阿師；具三昧力，還疑汝捉風捕影。性若月輪，而透千波萬波之獨炤；用同寶鏡，於現有作無作之功勛。受人天供，為苦海津。鬼臉神頭乾打哄，一槌腦後始相應。

震旦初祖菩提達磨

默然一渡海山愁，冷冷風雲事未酬。百萬人天俱失足，大千龍象贅瘡疣。擎頭帶角，不盡不休。五葉一花成痼疾，這般面目惹人羞。

雲門湛老和尚

無說而說，口同鐵橛；宗通教通，頹綱斧鉞。滿世界知古佛之再來，暨賢愚謂真人之復出，到處便成道場，從之雲屯霧集。整曹洞千百餘載門庭，起少室四三淵源寶筏。呵佛罵祖，決盡衲子偷心；打雨敲風，脫卻人天巴鼻。咦！看來秖是個村儂，仰望其風甚不及。

護國嘯老和尚

凜凜真風，嚴霜六月。密密鉗錘，紅爐片雪。四坐梵剎，雷轟電掣。觸著喪機，聞著腦裂。玄要驅除，明暗頓絕。三十年中聲價孤，全身不露誰明的？誰明的？室內承褫六七人，都來秖識半邊鼻。

自題夢宅圖

貌若枯巖，心同頑石，努嘴突睛，秖好向壁。作事起倒最多，參玄沒路可入，道個曹洞兒孫，早以虛空釘橛。呵呵！不若推向窮山窮水，束芭茆活埋個樣行藏，免得逢人說黃說白，捏烏藤挑起沿途荊棘。

梵光闍黎像

萬行嚴身，戒光全體。一念無私，松風知己。半架枯禪你是誰，梵音唱徹絕事理。

含章禪士行樂

翠竹刪刪，迴真常之妙理；青山鬱鬱，發海印於毫端。兀坐蒲團，印文已布。僧伽半搭，戒體知圓。分明眉目，不墮其間。咦！苔斑點點萬年石，古澗潺潺流水閒。

大鑑玄書記行樂

棄儒冠，易僧服，大錯不錯。參有句，參無句，沿門賣卜。高峰惺睡句子，蚊子咬鐵牛；曹山四禁關頭，玉兔生麟角。眉毛不

同，鼻孔彷彿。玆書記！鑑炤不共功，銀籠飛老鶴。雪月蘆花，謾跨雙足。

鎮府樊圓證居士行樂(法名德密)

秉正不私，心平口直，武偉雄聲，韜略有則。觀富貴若浮漚，叩禪關如舍宅。唯此為真，終不受惑。咦！本來個事甚分明，密諦應知在格物。

瑞雲史居士行樂

這個烈漢，頗甚奇特，不逐危險，慣吞栗棘。登弁山室裡，掘地討天；展臨濟句中，平空遭屈。是僧耶？現居士身。是俗耶？袈裟半截。解補龐公破笊籬，撈得西江第幾月？雖然不坐他床榻，其奈一虛成百實。喻指雪上加霜，瑞雲眼中著屑。咄！

和中峰國師樂隱辭(十六首)

松竹煙籠，密顯心宗。通玄路，達者堪逢。兩頭截斷，不墮頑空。看有金針，有玉線，有神鋒。
躡履窮峰，眾竅喁風。蓋芭茅、樂在其中。冷消世味，幻視塵蹤。喜雲如幕，石如虎，柏如龍。
瀟灑無羈，木石同棲。寓閒情，花鳥忘機。青山排闥，蘿月穿扉。卻絕支離，絕己是，絕他非。
抱甕翻齏，糲飯相宜。蓬垢面，表裏無疑。推雲覓徑，呼谷傳嬉。看魚能游，兔能走，鳥能飛。
峭壁層奢，樵斧丁譁。待寒暄，撩補袈裟。瀑充機軋，日擁輪車。我不知毀，不知贊，不知誇。
藤刺交加，緣雨新芽。響春雷，苔蘚生花。洞雲山岫，巖月還家。唯自為賓，自作主，自烹茶。
種粟供餐，稊稗應刪。植靈苗，綠水長關。生涯钁底，遁世林間。我寸時功，刻時用，得時閒。
覷破非艱，實踐猶難。負春翁，道振塵寰。兒孫遍地，折節沖關。時有雲門，有臨濟，有曹山。
翠襲山樓，花藻簾鉤。觀麋鹿，逐隊藏幽。蝸文篆壁，石乳傾甌。喜竹搜風，香溢戶，露垂秋。
透篾聯笆，問圃栽花。聽翻空，鶴和聲斜。山屏裂錦，水鏡增華。閑採春芹，採春蕨，採春茶。

悟後方休，識蘊齊勾。髻中珠，奚假他求。一真不立，萬法非儔。我得和光，得混俗，得優游。
匣吼青蛇，寶印重加。碎珊瑚，掛月奚奢。機隨根性，用本無涯。或目滄溟，目霄漢，目雲霞。
頓絕商量，體用渾忘。示玄關，獨踞胡床。烹凡煉聖，倒腹傾腸。值有天風，有松月，有爐香。
道出平常，懶散非狂。枕松根，午夢偏長。怡情丘壑，隱跡山房。得樹生陰，風生腋，石生涼。
徹底研窮，此理皆同。貴拈提，本分家風。烏玄鵠白，柳翠花紅。看綠荷葉，赤芍藥，碧芙蓉。
巖室蒼翁。給侍山童。絕塵緣，志逸身慵。形超物外，意可虛中。鄰一溪雲，一溪石，一溪松。

太尹金百陶老居士致書問云：「非特睡時難醒，即惺時亦爾。」師以偈荅之

開眼非惺，合眼非睡。萬里神光，本無偶配。金鎖玄關，一捏粉碎。纔涉思惟，便墮圈繢。不假功勛理事圓，方知有作非尊貴。

寄贈佛川和尚憨石法兄

祖印高提碎杌檮，七牛作犗釣金鰲，漫天網子從空撒，知有新豐聲價高。

贈祝霞幕和尚克歸法兄六秩(埜山退隱於茲)

排峰石老雲閒弄，誰憶春秋甲子肥？倚杖快情松澗雨，隱深不羨釣漁磯。

示禪人

這邊那邊總不居，魔宮佛殿俱撲碎。應憶吾人行說難，深履其源莫向背。色裡膠青水裡鹽，向上一關超暗昧。

贈湛虛大師(嗣夾山伴和尚)

弁峰室底流芳遠，資福堂前結秀多。寶印摶空君佩久，無絲機杼擲雙梭。

贈靈巖記室檗菴大師

磨衲半肩消珮玉，頂門有眼不慚師，直沖玄要爐錘盡，千古黃龍道在斯。

示副院齊之弟

石筍忽抽條，露柱被雷震，證得玄中玄，當機能奮迅。本是同根生，剎竿為誰瞬？辣倒寶壽薑，祖風源有胤。

示香濟禪人書《法華經》

巍巍大乘旨，用處不存跡。雖說有三乘，總是化城驛。空拳誑小兒，上根能返躑。若一涉言詮，龍門遭點額。總之智慧門，難解復難入。藥王焚身時，身見且不立。佛法不現前，大通碎囊革，剝皮以為紙，唯此一事實。刺血以為墨，曹源傾一滴。不悟大乘法，棄珠尋瓦礫。諸佛體中權，今古不曾隔。我勉濟上人，臨書莫著畫。一朝徹髻珠，毫端起霹靂。

示亞目侍者

鹽官索扇問犀牛，今古同聲接上流，返躑貴知綿密用，履深唯在芥針投。身心惕勵承先訓，志念純真操不浮，珍重兒曹須努力，直教奮勇紹箕裘。

示趙傑菴居士(法名德偉)

丈夫有志必先為，莫待臨行失卻期，果是獅兒真種草，何須覿面下針錐？

題磨

無縫罅中呈露布，裏許暗合兩頭機，輕輕撥轉通回互，密地行來步不移。

題聞普上人血書《法華經》

大哉空王旨，能闢生死路，絕我疑網城，破我愚癡庫。甘雨潤焦枯，雷音解禁錮，誠如火中蓮，難植復難遇。得有普上人，身心渾不顧，刺血頓忘疲，唯知依藥樹。為求無上道，究竟堅固住，點滴驚鬼神，舒卷悲日暮。透此無量光，心珠常獨露，筆底若通玄，大千俱受度。

建喻指庵碑記

像法南來，佛道始繼，先於教乘，開闢茲土。而繼吾學佛之徒，若知其玄旨者，則稍有進趣焉。蕭梁之世，達磨來是震旦，傳佛心宗，以致五燈分化，悟者如稻麻竹葦，潛修密證，遍滿界內，正法之盛，於是淵源不絕。其間抱道之士，或居梵剎、或住山林、或聚落、或庵宇，或順行逆化，應被十方，摩肩接踵，力救吾人沉沒苦海。蓋其悲願弘深，俾見聞者得以超生死之域，深受其益者，無盡盡焉。然庵居隱所，雖不能悉處有道之士，而三寶弘名，亦日貫於眉目矣。余解院東歸，道抵黃溪，適遇昔於羅漢寺之參請者振綱姚君，即天與也。斯翁酷嗜宗乘，里中莫己知者，與余深接，因詢所止，曰：「師將歸天台耶？將設化四方耶？但兵燹之後，住山人亦多患難，不若隨地安居，作芭茆計，未審若是可否？」余欣然允從，復云：「但宜擇地而居可也。」士曰：「諾。」嗣後雲山史翁，皆前皈依者，并瑞雲史君，亦洞下一龐蘊之屬，相從表裡，集同十友，擇定其所，去黃溪里許，地名南港，居鄰純朴，眾議僉同，靡不欣輔。乃平基刱菴，不日而功告成，約費千金有餘，兼施田畝，永作齋廚之供，俾後繼者不乏所須。間有月上人迎毘盧香像供奉於中，儼若符契，其事亦非偶然者。余即於癸巳四月佛誕日居之，額曰喻指。深幸諸君道業倍增，佛事益廣，余就中隱關三載，作杜門計息以自勵。而邑中士大夫與余遊者，吳、金、沈、史諸君子，詢參個事，亹亹不竭，莫不以斯為最勝舉也。噫！若是觀之，豈非法界唯心者乎？昔諸公一念之善，願等金剛，久久無能摧滅者，其因其果亦若是矣。雖刱業大小有殊，而篤信本來一轍，願現在諸賢暨後來檀度永作金湯，深護聖教，母使流俗來儀混同庸處，務行廣大佛事，以為多生福澤線，遠於千百世之下終不磨滅。誠如是，即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是為記。

助刻姓氏(弟子張德悟　金之銘　比丘尼惺巳
黃溪弟子智化　德愍　德綸　德繼　德胤　德皎
智利　德任　德越　王氏　蔣氏　馬氏
惟祈早證無漏因，同圓種智者。)

攖寧靜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攖寧靜禪師語錄卷之六

學人(金之銘大持姚上士與)父仝較

侍者　(超級　德卓)　記錄

續荅三峰藏和尚啟雲門湛老人曹洞十六問并著頌

敘緣起(附三峰頌語)

歲在丙子暮春，某次參天童悟老人，時依山中結夏，值同參友蜀之瞿公笈中撿得《三峰藏和尚法錄》，內有啟我雲門澄祖翁曹洞十六問，展讀無何，殊覺可異，詢諸同學，絕無定見。久之，撫膺嘆曰：「吾固知三峰懷先後隱疑，扣末代宗閫，欲睹去聖遺風，事非驟然而舉，雖言中不無有響，而直下亦難剖其所發，是以默於衷心，擬私其荅，若驚巨海之無涯，猶苦渝言于逆指，退而思之，未敢措于一辭。」後去天童，歷游雲門、東山、雙徑、石梁，經幾寒暑，遍扣諸方，惟護國蘊和尚僻處窮巖，聞其大得洞上奧旨，因而走參所未盡者，一朝入室，水乳相投，頓絕向往之疑，敢不深心仰止？于是并偕皋亭具宗謨兄其續其法，時壬午仲春也。行腳歸來，繼先十有八載，每欲揭明是問，然恐僭越當代，至犯吾宗尊執，以某強作前茅，故隱隱胸次。迨今四方導師前後出世法錄，遇必珍讀，未有齒其玄論，得釋所向。近因退止松陵，杜門臥疾，偶二三子參請之暇，論及是事，欲請垂一言，以決疑似。予聞之，頓然而起曰：「此誠素志也。」較雲門、博山交光互彩，垂荅已周，固不當更墮駢拇之誚。因讀三峰，復自敘其扣問始末，并著頌內侮慢不經，祗得隨彼發縱，貫矢射隱。首撿峰敘云：「啟雲門澄和尚。」門荅云：「姑置以俟來看。」啟博山來，公亦曰：「姑俟面面陳耳。」峰乃謂：「顧盼諸方，無可激揚此事者，想亦不易荅耳。」由是慨然自為著頌(云云)，兼是敘也。三峰一何黯忽聾聵？平生錯過雷音電舌之機，深昧雲駛月運之際，舉步迷蹤，顧盼何預？如雲門之「姑置以俟來看」，峰速當向南頂謝，而猶未領其旨，復馳求於博山，山亦云：「姑俟面面陳耳。」二老誠謂玅唱非千舌，峰堅持以為不易答者，斯則辜負良多。豈不聞：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今日無心情，汝去問智藏。」藏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兄。」海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如上一案全提正令，今古盛稱，于二尊宿所示相去幾何？峰亦可置馬祖

一門於不易荅否？在三峰分中料不甘矣！故法之所在，隱顯全該，橫坐斷於朕兆未形之始；行之所至，生滅掠盡，直消融於逆順真俗之微。得入是室者，必光大其心，嚴正其旨，甚欲向東塗西抹處討箇分曉，未免迷繪失真，亡羊泣岐，轉行轉遠、愈指愈昏，果是絕流香象，幾肯作忍俊韓盧？的明第一義天，決不待縱橫文彩。峰今絕不虛己自炤，以謂無有激揚此事，詹詹角立參商，乃至倒疊危機、高豎我見，且句中逞不遜之勇，貶削紛然，妄以信陵竊符私奔、魏曹篡漢等語立陷洞山，先傳後悟，將吾宗祖世承法系忍心塗污、譏刺橫流，於無巴鼻處捏個巴鼻，而欲為人眼目、為人導師，寧不為愧？恐千百世之下頭正尾正者，未必有然其說耳，故列彼著頌，布告大方，明辯以決其非，不作儱侗異議，庶明三峰心跡於九原也矣！

三峰和尚問云：「雲嵒傳寶鏡三昧三種滲漏與洞山者，還是過水睹影前事？是睹影後事？若是睹影後事，為何不見重參？若是睹影前事，為甚未悟而先傳堂奧？」

峰著云：「目前未必機銖兩，睡中先付定盤星。」

又云：「子細，不得一向。」

頌曰：

崚嶒石室暫相逢，良久淆訛囑付重。眼誤自開當細見，世間幾個是真龍？

師著云：「琉璃古殿炤明月，忍俊韓盧空上階。」

又云：「大覺非同睡裏光。」

頌曰：

綿密家風豈易逢？始終絕越句非重。不知尾後吞蹄角，那得神針點活龍？

師荅云：「三峰首陳斯問，雖影射後先疑似之有間，於始末悟脫了義之未詳。是以桂史傳訛，幾嫌受命；杯蛇誤影，暗毒旋生。立慨當途之士，嫌昔於幾希矣！且雲嵒示寶鏡三昧三種滲漏與洞山者，乃烹煉佛祖之法藥，為剪除異見之神鋒。洞山苟不因其道，焉能脫悟後之餘知？雲嵒若不辯其苗，奚以別克家之真子？所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豈同庸流淺識，妄指太虛而欲齊管見，不亦霄壤乎？故未窺豹變，難測雷機；不跨禹門，終遭點額。是道也，挑剔升堂，悟跡掃盡，知有餘波。非初機藥石，豈驛卒銅符？固知曹洞家風成褫不易，未有舉足不更上層樓，而能目窮千里也。若法果可傳習，事必類于講肆。噫！將誰欺？欺人乎？欺己乎？古今知識睹參玄之客，腳纔跨戶，望影便知。故風穴識仰山之再來、浮山知大陽之有繼，安有親承槌拂，肇起宗風之祖，妄駁其先傳後悟之法式乎？較洞山

始謁南泉，值馬祖諱，晨修齋次，泉垂問眾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眾皆無對。山乃出對云：『待有伴即來。』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山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泉於時心先識之之矣，所謂虎生三日，便有食牛之氣。次參溈山，機緣未契。辭行，啟溈山云：『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云：『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嵓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遂至雲嵓，于無情說法處了達其本。至辭雲嵓，猶沉悟跡，故臨行尚有末後之重拈，審細承當之再礦。值因過水，始釋前疑，乃述所偈，以明始末俱盡。若大慧去天寧，於虎丘而冰泮，往跡也。後乃展其玄化，法震海宇，指真說法，直舉當陽語示曹山，尊承世系，非以先傳寶鏡，後悟心宗，而可昧其昔之所得，不令其後之示續也。若云更令重參，不識所須何事；若云先傳後悟，不知始悟何宗。以此正大機語，謂之先傳後悟者，大慧不應于天寧先受圓悟所付，分座驗人，後復至虎丘打脫舊蘊矣。不見其錄中云：『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日請益湛堂殃崛持缽救產因緣，驀地打失布袋。當斯時也，礙膺之物撲然而散。』與洞山涉疑過水，頓脫悟後之影，異曲同調，亦可謂之先傳後悟。得麼？此若以洞山之悟與大慧不同，大慧供招現在。若大慧與洞山悟跡不別，何爾獨具此疑？是以失探其源，沿流不止一言，欲決脫盡，乃師洞山於先。既得其本矣，豈不識睡中之主乎？峰今何更著為？目前未必機銖兩，睡中先付定盤星。將欲指勺水而評滄海，一何狹劣之甚？今以識睡中主為極則，殊不知徹底後更有事在。看其頌首句，以『崚嶒石室暫相逢』，當頭便存譏訕，因溈山指洞山，石室往參，一見雲嵓，即時契悟，遂辭去(云云)。今以謂石室暫相逢，則永嘉謁曹溪、夾山扣船子，豈不暫之更暫耶？秖恐相逢不相識，迢然舉處貴知休。又云：『良久淆訛囑付重。』峰絕不究洞山因雲嵓所荅秖這是，山便呈出個等現的見處于良久之地，嵓復驗其不盡功勛，故更與一截。山時尚未敢和身放倒，向後直窮至古人到不到地，偶於過水脫盡，重開不墮區宇，立證無心之良久，還更淆訛個甚麼不傳之旨？又重囑付個甚麼？不見佛果頌曰：『水中影子因身有，若實無身影亦無。百尺竿頭纔進步，一毫端上現毘盧。』前以指洞山孤滯于良久之無心，後指出頓現無心之良久，明其先知有因而不知有，後不知有因而知有，凡情聖見共相回互。豈如峰之頌茫茫忽忽，認影迷頭？嗟哉！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又謂：「眼誤自開當細見。洞山前之所證、後之所盡，何處誤卻正眼而云當細見耶？」結云：「世間幾個是真龍？若至人一徹其始，如乾元之體，不住其功而能用九，故曰

用九見群龍無首，所作與時偕行，莫測其際，名不得、狀不得，又擬向何處見龍德耶？既統承佛祖大任，必能超天地、化萬物，興雲吐霧，擊碎虛空，反疑乎是真龍、非真龍，而不為之一辯決耶？且發言害理以外其義，故云詖辭知其所蔽、邪辭知其所離，將欲百世莫之能違，而合行其說者，不亦謬之更謬耶？試看先德內不欺己、外不欺人，絲毫未盡必力為之，非同末世之言過其行，以聖自居，詆毀前哲，甚欲突如來如，必至其行次。且予誠知大言不辯，恐更起于疑人之疑，以不釋其所疑也，是以并大慧一節首而出之。」

峰問：「若是堂奧果可先傳，又說甚麼自悟？」

峰著云：「若不水中見，幾乎苦一生。」

頌曰：

不因度水絕來甦，定落然香受祖圖。師法既傳成紙墨，奮龍行雨在驪珠。

師著云：「休看楚璧作碔砆。」

又云：「寶鏡不從言路得，劈開心眼是真師。」

頌曰：

眼裏聞聲困早甦，謾思索馬按韓圖。相承一滴非言說，濁智終難辯髻珠。

師荅云：「此問首荅，悉以備之，事必准明其跡，不宜再為聲指。惜三峰未始本其所出，力欲捲空捲地，迷障人眼，故其頌云：『不因度水絕來甦，定落然香受祖圖』之句。始隨蹤于大慧行腳中，述其所參洞下尊宿，有『臂香授受，不妄付人』之語，而為實據。然大慧初年行腳，見地浮沉，雖稍有解會，於己分中毫沒交涉，應不敢妄自承當，時猶遇遮途路之悲，未能窮理盡性，宜其不勝任也。歷觀洞宗，從始相承祖印，《傳燈》備載，未有見其如是之授受、未有聞其如是之法式。三峰總不辯大慧最初之見，反至承虛接響，潛興鬥巧，不復循理，蕩激風波於言下，欲喪至人之實，吾自知其力不堪矣。於人使可易以詐，在天使難架以偽，將不危且惑乎？未睹門庭施設之權變，寧知堂奧鎔盡之規模？且時之與人，興衰不一，各宗主化，未得繩繩芳躅以繼其道，湮沒時往往遇之，鼎盛時得有幾幾？或斯道寂寥，師家得一敏捷者，未必不獎勵以進，用意琢磨，所謂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且爐韛之下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但未見先有所付，而後令彼自悟也。大慧己之不頓脫者，是誰之過歟？今何得執一時之偶議，廢蓋代之家聲，相為攻擊，至暴肆求疵，以欺掩先聖之實證乎？如洞山囑示曹山寶鏡三昧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恐屬流布，喪滅吾宗。』指原始要終之大節，還可陷

雲嵓先傳堂奧得麼？既不可陷，三峰一生之眼見耳聞，沒向何處去也？欲將寸澤之鯢，而鄙鯤於大舉，多見其不知量矣。洞山之悟于初，非三昧耶？後脫於見，非寶鏡耶？古云：『但得本，何愁末？』洞山之先悟，豈非本耶？後示曹山，豈非末耶？三峰自謂濟上傑人，何至反生迷暗？請天下後世明達者，公驗其邪說之非、欺滅之狀，可行乎？不可行乎？為臧耶？為否耶？夫歷代宗匠，徹悟不假于人，紹隆自當承旨，展化必以師資為血脈，貫其所統，昭示來機，豈有內繼皇嗣，外膺大寶，反泥乎父作子述之丕承，而臣下不為之折節，國法不為之遵行耶？若今之玄要，必待臨濟再出，面囑其旨，而後敢行，不亦迂闊之甚？況雲嵓父也，洞山子也，葉奕親承其道，反欲枉加疑似，吾恐斯問大有失于所學，固不宜向此處為跌宕、為層巒、為左右舌、為螳螂臂，雖蜃樓海市見日便消，簧鼓虛聲罪將奚釋？大言著為，若不水中見，幾乎苦一生。試問：三峰此處是見耶？脫耶？入耶？出耶？依住耶？滅盡耶？向這裏不覓個洞山消息，真乃苦卻千生萬劫，斯謂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卻真。」又云：「師法既傳成紙墨，奮龍行雨在驪珠。古德云：『祖師心印狀似銕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正與麼時，豈三峰死被知見之所印住，而不一為之破乎？如五家門庭各具大機大用，相繼其道者，豈皆習紙墨之傳乎？豈洞山未明本分而行雲嵓之道，假此驪珠乎？恐近代異流搜奇變怪，掩戶傳宗，以己方人者，或有此耳。殊不知，法乃人之用，珠乃龍之用。豈有昧己之正受三昧，而反死抱前人之筌蹄乎？但恐人非真人，龍非真龍也。將欲布鼓雷門，誠恐自先碎首，彼此既為佛祖兒孫，當為任重，不應輕佻至是。所言公，斯非公言也；所言私，悟非私法也。吾是以不可得而知其所發矣。堂奧中事，切莫掠虛，若悟其源，自當神會。」

峰問：「若是法屬閒家具，而可以先傳、可以後傳者，又何必重於師承法乳？」

峰著云：「幸存一滴活嬰孩。」

頌曰：

分符貴在合符同，苟不憑符何適從？只恐竊符私奔者，定然三尺不相容。

師著云：「代王禪位不須憑。」

頌曰：

真王不與假王同，躡足封齊何所從？待得漢文西向後，公私言路豈能容？

師荅云：「按此一問，峰擬欲曖昧其源，傳亂天下，使後世疑之，快其私意，遽然自得，獨尊一家之統。悲哉！三峰何苦亟亟

蓄心乃爾？不知心要目為何物耶？顧從上先德師資法印如火傳薪，蓋知洞山參請徹旨，所繼慧命非荒唐遙指、影射虛承，料不同晉代劉淵妄依漢統。據何所見，直譏洞山以法屬為閒家具，而不重于師承法乳耶？倒引魏信陵竊符私奔，力將誤入人罪以相欺蔽耶？且洞山之刱始也，德配靈峰，功超少室，作用嚴正，宛似純金，萬世之下誰不尊之、仰之、戴之、佩之？今欲疊亂其師承之分、所貫之道，三峰何所見而敢暗行貶剝至是耶？犯何條款，頌為三尺不相容耶？無根害理，過難屈指。攷《景德傳燈錄》：『洞山悟無情說法，遂述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余讀至此，遽云：『則早存一滴活嬰孩矣。』山後辭雲嵓，嵓曰：『什麼處去？』山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山曰：『無。』曰：『莫歸鄉去？』山曰：『無。』曰：『早晚卻來？』山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山曰：『難得不相見。』山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不？」如何秖對？』嵓曰：『但向伊道：「秖這個是。」』山良久，嵓云：『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山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因有偈(云云)。又《五燈》、《指月》等錄載：『雲嵓良久，曰：「秖這是。」山沉吟。』又有載山作禮者，紛紛不一，較《傳燈》載山良久處，正呈所見之謂言下投機處也。如按別錄，則問荅全不一氣。據洞山之良久，乃其始悟時大題大目，未可輕易。惜乎今古尊宿等閒看過，毫不著重審訂其實，任聽截長續短，以恣邪說。且如雲嵓因山一問，便爾當場分付，山雖欲力任，但不能直下無垠，是以嵓之再舉，至山之再礦，消法執之微芒，斷末後之根蒂。今作雲嵓良久，雖於示處可用，然在知有相參，絕無意味，故以《傳燈》為實據，斷不可擬定雲嵓之良久而非洞山也。況嵓又未見山一語，何以便言『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山前又沉吟，後又涉疑，若果如是，則昔日所得處面目何在？故山之良久不當改作沉吟，每思後人所載鳥焉之誤，其過不淺淺也。且《景德傳燈》系大宋道原禪師編次，賜入龍藏，師系法眼下二世孫，當真宗時，道欽四海明賢與之核實，驀修筆定，頒賜流行，敢以洞宗之始祖機緣而不為之一詳細乎？但年世積遠，學者寡識，不能推詳本真，翻然異論，事不師古，擅為批削，余是以遵上古而明之，山嶽可使之移、江海可使之竭，唯斯正眼斷不可更也。今三峰總不較前人舊案，錯疑後有波瀾，妄議雲嵓良久，淆訛囑付，重以法屬為閒家具之非。試問：洞山辭雲嵓時，非比香嚴之去溈山，而先未有所悟者，但猶沉悟影，纖疑隱隱，直窮至不坐最初句、不墮末後

句，體盡無依，香飄果熟，然後出世拈香，豈非光明正大赫奕之師承法乳乎？蓋昔亦有不重師承法乳之恩者，如開聖覺初參長蘆無所得，次依五祖演發明，後見長蘆法席鼎盛，遂往嗣之。拈香時，不原所得，忽胸前如擣，發癰成疽，竟以疾卒。此非欺滅師承萬代之龜鑑乎？如是法印，還敢作閒家具耶？不耶？但近代師承與古大異，昔之參請者，若於一言半句中稍有得力處，未敢自忽，人天眾前必為酬報。今之相承法乳者，或背、或向，或與、或取，或好高自大，埋沒所參，或未經囑付，妄為繼統，彼此捏虛，終身杜撰，惟觀門庭熱鬧，生滅為心，倒換新奇，朝秦暮楚，不知師承法乳可如是之重耶？輕耶？吾固曰：『三峰當痛惜子今時，不應錯疑于先哲也。』末代惡風甚熾，習沿大壞，恬不知怪，寄深主盟斯道者，若單絲繫于九鼎，更混亂於無可繫之日，寧不一為寒心毛豎乎？懇力為荷之慎之，毋欺毋忽。」

峰問：「若人人可以傳得，為甚繩床腳下聽去，便道倒嗣無及？」

峰著云：「魏禪應知愧舜韶。」

頌曰：

春秋一字但誅心，詭御從他傲得禽。握法不嚴成自負，室中千古貴惟欽。

師著云：「佛祖典型賴有此耳，勿則野狐涎直流。今日審如是言，震懼震懼。」

頌曰：

神鋒凜烈斬機心，未許談禪劇七禽。雜毒信知難入耳，雙雙嫩桂固宜欽。

師荅云：「誠哉是言！切於學人，偷心未死之大害。急於道者，明真辯偽之大防。若非真正種草，久之悉作假雞聲韻矣！無實證者，觸處鐵山當面，敢不自為覺察乎？寥寥末季頹綱，歷歷誰為聲援？正所謂繩床腳下聽去，招感禍殃不淺，況云可以先傳、可以後悟耶？如古斲輪之小技者，父尚不得而傳諸子，況大道乎？果得之於心，必應之於手，則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峰何至積疑不已而更矇瞍？豈能善之為視乎？善之為作乎？徒使言高而目遠、跡廣而心雄，既亂空華之障，復傾眾響之沉。無奈洞山眼裏聞聲不須耳授，峰必禁錮其說，何異柳生于肘而盲然不知物化？誠如峰論，當令雲岡向常寂光中再將起之、囑之，或能銷鎔其倒見乎？惜哉！不識洞山之始，應昧其終，故死執定，睹影前之未悟、睹影後之方知，滅其神化之忘功、誑侮孤輪之獨照。欲盈所志，須將洞山過水前之實證實據者欺沒得盡，庶幾得行其詐，勿則皎然事蹟恐愈掩而愈明，徒將魑魅之蹤妄搏獅王之步，將欲戕古以自勝，豈其然乎？試問：唯欽之道、掣電之機，未審可使深

相傳習而為悟耶？五家之宗，立法之始，未能入其室者，可令統行于萬世耶？若謂遞代綱宗，師師可據，何至洞山直證雲嵓之道、親荷雲嵓之法？骨尚未冷，反不容於統承大旨，深毀其先傳堂奧耶？繩床下聽耶？并著以魏曹篡漢，不及舜之受禪，汙篡逆之訛言、亂傳燈之疑始。峰之所謂，正乃一字誅心，自狀其過，速當痛為切戒，毋至欺陷百端。頌中又以王良詭御獲禽而比托，大似醉夫說夢，亂指西東，將沒洞山為嬖奚之儔歟？閱此不覺可怪可疑、可悲可笑。夫尊古敬賢，其德乃大，峰反聾昧於見聞，頑闇於心口，棄德崇偽，昧公泄私，千古之下，未見有登祖席者，橫肆舌劍唇鎗，作此惡聲，全無忌憚，法門豎異，害莫大焉。請觀濟上之青天霹靂，旱地波濤，洞下之觸背俱非，如大火聚，一扣其法，似忤逆聞，雷若由基，神箭滅盡。學人偷心搜盡野狐窟宅，寶鏡高懸，藏竄無地，敢云握法不嚴成自負耶？豈有斯道同世俗之幻術，沿習於秘授耶？欲假鉤繩而釣古，待膠漆而固今，於其正也，反為削之。斯峰未返天倪之上，故傾積毀之風，徒以自高而身殉者，不亦莽蕩乎？每思楊墨之見，雖謂偏執，然亦不言可傳之實法，豈先聖以心印心之道，反相搏擊，使混常流耶？峰既於濟上久專大任，不當存心生滅之場，啍啍欺世，罪將何辭？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仰祈明眼作家，畏慎惕勵，直示後學，庶使法道綿綿，弘揚萬億，以垂不朽。幸甚！」

峰問：「五位君臣既是闡揚不少，為甚又說個五位王子？畢竟是兩義耶？是一義耶？若是一義，石霜、九峰料不多事；若道兩義，請判意旨如何。」

峰著云：「寒泉品後煮茶香。」

頌曰：

既分貴賤辨疏親，密闡玄宗不厭頻。面面好山披洞府，脫然蛻去邈仙真。

師著云：「升壇推轂原非細，大賞難論蓋主功。」

頌曰：

傍分正化絕疏親，借位明功挾路頻。不賞元勳知奉重，耑然玅指響天真。

師荅云：「提綱挈領，固非言象所明；透網離巢，拈弄何妨活潑？必欲傍搜註腳，恐教玷辱先宗。緇素若不分明，必至囫圇吞嚥。一義兩義，不別根株；王子正偏，大有同異。寄語參玄上士，應知格外玄機。正中偏，宸宮開曉唱；偏中正，鳴珮仰堯天；正中來，石女下粧臺；兼中至，剖符知定鼎；兼中到，臣主豈能明？透此一位，以徹主中之主，以別誕生之父，雖曲盡其

法，無以少加。但皇王根本，勳位之不同；主主依正，攝盡之難別。故石霜慮彷彿於金枝，九峰懼尊崇於久御，直使功勛不借，隱顯大開。如吾宗要訣云：『古鏡臺前，子轉身而就父；兒孫得力，貴乎室內不知。夜明簾外，臣退位以朝君。不令而行，玅在借功明位。』王子五位者，誕生、內生，本出之無殊；在朝末，化生之有異。如位尊九五，宇宙一人，貴無倫匹。天王之下降一級者，有內紹、有外紹，本不同其位，故各司其化。內紹者，位立儲君，根本同出，雖天然尊貴，但欽承帝父，秖奉一人，謂之主中主。外視臣僚，巍然獨立，隨處稱尊，即根本智也。雖分兩位，實是一君，根本不清，豈知轉位必活？遭其錯亂，那明悟後再參，以得大機、以顯大用，故曰內紹。誕生之設，有是來矣。外紹者，公侯伯子男，以功勳而至，雖不同內紹，亦秖奉一人，各秉其權，輔贊化育，謂之萬行等莊嚴，亦不犯功勳，必須一念回機，始得全身奉重。如閫外威權，惟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在外各嚴其職，在內共戴其君。若矜不賞之勳，肆跋扈之亂，一經悖逆，非惟自失本真，亦且不能他受用也，謂之理事俱背。如華嚴六義，有成相、壞相、別相、同相、總相、異相。異中原有同、同中原有異，所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脫斷、常，邊、邪二見，絕能所去住之關，故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會。揀明六相，和合作舍，各不觸犯，極則處正眼難窺，垂手時大千任運，君臣賓主內外互融，海闊淵深古今無間，豈可參差上下，混配其宗？了知出沒洪波上，須假弄潮人。如著云：『寒泉品後煮茶香，諦當甚諦當。』若知一味，百味具足。似乳中酪、酪中酥、酥中醍醐，若離乳體，則無以成。雖等則有別，於體本仝，無奈鬥搆輩，每纍瓦結繩，遊心竄句，絕不知全鼎大臠之味，終身役役，曾未染指。計為自得者，誠謂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或於法要中，假令渾成相似，緇素又不甄別，大似盲人摸象，誠如峰云『脫然蛻去邈仙真』矣。抱鉛爐作丹鼎，甚是可憐生。欲得不乖大旨，登其絕頂，請再究始終之大、向奉之深，於修證原有階梯，在運斤絕無朕跡，方曰裏頭人，不擔屋裏事。學者知此，則思過半矣。其外者，折衝萬里，裂土分茅，但久駐封疆，則不忘於帝力，猶妨野老之歡。故曰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弘法之源，蓋本於茲。恐不盡其所問，更布葛藤一上，稍明大略，欲透法身向上關捩，無越此耳。還委悉麼？雲中木馬嘶聲切，焰裏靈苗結子多。參玄之士切莫草次放過，不負良工苦心。勉之，勉之。」

峰問五位君臣：「曹山言：『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

者，冥應萬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玅最玄。」問：「空界、色界，說理、說事，既是曹山語，為甚大慧道：『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耶？且道：曹山意旨如何？」

峰著拍案一下云：「是偏耶？正耶？是空界耶？色界耶？是理耶？是事耶？會得者，冥應萬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惟此一位。不會者，一任分君臣、辨五位，錯認兼中到為兼帶，可惜許也。」

頌曰：

東來西去共浮沉，輥出囫圇格外音。若向末稍烏炭認，又成單板費沉吟。

師著云：「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頌曰：

橫穿向背絕浮沉，啐啄之機異轂音。尊貴位中知不住，豈珍枯木有龍吟？

師荅云：「先德激揚個事，展化多方，或建立、或掃蕩，或隨立隨掃、隨與隨奪，總要當人脫卻貼肉汗衫，非教人守株待兔，隱顯言中為標的也。故曰：『法無定止，去病為良。解撥金針，瞳神立轉。』乃至明耶？暗耶？色耶？空耶？拈來悉作倚天長劍，直使石女血流毛卓，豎虛空骨，碎眼迷光。若必泥其言路，則背水之陣必敗、曳柴之勢宜亡，要在殺活臨機，用非死執。是以曹山之建立，出無中之有；大慧之掃蕩，去有中之無。透過者，關鎖齊開；迷沉者，町畦自劃。又何必凝滯師家言路，探指顧蹤繇者哉？且五宗法要，瞿曇老漢早已露布于三千年之前，幸有後代兒孫作略宏遠，傑出前人，能超佛祖之見，故具佛祖之用。如涅槃[、/(、*、)]字，三法不共；嬰兒之行，五相鉤連。滿字、半字，同、別、總、異。雖熾然應萬，而無有窮。於五葉一花，豈分根派？綿密也、箭鋒也、顧鑑也、六義也、暗機也，高撾毒鼓，截斷來去，羈縻縱奪自如，推倒死生墻壁。幸有三峰力專斯道，探出秦宮之炤膽，究明刮瞽之金鎞，直衝雪月蘆花外，自可披衣向後看。如頌云：『東來西去共浮沉，果能化堅礙之疑。』絕遷轉之患，則雲來雲去，出沒無心，十方剎海一毫頭現，豈逐浮沉定見，耽取舍於其間哉？次云：『輥出囫圇格外音』，斯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將欲搜玄抉秘，徒增影響之知，反落塵毛之劣。秖如道：『聚不成團，捏不成碎。』擬向何處輥出囫圇耶？結中云：『若向末稍烏炭認，又成單板費沉吟。』透得至微之奧，於大功不住、逢御飯不餐，破微笑之風、肆拏雲之手，

撥著如獅子音吼遍吼、如法樂音等遍吼，何至反費沉吟耶？所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試看洞山頌云：『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峰將此頌錯擬其意，言總能透得五位，亦不過在黑漆漆地履踐，認定洞山之末稍竟墮死水，全不為貴。呵呵！不亦淺見浮沉，將比量而作現量較？洞山首句云：『不落有無』，謂格高調古，和者誠難，學人不識玄旨，相將競出常流，但不知一有所異，便成滲漏，何得云到？是以密移一步，竭玅化以無方；垂手交參，齊古今於一念。直透二邊，生佛不名之要道；通結回互，兼到終始之提綱。所謂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故名臣主相忘於古殿，豈云認定烏炭費推敲耶？如洞山問龍山云：『和尚見個甚麼道理，便住此山？』龍云：『我見兩個泥牛鬥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看看！請開頂門之正眼，始堪空裏弄空華；速透悟後之覺場，稍許夢中來說夢。則不誤指脫影為見影，絕處為坐認。非以三玄而不同五位，死定在棒頭上，方絕人氣也。非以教有明文，而曹山說理說事，不同祖意也。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如是不妨有理、有事，有主、有賓，有玄、有要，有正、有偏，立證無身有事之大用，不貴勳勞所至之藩封，頓伏千妖百怪，掠盡十地三賢，消多知多解之壅塞禪，點無作無功之正命食，得弘其化，豈不偉歟？遞後之操進者，毋使不明綱宗，左右失顧，識些子利害，再令冰河發焰、鐘鼓重新，是知此問不弱。」

峰問：「既單取五位為從上所推，則今之悟者全在裏許安身立命，為甚出語多是正中偏、偏中正？」

峰著云：「直須恁麼會始得。」

頌曰：

從來雙足走西東，起坐分明不住功。脫履上床沉睡後，一輪圓月掛高穹。

師著云：「星河垂玉漏，北斗面南看。」

頌曰：

夜半金烏出海東，坐深鰲背懶施功。橫穿古道抽身疾，不借冰輪炤碧穹。

師荅云：「偉哉！斯第一義，不規而圓，不矩而方，一中繩墨，則傷之、觸之、忌之、諱之，無病不發矣。故忘言則得意，忘法則情枯，拔盡瑞草靈苗於劫外，倒拈龜毛兔角於今時。故先聖立旨云：『雪覆萬年松頂，夜半正明；雲遮一帶峰巒，天曉不露。』是以垂手處，正中有偏，暗不住暗；偏中有正，明不住明。卸卻通身甲冑，立見太平；勿令久住長安，風光八面。巴歌

絕唱，雷驚枯木之花；玉線橫穿，拽斷泥牛之鼻。挾路頻頻，機通回互，無位次中明位次，有雙關處絕雙關。該而全其萬化，不羨大千之富；返而一以難收，奚輸徹底之貧？一朝撲碎玉屏風，方信晶簾終不貴。若投子因僧問：『大死的人卻活時如何？』荅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此即直下裂斷兩頭，雙控俱虛的句，稍具眉目，則知雪樹梅花開午夜，月巢老鶴早騰空，亦且那邊不坐萬年床矣。古今師匠承嗣其宗者，若庖丁之解牛，非斲輪之糟粕，與諸佛祖同一自在、同一玅用，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若但知其所用而不知其所不用，大似王子寶刀指空說夢，非兼帶而終沉莽鹵、識觸犯而始徹精微，若不悟銕鷂凌空，奚以測鵬飛萬里？如頌：『脫屣上床沉睡後，一輪圓月掛高穹。』據斯所證，猶存毫沫之知、尚涉瑕生之累，向這裏一刀揮得斷，返聞涓滴非聲、冰壺無影，是名大解脫門、大總持門。如云：『起坐分明不住功。』果爾從緣不借，則知一念遍塵剎，不勞雙足走西東矣。還見玅協弘通的的意麼？直待石人毛卓豎，始知明暗一齊蠲。」

峰問：「大慧言：『四大解散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闖入驢胎馬腹去也。』且道：此時作何諦當？」

峰著云：「甕中不走折腳鱉。」

頌曰：

地閉天凝凍轉加，梅因寒徹迸些花。若於白處看消息，大是尋春截樹丫。

師著云：「不借借中方始貴，脫然來去未為奇。」

又云：「回互的旨，果如是乎？休將驢鞍橋認阿爺下頷。」

頌曰：

湛守靈知病轉加，香煙脫去眼生花。直須踏破澄潭底，不喚珊瑚作樹丫。

師荅云：「吸乾滄海，玄珠豈墜蒼龍窟？衝開霄漢，桂輪不貯古寒潭。萬邦靜而王化忘，四海晏而狼煙息。拔無根草，斷筋骨於有住之鄉；弄死貓頭，碎髑髏于識盡之際。秉大公不世之法，絕窺窬紊亂之私。若不辯其輕重之關，必混亂於玉石之誤。故師家出語，揭古示今，大須審細。雖抑揚不一，但為佛祖權衡、人天標格，不可陽施陰奪、顯己滅人。謂之道者家風、謂之禪宗命令，較大慧指『心識已昏，如何回互』一問，雖偶拈示，於昔時實有沉埋於大意。且濟宗如大慧之福慧圓滿、行解具足者，誠不多得。弘揚斯道，海內傾心，九重顧問，非唯本宗之門庭死拈活弄，而四宗之關鍵無不披靡。安有將回互大綱，作生死岸頭事，以勘學人乎？如是，則坐脫立亡之應可貴、沉空守寂之必宜珍，

於大法何有哉？設為是問，蓋權宜所發，針拶初機之輩，或有是事，勿則大相懸隔矣。雖曹洞亦有回互中直截者、或臨濟亦有直截中回互者，然于旨趣大不可溷。一失顧其建立之本，必至困守靈知，隨波落炤，可不細參乎？且回者，徹過威音那畔之根源；互者，攝盡今事門頭之玅用。先後不居、依正互攝，始起于石頭參同契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痛拶偏枯，舉之密密、示之拳拳。次傳而有雲嵓寶鏡，再傳而有洞山五位，相繼得有曹山三墮，闡揚大化，建立門庭。當曹山時，頓絕紙衣依倚之功勛，後有九峰未肯首座全身之脫化，剪除根塵器界之依光，截卻有證有修之巴鼻，不貴坐脫立亡，秖為見處墮偏枯，任爾舍利通身，勿若臨機能轉步。審如是法，豈可以荊棘園同列栴檀之座，宸極殿相看草莽之塗？蠱毒反作醍醐、草賊目為真主，通宗通塗既不辨，挾帶挾路豈能知？若以去來不昏為回互之極，則紙衣應徹底多時，又何待曹山向末後施不借借之鉗鎚，始得斷依依之根本？到此地具得半隻眼，誠謂吾宗下刃更利，發藥甚毒，絕蓋代之功，非廉纖之病。到來懶去攀雲樹，回首誰誇鳳閣風？透盡紅塵堆裏生涯，方知大熾焰中吐舌。故曰：縱饒枯木生花去，返炤荒郊不值錢。豈云梅因寒徹迸些花，而于功位上強作主乎？既不識跡混塵埃，而敢明其挾帶乎？古德云：『黑白未分前已過，又豈肯向白處看消息，而待尋春截樹丫乎？』首句以地閉天凝凍轉加，不過學人進修階級，總使寒威徹骨，不能攀虬龍而驅虎豹，穿嵓鑿而入煙波，秖可望隔籬之髣，何嘗睹露地之牛？將欲透金針而穿劫外以窺其奧者，吾未之見也。又著以甕中不走折腳鱉，可惜三峰一生行腳，全身困在甕中，若不打破甕時，直挨至彌勒下生，還無起日。絕不聞：『莫守寒嵓異草青，坐斷白雲終不玅。』故將大慧一語看為實法，誠如所見，當作回護字用，不當作回互旨看矣。若易乾坤之互卦，無互中而有互，舍一而進，疊以成之，絕內絕外，神化莫測，餘互亦然。是之言互者，用如轉環。古人立法味此，若毫忽之差，則不應律呂矣。針拶不入，水灑不濕，猶是打瓦鑽龜漢。若不向露柱揚聲處討個分曉，正好坐參三十年，或失腳迸斷紅線，方知石頭路滑，宜深心密證，不宜坐守枯樁。吾固云：『大慧斯問，倒弄顛拈，或未可測。』遞後之俊傑欲追求斯道者，得向大海裏翻個轉身，則不指涔蹄勺水為巨浪，久久或堪仝入此保社。」

峰問：「景欣言：『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個。』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且道：識盡底人，畢竟是見解？是行解？即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

峰著云：「腳底知前路。」

頌曰：

髑髏乾盡生青草，不借流螢一線光。敲到第三雙眼直，不知入地上天堂。

師著云：「斷碑橫古路，霜月豁虛懷。」

頌曰：

敲風打雨渾閒事，轉覺難同絕頂光。迸出海門秋後影，尚餘殘炤落虛堂。

師荅云：「交光互彩，彼彼同明，識盡無依，見行俱徹。景欣斯語，病學人之理事未圓，過在行說不到，非萬中無一二也。所云見到者，握土成金，觸處圓滿，理無礙也；超諸見量，離諸有作，事無礙也；不取一法，不舍一法，理事無礙也；體用渾忘，理事不立，事事無礙也。若猶存見諦，是名食不消，如黑夜見物，開口則墮理障，所作則墮事障，安得行解相應乎？現前既是黑漫漫地識情流注，何必待眼光落地之輪迴乎？若不得其真，似葉公迷筆下之龍；能忘情於見，如李廣穿烏菟之石。果得真見，則見且不立，況一切作用而不圓滿乎？自能坐致太平，高蹈毘盧，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復欲問其識盡底人，畢竟是見解乎？行解乎？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乎？呵呵！目前山是山、水是水，人謂之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人謂之町畦，吾亦與之為町畦。吾亦不知有見解、有行解，亦不知識盡、識不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故曰：『四海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既盡髑髏之識，必豁正眼於頂門，能誅不戴之臣，荒服悉歸於闕下。山河眉目裏，又何須問取腳跟？萬法一微塵，決不假螢光半線峰。沒卻景欣活路，自遭眯眼重圍，故著個腳底知前路，余不妨為汝添個註腳。」乃云：「終是黑漫漫。其頌中道：『髑髏乾盡生青草。』余一喝云：『猶有氣息在。』次云：『不借流螢一線光。』余云：『秖恐全身在裏許。』又云：『敲到第三雙眼直。』余云：『亦非至寶。』結云：『不知入地上天堂。』余云：『終是亂走。』據此一頌，本無大過，何至逐句破消？非搆言路之風濤，為剪執迷之所向，不得不為一按劍也。如前二句，以洞宗髑髏無識眼初明，今頌為乾盡生青草，宛若腐螢一線之光，終不能全彰見行，勿須寶也。唯言所重全在知玄而復知要，一一敲去，敲到第三句，則雙眼始直，髮尖上迸將出來，天堂、地獄獨步超方，以他宗之淺劣難同，吾法之優深可貴，宛如博奕、渾似鬥雞，既不忘見執之波，奚以消權實之用？總於出生入死，如花開、花落，遇順處逆，似流水浮漚，斯雖履實地而不辜，但猶倚功勛於力馭，況欲向法鏡內數白論黃？每誇驚人之業，恐遭明眼之譏，急令鑽得透、敲得直，要且未具見解之圓

滿、行解之相應，殊不知煖不在火、涼不在風、明不在日、暗不在魄。會得，毘盧不墮凡夫；不會，普賢失其境界。是故螢火可熱須彌、滴水可浸巨嶽，不起于座而遍塵剎、不假一法而徹蠛蠓，大千捏聚，萬類全該，豈可列瓶盤之有異、目釵釧以無同？既不沒升沉之見，必當和萬竅之音峰，果不存秦楚之別，則刮盡景欣，熱腸一片，究空無住住，裂破不聞聞。末法所賴，在斯一舉，讀者事當審諸。」

峰問：「子歸就父，又道：『推爺向裏頭。』且道：推者是阿誰？既是推爺向裏，誰是同時不識之祖？」

峰著云：「秤錘落井又泥深。」

頌曰：

翻轉青銅鏡背看，硃砂斑厚壙泥乾。光生不用揩磨舊，漢製從來體自圓。

師著云：「丫角崑崙齊伏道，謾教帝釋放天關。」

又云：「禹蹟功雖異，難明大舜神。」

頌曰：

無事無身未易看，始終機盡見情乾。夢回石女來新炤，不借菱花點缺圓。

師荅云：「法燈朗照，方知見底浮沉；正令當行，須假重瞳再鑑。封簾掩密室之風，絕侶脫交參之路。是以靈苗瑞草，野父愁耘；玉鎖金匙，智人不顧。非因木蛇夜吼，寧知腦後神光？未逢達者之儀，怎得瞎驢滅卻？說明說暗，固是空拳誑小兒；論要論玄，應識假途滅虢計。若得全超不借，則能推祖父於裏頭，一朝掩鼓息旗，事可罷登於廊廟。推者，乃轉位也，滅根本心也。根本心滅，則超過現量，不問帝鄉之遠近，誰驚暮夜之非常？是以古德云：『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禁殿無人，誰拂清風于白晝？碧梧去鳳，任教明月落重臺。法執盡而見地圓，根本脫而理事徹，直窺髻裏玄珠，可別輪王至寶。如《金光明經》云：『如來言三種身：依諸伏道，起事心盡；依法斷道，依根本心盡；依最勝道，根本心盡。起事心滅故，得現化身；依根本心滅故，得顯應身；根本心滅故，得至法身。』既云教外別傳，何使提挈綱宗？假令別有規模，未免斬頭覓活。若果如是，未夢見在；若不如是，未夢見在。急須蕩盡聖凡情見，方能不滯尊貴階梯。如峰著為『秤錘落井又泥深』，斯謂藥石除而反墮膏肓之疾，鉤餌脫而復遭羅網之悲，滯十成之死句、困相似之疑城，見處既帶瓦礫，發言難印宗乘。欲識同時不識之祖父，舉步亂雲迷四野，攜笻無路透孤峰。如頌云：『翻轉青銅鏡背看。』不聞古德云：『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又何許鏡背看也？次

云：『硃砂斑厚壙泥乾』，好個摩空句子，不當落在點劃場中。所云：『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當悟綿綿化母之機，寂寂真風一段。峰既將穿密室，何陷顧貯之泥塗，更沒文彩于琢削，豈能絕眾響而豁天真之提唱乎？宜知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又云：『光生不用揩磨舊』，秖如古鏡未磨時，是個甚麼消息？末云：『漢製從來體自圓』，不見寒山道：『無物堪比倫。』峰又用製作麼？無有譬喻能喻此法，總製得圓，早已缺陷了也。將欲古之又古、深之又深，竭力摸寫，逼真得盡，不知弄巧成拙，揀點將來，料掉沒交涉。住！住！既道向亦不是、背亦不是，畢竟如何即是？」一喝，云：「鐵牛撞倒帝釋宮，百億須彌汗如雨。」

峰問：「曹山立三種墮，註者言：『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又明安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卻來這邊行履，不虛此位，即墮尊貴矣。且道：曹山三墮意，畢竟是那一種？」

峰著云：「從來不借雙關路，鉤鎖中間直下拋。」

頌曰：

這邊那邊都不得，合水和泥總不知。牛斷鼻繩湖草綠，牧童濃睡月低垂。

師著云：「落日海潮夜，秋光腦後看。」

頌曰：

天水勿違明舊德，群龍無首殫餘知。挾類混然成錯吉，門庭三五不須垂。

師荅云：「閒花野草，橫鋪古錦化春工；山色溪光，密布真風超象外。全身入荒草，徐行足跡混塵埃。脅右書半行，獨許狸奴知個事，分明頭角宛轉巴歌。故曹山有三墮之神樞，大珠剖絕向之正受。其法也，如鼎繫足，不煩輕重于其間；似月穿波，忘所合流于徹底。明安復為布置，一以折三、以三冥一，亦不另擬隨類墮之等，則尊貴墮之差殊。故云：『此三墮須明轉位。』是以先聖立法，竭盡無餘，摶沙全琢玉之功，函蓋有藏鋒之勢。且曹山始云：『直須回互。』末云：『將為墮。』且不是同也。若使回而不涉，必貯金城，久止亢陽，終遭旱魃。一踏到底者，透石穿雲；三搭不回底，迷蹤失步。敲出鳳皇骨髓，蒼梧空月露之形；倒拔獅子之筋，鸞膠絕絲桐之響。等閒嘯月高岑上，要使清風刮地來。墮之之意大矣哉！興無緣慈于大覺之場，作不請友於含生之類，故教中有諸佛退位度生之義。佛非有位也，但居尊貴一路，則無度生分。若不令回機，眾生無出頭分。故曰：『轉位就功，解珍著敝垢之衣；轉功就位，治水歸神禹之化。』本非物格，東方人定西方出；亦非格物，南方人定北方起。男子身中入

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故佛不住佛之尊貴，長鯨一吸海水盡；菩薩不住菩薩之功勛，森森露出珊瑚枝。向果海中倒駕慈航，一音演唱，令其隨類得解，返觀生佛平等，了知無佛可成、無生可度、無行可修，煩惱涅槃究竟永盡。如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果若有佛可成、有法可現，豈得鎔盡規模于大冶，消除法見于當途者哉？是以一徹不受食之義，真俗融通，了然無一剩法矣。如云：『這邊那邊都不得，合水和泥總不知。』斯堪識異類之權，超言象之表。控神駿于四海，尾絕纖塵；駕金車於白社，步潛芳草。出豁古人大意，直分隨墮玄津，言深法玅，理到事圓。如末云：『牛斷鼻繩湖草綠，牧童濃睡月低垂。』是意本出宏智四借頌中發源。然宏智雖云：『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自優游。』但其結個『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以借借不借，借出曹山墮旨，始終一貫。今云『牧童濃睡月低垂』，人法隱隱尚存，不過露地安眠。牛雖純逸未忘拘，牧固貼然猶有待，此正是功行邊事，豈能證入不知有去成知有耶？於此不盡，安能回途得玅，而堪合水和泥耶？故云恐未徹其底。所云：『脫盡唯珍之至見，能通萬類之齊聲。』戴角披毛，隨類自在，方得塵塵混入，剎剎圓融，作人天依住，為大地指南，如明州布袋、普化木鐸，真俗不違，始終超越。奈何今之學者，雖得一線之麤知，未徹雙輪于足下，將使搗巢穴而碎須彌，去御樓而行草野，以決槍榆之勢，思同海運之興，寧有是事哉？誠謂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冷地回頭一覷，總似錦獄安身，猶帶幾重枷鎖，而欲自他俱利，誠為從井救人，豈不自相欺陷乎？是以羽毛不備，難透九霄，藥病未除，所行窒礙，直須空洞無物，表裏精微，培風摩背，不為天閼，有攫霧挈雲之勢，翻江攪海之能，然後可活醃透網金鱗，重煆悟後骨髓。於是無位可居，瀟灑任溪山之異；無法可示，錯然制大用之機。不寶空王之殿，誰珍有治之風？故寂音頌尊貴之旨云：『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闡揚既盡，靈鑑休違，神化無窮，如指諸掌，目其入草求人，老胡再起，何以加焉？得明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至此則金不重礦矣。」

峰問：「曹洞回互當頭，臨濟臨機不讓師。法眼家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荅：『是曹源一滴水。』且三家落處在甚麼所在？」

峰著云：「東西四不得擊，擊鼓當中。」

頌曰：

雙控俱虛直下針，主賓推讓正全擒。劈頭一撞雲消散，個個歸宗不用尋。

師著云：「斷岸翻身心法盡，笑看走馬落帆風。」

頌曰：

負勝輕遭腦後針，明修暗度魄先擒。功成籌畫歸三傑，帝業天然不費尋。

師荅云：「法律者，國之柄；綱宗者，道之樞。國無律而禮義衰，道不宗而異見起，是以過則匡之，失則革之，長則去之，短則續之，誅偷心于言下，絕知見於胸中，救百世之弊，豁後進之盲。奈何法既久而岐更多，道力微而奸愈出，悲王疊起，目不奈看，狂子交馳，頑闇塞路，空懸慧命，所繼誠難。學者陷牛跡之知，主者失綱維之大，互相訛亂，影射失真。嗟噓哉！是以仲尼不觀於禘祭，季札獨樂於韶音，慨古之法不可追，痛今之世何所視？三峰斯舉，深愍顛危隱微之間，將使回狂瀾於既倒，昭著其所不易耳。惜今時據匡床、拈麈尾者，一味印泥印水，說玅說玄，絕不忌觸諱之妨，又奚知衝關之要？學人言語，似鸚鵡傳聲。隨地生苗，若青蘿夤緣。渺茫祖父家風，失顧全身負墮，當此祖庭秋晚之際，邪法橫生之時，賴有重拈於末季，欲令破長夜之悲，睹前聖之範，稍為鼓舞。庶幾昏昧者一朝休歇，頓息狂心，應知立法非易、承當非易、行道非易、判斷非易，不令忽於正法。既得升堂，必宜入室。夫五家門庭者，通關要道，曲為今時撥開見執機輪，拔斷死生惡刺，師師大用，耀古輝今，打雨敲風，佛魔無地，後世無敢少加於毫忽者，因而尊之、寶之，一時推重，五宗之源肇於茲矣。所要者，貴于當人識病、識藥，知重、知輕，兼識藥中之忌，勿則顢頇佛性，儱侗真如，窮劫悟無有日。嘆今淺識之輩，誤揣其蹤，或擬臨濟之法，直截痛快，一見生擒；擬曹洞之法，廉纖轉折，枯木死灰。或美曹洞之綿密準繩，呵臨濟之橛頭鹵莽，并不審其玄要主賓，正偏回互，蓬塞胸次，亂統麻纏。其他宗者，湮沒無聞，秖堪口掛壁上，安敢偽指虛張？亦知其無所從而譏誕矣。予試問云：如砒藥鴆毒，示之于人，人必知為害己者，授以良醫，反致於起死回生；若示之參苓朮附，人固知為益己者，授以庸醫，反速于戕生致死。其性也，本無向背，顧其用之之何如耳？若主持是法者，道眼明白，參玄扣慕者，篤信無疑，一跨其門，偷心立死，久之得以續其法而弘其化，豈關宗有差別，法有淺深耶？亦在其人之擔荷何如耳。若半青半黃者，道眼糢糊，兼於學佛者，掠虛打哄，聚頭嘈雜，妄判古今，謬改金根，誤讀盎碗，非法有優劣也，亦在其人之臧否何如耳。一在師資緣契、二貴作用光大，如握寶珠，隨方應現。明眼者，識珠之體；盲聾者，昧珠之用。若然，聽其當頭回互也得、臨機不讓也得、隨聲破跡也得，乃至晴空揮霹靂，持書不到

家，月落潭無影，拄杖子[跳-兆+孛]跳，得遇烈烈英人，徹底從頭透過。有時恁麼也得，虎嘯龍吟，富嫌千口少；有時不恁麼也得，草枯水冷，貧恨一身多；有時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鞭斷虛空筋骨，撲碎金剛腦門。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貶釋迦于鐵圍山內，不令口邊水漉漉地，推達磨向糞掃堆頭，休教黑豆換人眼睛，一花既散于十方，五葉必光於塵剎，莫分優劣，唯貴行深，知法道不易，方堪保任此事，邁古超今，令法久住，始不作佛法中罪人，虛喪其實也。如云：『東西四不得擊，擊鼓當中。』峰何事一光分左右，同室列西東？宛如中外相持，大似途分界限，四既不得，中亦不得矣。如昔普化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虛空來，連架打。』峰至此將欲擊向何所？四方得麼？中央得麼？果能衝開巨浪，便可握手相參，勿則困死方隅，埋沒千生腳底，敢向何處存軌則耶？如云：『雙控既拋象外，金針是可橫穿。』這邊那邊更不容其住足矣。次云：『主賓推讓正全擒。』吾宗謂君臣合處正中邪，豈非直下之正全擒耶？濟宗謂未容擬議主賓分，到這裏，主賓亦且無暇推讓矣。得透千重鎖甲，能握肘後靈符，必不滯山澤之幽閒，迷江海之浩蕩，顯舊家風，布新作略，展處肅肅秋風多帶殺，卷時昏昏古渡絕人還，縱橫唯心之旨，發而無不中節矣。還識三家落處麼？」震威一喝，云：「青天驅鬼魅，夜半碎桃符。」

峰問：「洞山問龍山老人：『如何是主中主？』荅云：『常年不出戶。』又別載云：『如何是賓中主？』荅云：『常年不出戶。』且道：是訛誤耶？是各有道理耶？」

峰著云：「升堂難入室，坐室不升堂。」

頌曰：

醉深獨貴和衣睡，未飽應憐放箸人。拂子掛來何足問？君臣溷失有家珍。

師著云：「玉鉤雙控冷，庭際闃無聲。」

頌曰：

冷冷白露蒼苔溼，寂寂重幃遠御人。萬里秋聲消漏永，未央高臥冷衣珍。

師荅云：「多處不得增，少處不得減，有主何妨頻話會？少處減些子，多處增些子，歸來門外草青青。口生白醭，火焰裏凍倒蒼鷹；戶長青苔，月明下喘死玉兔。擊水無聲，應知意不在言；敲空有響，誰識來機立赴？是法固無定所，玅應要在當機。所謂說法不隨時，總是非時說。如鳥飛空而折翼，似箭射的而斷絃。聊通半線，要使破惑除疑；稍展鋒鋩，必使聞風喪膽。故師資酬唱，識觸犯不昧雙睛；賓主纔分，落思惟便成鈍置。更欲深登祖

奧，非比截流之機，而有迴瀾之別。橫徑纔登，喪亡立地；輪車能轉，一任指南；主客未清，必當負墮。是知龍山此語，總不辯其訛誤，亦顯知其傳之之謬也。較明安立吾宗四賓主云：『以正中偏，乃垂慈接物，即主中賓第一句奪人也；以偏中正，有炤有用，即賓中主第二句奪境也；正中來，乃奇特受用，即主中主第三句人境俱奪也；兼中至，乃非有非無，即賓中賓第四句人境俱不奪也；兼中到，出格自在，離四句，絕百非，玅盡本無之玅也。』故丹霞序云：『黑白未分，難為彼此；玄黃之後，方位自他。』了知先聖立法，目擊道存。果龍山實有是荅？假令別有道理，吾必自知其冠履倒置。所謂毫忽之差，則不應律呂矣。斯必傳刊之謬，非龍山有此荅耳。如洞山首問：『如何是主中主？』龍云：『常年不出戶。』即直下舉向上機，徹頭示末後句，不睹堯眉八彩，那知舜目重瞳？次問：『如何是主中賓？』荅云：『青天覆白雲。』應知垂簾任補袞之能，靜鞭聽燮理之佐，控萬邦而執帛，駕六御以追風。問：『賓主相去幾何？』荅云：『長江水上波。』為他拈卻，依稀驚散，落霞與孤鶩齊飛；直令揭開，當面獨許，秋水共長天一色。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荅云：『清風拂白月。』回看東君無聽運之勞，黃鶴有盤空之勢，得閒題取一篇，不必復循崔灝。甄別龍山荅句，光華似鎮海明珠，徹見魚龍窟宅，是以洞山不知膝之屈地矣。隆望既重于當時，正眼必超於終始，此固明易可分，勿煩其贅啟。後之大匠力能排闥，直入其室，雪曲陽春，不妨高和，珠迴玉轉，任運從心。峰之所云：『升堂難入室，坐室不升堂。』是為意句俱到，非惟徹己之深，可豁後來之鑑。其頌以拂子掛來，何足問此？直引百丈，若不再參，終未識主中之主。古德所謂：『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甚得敷演之玅。末云：『君臣溷失有家珍。』峰將徹主中之主，然個中略經點綴，則反失其真，悉是刺腦入膠盆，未到獨步超方之絕頂，幾欲觀方于眉睫者，恐無是事矣。故曰：『觀方不至彼，至彼不觀方。』既云至矣、到矣，君臣道合矣、臣主相忘矣，則兒孫戴不賞之功，祖父殫密室之令。此外更欲搜索箇家珍出來，何異卵生毛、馬生角？徒將九轉靈丹博作砂汞中物，力思追蹤覺範，瞥興大用，炫耀今時，反成鈍置。是以頌意不宜逞奇，一逞奇特，非惟滅真喪智，亦且空勞無益。如覺範聰敏過人，擬將洞山宗趣改腔越調，以兼中至易、偏中至絕，不揣雲巖立旨，依根分布。從石頭發源，闡揚正偏回互綱領，所謂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故寶鏡三昧有如離六爻之喻，因其卦體內暗外明、內柔外剛，錯綜奇耦，文彩昭著。起則初爻、二爻為一疊，依體立用；次則三爻、四爻為二

疊，體用齊彰；再則五爻、六爻為三疊，體用俱隱。若[、/(、*、)]字三法縱別，不成天然而玅，是之疊而為三。又云變者，以初陽二陰一位為正中偏，以二陰三陽二位為偏中正，以三陽四陽三位為正中來，以四陽五陰四位為兼中至，以五陰六陽五位為兼中到。外卦陰居陽位、陽居陰位，兼帶忽來，敲唱雙舉，若嬰兒五相，此變盡成五，縱橫不離本位。寂音竟於互卦分爻，用巽、兌、大過、中孚、重離配成五位，內外錯安，正偏倒置。斯出一時臆見，不諳吾宗血脈，遞相沿習，自謂千古定案，不可增改其毫忽在。覺範名稱尊宿，尚乃失辯于宗閫，況後代傳載者乎？是以續錄于斯，昭其宗旨正訛不易之論。」

(復附近者，有以二株嫩桂，合翠交陰，上符馬祖，實由龍山，以洞山請益龍山賓主話，為五湖入海，同一濕性云云。蓋石頭、馬祖淵脈，雖本乎大鑑一源，然洞山繼雲嵓之道，必當確定宗派。如以龍山符馬祖而攝歸洞山，則置藥山、石頭于何地？既云五湖入海，同一濕性，何不合流至曹溪，而溯歸少室？斯謂五派同源，法門公議。今欲獨分注于馬祖下，則競流也，非合流也。請觀相向，以孰為是？且洞山乃述行腳請益諸方始末，若此為符，則從上諸家尊宿，誰不歷之、參之？要使其盤根錯節，貫之、續之，則一往而無抵止矣。脈脈相承，久而尚為抹殺，況參請者乎？如《雪峰錄》有云：「吾從先德山、石頭，以承傳此秘密法門」一段，豈不昭著祖系？今世力欲鉗結其口，掩昧其實，將石頭下雲門、法眼二宗，硬欲插入馬祖派內，合臨濟、溈仰，以印馬駒四足，崇其偽碑，爭馳未息。況更突一洞山參請之機緣，筆為上符馬祖，列于庭下，毋乃太高己門戶，而越分他宗？將起撤鄰燈，而歸光一室，得無門墻桃李乎？因并錄此，以俟明鑒。)

峰問：「臨濟秘密只貴賓主，曹洞亦有賓主。且道：同別在甚麼處？」

峰著云：「莫踐履，混飛騰。」

頌曰：

主主應須體用分，杖頭末句父歸根。相參了得方珍重，利處應知鈍已存。

師著云：「倒拈無鏃箭，射落一雙雕。」

頌曰：

玄偏不附正何分？踢倒重關始絕根。贏得太平樂業後，薰天灼地了無存。

師荅云：「孫子減灶添兵，滅狂雄之膽；孔明減兵添灶，避敵國之鋒。鳳蟄龍驤，奮發天然儀表；秉符執節，維持閫外威名。電火破潛形異怪，雷聲震竄跡妖狐，交參未許揚眉，入戶豈容湊泊？故大用不假安排，要使塵中辨主；打疊重關一路，須知化外來賓。或互同聲吼、或調別宮商，赤身挨白刃，那堪顧險思危？

合眼跳黃河，須是銅肝鐵膽。主賓雖殺活不同，明暗合全提無三，故不執正偏之賓主外于四，料揀難於互用也。如臨濟賓主，師家學人交鋒處固與洞宗稍別，但臨濟兩堂首座同時下喝，濟云：『賓主歷然。』又云：『一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此與洞宗賓中主、主中賓，扣擊當陽不移寸步，雖前輩罕言及此，蓋知斯旨未有不同聲相應者。又洞山因示僧云：『客中辯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山云：『闍黎自道取。』僧云：『某甲道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良久，云：『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斯即洞山推出直下主賓，打破劫前古鏡，死水裏鞭起陝府鐵牛，藕絲孔拽出嘉州大象，半提開萬丈冷門庭，雙控驀全收一句子。故濟宗通二偏兼帶，曹洞合縱奪主賓。門庭施設，各有條分，關鎖齊開，誰拘出入？如洞宗之賓中賓，此雙明不類，非有、非無，人、境俱不奪，即第四句兼中至之大意，本非濟上同一互用。峰必以履踐、飛騰列為兩途，恐無此法。履踐，宗師家本也；飛騰，宗師家用也。雖進止不同，其履踐本一，證是道者，誰能出不由戶？如操愈密，其道愈光，不因黑漆漆地履踐，焉得祖道光揚？將欲舍卑而崇高，難脫行遠必自邇。峰專執景欣一語而泯滅洞上者，豈不發千古一笑？且進階之漸者，始云見跡入草，制奔烈狂牛，次曰忘炤別峰，脫象王回顧，藥病盡去，迷悟冰消。然又不可不履踐，故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又云：『理雖頓悟，事以漸除。』若一知而不保任，久久失初，恐醍醐翻成毒藥。又如車二輪、如鳥二翼，若單飛騰而棄履踐，謂之有用無體；單履踐而失飛騰，謂之有身無智。故體用渾然，本無二理。今棄根本而附枝葉，吾不知法之與人為何？見解之與行解為何？是知斷不可判為兩途矣。較主中主者，即正中來，此根本同出。今頌以主主應須體用分，則宛同賓中主非主中主矣。就于濟宗之主，兩合參之，亦未見有體用之可分，宜將句中應須兩字易作難同，或可頌之。如石門著云：『萬里絕同侶，斯竭盡三際。』可謂濟上之直截者。若于洞宗所荅，猶未盡善，況云主主可分體用耶？如云杖頭末句、父歸根之句，斯盡美矣，但不可死列定在棒上之命根，分為角見，而細之又細、外之又外，扭捏相參，則在處吹毛，斷不喚作鈍根阿師也。慨今道愈凌遲，真偽雜亂，踞斯位者，不思一視同仁，每議臨濟以棒喝為本分、曹洞以語句為本分。又云：『語句你家的，棒喝我家的，不可互相混用(云云)。』試問：當時祖券，未審從何派定？一有棒喝相關，便謂之私竊者，則淨因一喝，不當分五教矣。秖如濟宗言句，可使克棟，則不當竊洞上矣。天地之道，體大用大，如月印千江，必注

意執為定法，何得響應十方耶？非惟臨機掣肘，亦且亂統難支。又以朝入東門，便謂東家之子；暮入西宅，便謂西家之兒。互相攻擊，失辨根苗，共陷于不智之域，磨唇礪齒，何所事焉？深有三峰述其大端，拈以問吾宗之同異，余因茲不避擊撞，敢為布其要略也如此。」

峰問曹山四禁：「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且道：禁之外又作麼生？」

峰著云：「切忌從他覓。」

頌曰：

誰人影子不隨身？吹滅青燈始見真。昨日看山攜個杖，幾迴行過石麒麟。

師著云：「我今不是渠。」

頌曰：

撲碎珊瑚倒卻身，樓頭見月總非真。根株不向當途截，走馬徒教索翠麟。

師荅云：「滔滔湖海，寂寂祖庭，說道廣似牛毛，見道罕如兔角。未堪話會，何地施權？不得已，先聖向塵勞內打開布袋，入水和泥，令行處嚴防密護，露布困已伏之兵戈；相逢時斗轉星移，彈鋏驚歸途之客思。謾云：『撒手歸來無一事，到頭末後有千差。』故曹山禁已賞之勛階，拔過窗之牛尾，果得深經大冶，去寒灰枯木之沉痾，脫湛寂澄清之冷焰。疾破渠原是我，翻身直下一刀；推開我不是渠，回首鳳沖霄漢。除卻本來照，瞿曇不受印於然燈；掀翻腦後關，善財可罷昇於樓閣。此曹山深經洞山之爐鞴，故能顯祖父之門風。不料去聖時遙，人心不古，尊慢立生，倒見競出，紊亂其父子，妄言曹山為徵洞山睹影處所發，又陷其能救師認影之病。故有說云：『曹山立三墮以明尊貴，設四禁以辟邪途，捐不賞之功，絕未然之禍。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本是無瘡，勿傷之也。後世不曰洞曹而曰曹洞，其在此乎(云云)？』讀此使人心駭神驚，一亂其師承之分、二滅其繼法之始。千古之下，未有子加父上，臣令君前。設有是聞，必為悖逆之賊，世、出世法豈容若是倒行耶？雖云智過于師，方堪傳授，苟不如是，何堪紹隆玄化？然於名分，亦可謂之子父乎？今稱曰曹洞者，曹山仰尊六祖，脈自曹溪而分布，凡所住處，尊曹溪以表之，為洞山統承六祖之道，是石頭、青原而溯其上，重于尊祖敬宗之大節。近代毫不辯其實蹟，枉藉聲名蓋覆洞山之上，不亦忍心害理乎？況洞山過水睹影處，惟曰大悟前旨，蓋脫前無情說法之悟處不忘，今日一見即脫之矣，豈有睹影而復墮影耶？復至雜聲塞耳，以洞山情之所結，因見不忘，情見相私，語沉窠臼，片

瑕千累，眾病一源，而力為推之陷之。噫！非彼之過也。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信哉言乎！且洞山偈云：『渠今正是我』，此述前得根本智之迷中悟。『我今不是渠』，此正脫根本智之悟中迷。故曰：『不居正位，那守大功？』峰全不蹈浩浩之通衢，反沒昏昏于四野，心源已昧，圓鑑難明，惡其示人以難窮劣，反圖以勝，將使埋兵掉鬥，傾固欲亂，以危根本，向不清于所舉機用，敢誇誕于今時，捏洞山犯四禁之知，謗曹山嚴救師之病，一刀斬斷，不墮廉纖。甚矣乎！峰何爾迷忽至此？又妄以高峰睹五祖真讚，打破拖死屍之疑，而合拈云：『大似洞山過水睹影，幾乎廉纖出五位，幸于枕子落地處了卻，不失為濟上傑人耳(云云)。』今判睹影為未悟，五位為廉纖，將欲負螢光而超日月，困折先聖之道，不亦罔人歟？又謬解『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句，以影子之渠為我之本來人，而我者個穿衣喫飯底，都是羅家佛之說，以洞山大徹句為隨身影子，同于外道之我，故囈言直翻五位廉纖之影子，突出大法之吹毛，捏塑千般，變幻疊出，豈不罔之又罔歟？毋怪峰之臨末稍頭荅個身後事云：『床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炤舊衣』之句。噫！苦屈殺人，誠謂情之所結，因見不忘，相傳底蘊，所見如斯，宛有來去之可依、心境之可別，欲稱寂音再來，恐名實未相當耳。況曹山四禁，秖發揮得洞山前一句，恐人在法身邊認取，故云：『枯木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轉淆訛。體盡最初與末後，不教兩眼自糢糊。』速宜撥轉機軸，尚要去任運之所倚，脫玄玅之法塵，打抹精神，從頭細撿，一一必須從自己胸中流出，稍有借路，便為束縛。是知鸞輿不共閒車轅，鼎沸乾坤瞬息平。豈如峰不揣古人用處之隱顯，弘法之精嚴，自逞尖新，令人不可參取本來面目。若一參之，即是羅家底佛、墮洞山之影、曹山禁內事也，因而著為切忌從他覓。驗此則洞山前之知有，峰尚未能聞矣，況于洞山後之不知有，而峰可得聞乎？所見宜其言之，所存固其宜之，因而妄判洞山未裂棒上之命根，乃頌個『誰人影子不隨身』，擬將洞山從太虛空按入水底，秖恐徒施巧力，自招汩沒，果能變盡白雲，雙輪獨運，則峰倒舌之罪，余當代領，但恐其力未充耳。次云：『吹滅青燈始見真』，可惜許不知費卻多少鹽醬。如有燈時見明，吹滅時必當見暗，該而言之，未超乎明暗圈繢，急不迴脫，則吹滅時亦且未是真矣。如石頭《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視。』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較此又何待吹滅時見、不吹滅時即不見耶？豈不自成鈍置？欲假眼光定動之麤知，塞卻沒縫罅中之伏道，千雕萬琢，計湊程途，昔賢非今時之操，道在人而豈在法乎？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如峰倒見，固其分耳。末二句云：『昨日看山攜個杖，幾回行過石麒麟。』雖則顯個人境互融的手眼，殊不知幾落臨場之困矣。危乎！古鏡臺前閒影草，纔一顧立喪深坑。快哉！大火聚中帶雪花，拈得來不妨賞鑑。所謂：『未經大海休誇水，除卻須彌不是山。』當待三峰再於向上打個關節，直使從空放下，不令步步登高，一朝迸出頭角，眼爍爍，氣雄雄，摵斷古佛眉鋒，撞倒崑崙柱腳，心行如破闇之珠，機智似準平之水，更不將生滅為心中毒、眼中塵，然後整整肅肅，坦坦夷夷，出一言半句，徵古別今，為法道干城，作人天依止，掠盡魑魅交馳，標分真贋雜沓，虛己應世，自他俱利，方曰法門盛舉，勿則何補于事？非余重言疊疊，橫衝直撞，如狂醉之夫，祈彼存心朗朗，掃除積弊，似中天之日，陰霾立霽，復睹徽猷，不至幽沉法運，令葫蘆提于千古之下。」

峰問：「三種滲漏中語，滲漏有機味、終始，明安等語，究竟未在。且道：如何是機始？」

峰著云：「笑殺當今一橛禪。」「如何是機終？」著云：「未夢見在。」

頌曰：

前牽後扯浦州麻，只道奔騰總是他。不會牢關最後事，得來水影是蝦蟆。

「如何是機始？」

師著云：「木人夜半穿靴去。」

又云：「犯則禍生。」

「如何是機終？」

師著云：「石女天明戴帽歸。」

又云：「一齊按下。」

頌曰：

始終機味見如麻，疑帚疑箕摸殺他。未跨銀河穿月窟，到來聲韻總蝦蟆。

師荅云：「推不向前，坤應合作三連；抑不落後，乾可剖分六斷。打破甕，跛鱉飛騰；潰卻圍，降旗立豎。這邊、那邊總不居，魔宮、佛殿都裂碎。『如何是機始句？』『階前冷冷霜花，折角泥牛穿古道。』謾為斫額。『如何是機終句？』『窗外遲遲月影，萬年童子扣松扉。』休得躲跟。談笑壓風雷之勢，偕行搏虎豹之雄。欲探吾宗要道，勢如鉤鎖連環，正偏合響，首尾全提。未經絕頂，罔指輪王髻裏珠；不入九重，謾度儲君身佩劍。撿點得來，眉毛已墮；收拾得去，乳食未消。打麵還他州上麥，唱歌須是帝鄉人。故云：『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

未正故。』卷舒莫測，井底蝦蟆吞卻月；縱橫無犯，三更不借夜明簾。明得極則處，方可怡情物外，笑傲煙霞。略知古人鼻孔大小，拈幾節家常茶飯，穿一串陳爛葛藤，倒展旗鎗，明修暗度，不妨快暢，勿則盡成謗法之過。如昔宏覺和尚荅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底事？』覺云：『心識不到處。』此誠純金不礦，雜毒全消。如語者、實語者，真師、真道、真法，而寂音尚以宏覺荅處謂落十成死語，固非洞宗所宜荅者。試看古人作略，好手手中呈好手，愈出愈奇、愈精愈密，總使震若雷霆而不為怒、嚴如霜雪而不為殘、伏屍萬里而不為刑、雍肅上下而不為睦。學者別得輕重，碎身塵劫，未足以報欽知。正法不私，道統萬古。若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立言不根其本，至狂放如旋風敗葉，競流似河決崖崩，自謂悟深法富，高出前人，歷劫爭衡，日接眉目而不自屈者，得非魔外之儔歟？如峰著頌，機終機始等語，既失前賢之案，復傾矯世之風，全不思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兩既失炤，始末誰圓？擬欲烈雄才於祖道，假董筆以流芳，勢有拔山，力無捉兔。是以法之難且險者，高則困于智、中則困于名、下則困於利，抵掌播一隅之見，紛然棄已操之功，終日提撕，徒增黑業。且三峰一生主張大法，每在吞鯨之志，惟嫌一橛之麤，深心細密，力整頹綱。斯舉既失炤于前，所用誠難達于後，未審時之所行何道？所踐何事？徒使圓而幾向方矣。如云：『前牽後扯浦州麻，只道奔騰總是他。』試看龍門躍尾，若左旋右轉，必遭點額而還；提唱宗乘，如東穿西鑿，則被藕絲絆倒。峰何以自迷當局，失辨來機？不知牽扯個甚麼？奔騰個甚麼？大似罔兩以影問影。又云：『不會牢關最後句，得來水影是蝦蟆。』慶幸三峰徹最初句也、會末後關也，當使破玄黃而不悖、攖萬法而不撓。既知其所知，則知其所不知矣，反不脫身外之影，復追求影外之身，轉至全身受陷，沒向千尺寒潭之底，沉醉清磯落照之中。不識家家有路，那知處處長安？將欲鼓波濤而淤塞洞山之破影，走文勢而束縛高閣之清風，使天下後世盡尊其一家之統，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無奈目空霄漢者終不隨其波而揚其塵，遞相亂清音于別操也。夫究其法，最要一路，先除我我，次空見見，我見不除，總智如鶖子亦將負墮，所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三峰自問而自不知者，因其懸情高下，反為籠住鷹揚，歷觀過去來今，舉古未聞有此。不見：泐潭頌語滲漏云：『木人嶺上輕開口，石女溪邊暗點頭。』斯謂鼓掌於風輪際下，揚聲在絕頂峰頭，橫穿萬象，直鎖塵毛，撒手懸崖脫兩頭之玉鎖，沒遮攔處突大冶之金丸，非久歷其道者莫能曉之，頓絕語中滲漏之患，不昧終始者也。復云：『堪笑當年李太白，夜來還宿釣漁舟。』斯云

煙波渺忽，徒追漁父之蹤；玉關深沉，誰識進退之要？不潛牛斗之光，難釋御樓之顧，蘆花雪月釣寒江，幾處渾然迷大澤，是明其猶昧始終者也。先德頌式，光芒絕勝，何似三峰不思豁其所指，反被一陣黑風迷雲塞霧，視金關為乾闥婆城，聽九韶類風馬牛韻？會牢關、不會牢關，全不問取腳跟；見水影、脫水影，千虛難逃一實。既無照膽之光，誰解撥塵之見？葛藤窠裏牽扯不休，青草池邊喧聲未息。在峰如果會得牢關最後事，則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于中自當磊磊落落，直下絕其獨尊之蔽，何妨喚佛祖作癩狗泥豬？撞倒天關、翻迴地軸，悉作雷音震吼，風聲、雨聲，草影、虫影，撥萬象、不撥萬象，把將神劍一揮，細知古人脫巴鼻處、絕廉纖處，光前絕後。如旃檀樹寸寸皆香，徹底風流；似珊瑚株枝枝撐月，腳尖頭踢出佛來。誠不虛誑，方可為物作則，用拔諸苦。如執定所向，自是他非，到底終在黑山鬼窟中，自沉自屈，落始落終，茫茫一去，不知其際，將欲何為哉？是以道貴乎知止，一至其無可止之地，頓越始終。如易之艮卦，以其終萬物而始萬物，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越始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超終也。復頓絕取舍兩頭之餘波。又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若兼帶旨也。悟此則無法不彰、無關不破。是故提綱立法之主，掃除空有，不貴多知，見盡理圓，平懷不異，無心應世，竭智愚于入流，忘所行超物表，演一音於隨類知歸，道可公諸天下，機用豈別前人？秖知步步向前，不解心心退後，直犯不起之疾，難於藥石之攻，所見如斯而已。本不循中行大道，故陷乎曳尾幽蹤，未辨偏正倒邪，奚知禍生肘腋？毋怪凌行婆昔日指浮杯之病耳。蓋因心私則物礙，法空則見圓，是以讀其書則知其人。或三峰一時岐路，何至承其道者甚欲深父之蠱，廣載流行，至使罪通上古，隱然而不為念者，其心果安乎？且言者乃君子之樞機、是非之定案，統天之道，代天之行，傳諸信史，臧否立見。如春秋經世之典，不議則已，一議立破奸邪之膽，頓絕暗昧之頑。是以可筆則筆、可削則削，總于聖人再起而莫敢與之抗衡者，唯其公而矣。況峰進于道者，反以私昧正，堂堂祖令、赫赫典型，法道雷震於天下，誰能為汝蔽之乎？洞山所謂濁智流轉，則語滲漏。今斯頌逐處窠臼，全身勝負，要使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至耶？否耶？吾亦勿知之矣。急須舉步出靈峰，漫向寒嵓空斫額，畢竟如何得


不昧始終句？」乃畫 二相。云：「木雞啼夜半，玉女斂神鋒。透得玄中旨，方明自性宗。」
總結云：「重言者，心不敏；好辯者，神不全。固欲攖彼逆鱗，必蹈不測之險。奮身而不顧者，余有所思也。于中由辯之不早辯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三峰斯言之漸，不得無辯。如其立問著洞山，以『目前未必機銖兩，睡中先付定盤星』，斯謂之拈古可乎？以『春秋一字便誅心，詭御猶來傲得禽』，斯謂之頌古可乎？以『只恐竊符私奔者，定然三尺不相容』，斯謂之代古可乎？以『始終頌為不會牢關最後句，得來水影是蝦蟆』，斯謂之徵古可乎？或云：『何以將此答頌逐句破消，恐非法式？』余曰：『此隨三峰顛倒，以緇為素者也。』讀其問之之異、頌之之非，是法式耶？非法式耶？乃謔註耳喪心，將千百年來祖禰鏤刻窮奇，星分斗布，宛如精衛填海，更不知愈沒而愈深、愈鏤而愈固，機設萬端，事無一就，若存心光大，決不自相矛盾矣。請思臨濟之始、曹洞之先，昭穆之序，是少室耶？非少室耶？根源既不列于空桑，祖脈豈可別於中外？三峰亦一代偉人也，濟宗得之而稍振，真俗融通，薰灼當世，聲名為之羅盡。假令龍山、懶殘再生於今日，恐未有其人躡屩擔簦，尋流而扣慕者矣。生今之世，遠古之道，深慨遊學之士唯隨影響于熱鬧場中，本無心汲汲於生死，驅令向冷灰中一覷，則反走且不暇，欲使入龍巢、探虎穴而擊扣者，斷斷無是事焉。惜乎末法之衰淺如此。近之得道真流，既高升祖席，大闡宗風，應存厚道，完固天元，不當翦伐一空，宜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德始不孤。綿亙流遠，稍分左右之袒，偏向方隅，不循大體，一經盤根錯節，斤斤然將有造物而奪其魄者，可不懼？故嘗聞大慧聲占諸方，道布海外，然其作用亦少植元氣，此美玉之微瑕，未幾傳而頓絕。不意一木訥瞌睡之虎，獨當濟上之門風，流通正法眼，虎丘其人也歟！慨今之世，罕聞是說，此亦深為厚德之至言，非泛泛而不經者。念某學行未充，宜其身後而後之，不宜聲先而先之，冒此不可逭之罪狀，無位而越言、無聲而荅響，宛似負山之蚊，本不知量。但彼立意詆毀太甚，欲削其跡而廣其言，將使疾行，大張旗鼓，兼之寥寥數十載，莫敢誰何？細驗其案，難乎其以是為非、以虛為實，設疑玩世，變幻虛聲，傳訛既久，恐因其私而挾樹之，因其鳴而隨和之，更不塞其濁流，將有泛濫而不可制于後者，故不忌犯彼之鋒鋩，直使斷其籠絡。且塵勞之士，有

蹈白刃而不驚，履危機而坦易，如昔之藺相如也。衛主入秦，視身如芥，當此虎視天下之強雄，毫不為畏勒，三擊缶而顧書冊，歸全璧而立破陰謀，使其不愚弄於趙者，亦不至愚弄於天下矣。況擔荷佛祖大任，苟患得失之心，慮冷熱之勢，素餐尸位，屈蠖偷安，可使之然乎？余雖法門所不齒者，然耿耿餘心，秖知仰體祖宗之法，推戴從上之源，悍勞忍苦，未嘗少間，恨不令三峰再世而為面質也。奈何窮途日暮，世衰道微，悠悠蒼天，誠何心哉？食人之祿，忠人之事，沉沉祖道，繼何人哉？思之不可得，當質諸鴻濛至人，懇施無諍三昧之光，立消隱伏，弘通正脈，深何幸焉？更荷海內宗匠，勿較某之狂悖，不至因人廢言，使和融向往，明鑑後來，毋教畫地而趨，以傷吾行，化其有用之用、全其無用之用，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不亦大乎？再睹雙雙玉桂，久廕群生，兩兩宗風，遠注法味，了知真師真道，可續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見，若白澤圖、秦宮鏡，不至繩繩慧命，滅沒波旬，豁其聾瞽，應知一回拈出一回新，莫作是非來解會。讀者必強目為堅白之鳴，不能聞聲于象外，密契乎天倪，一任心之所役，目之所眊，萬竅之怒嚎，調調之刁刁，作聲沒響，鼓扇後先，余悉付參寥子，置於混沌之地。果欲有言耶？以俟乎聖人再起，著然存而不論。果欲無言耶？以返乎無聲之域，泮然議而不辯。權衡在手，輕重自知，眼透頂門，不迷終始。」

台山智靜述于炤膽堂

攖寧靜禪師語錄卷(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